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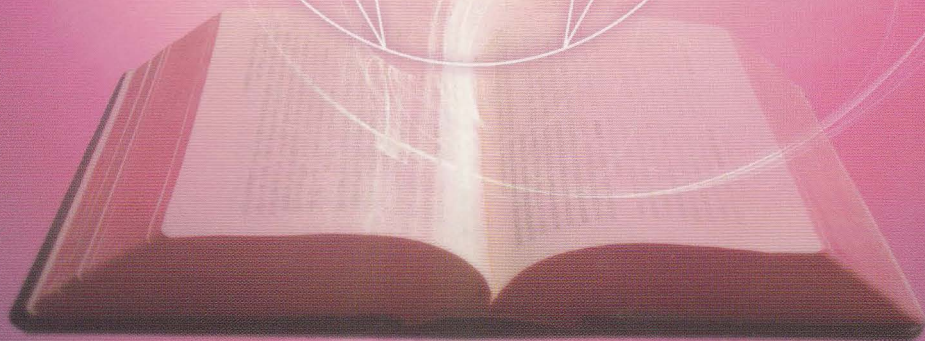
Biblical Characters and the Enneagram  
---Images of Transformation

# 聖經人物與 人格九型

## 轉化的典型

多羅美 (Diane Tolomeo)、才爾偉 (Pearl Gervais)、戴樂 (Remi J. De Roo, STD) / 合著  
姚依孺斯 / 譯, 朱蒙泉 / 序

成長與轉化都是愛的表現。



# 聖經人物與 人格九型

轉化的典型

多羅美 (Diane Tolomeo)、才爾偉 (Pearl Gervais)、戴樂 (Remi J. De Roo, STD) / 合著  
姚依孛斯 / 譯，朱蒙泉 / 序



**Biblical Characters and the Enneagram:  
Images of Transformation**

by Diane Tolomeo, Pearl Gervais, and Remi J. De Roo

Translated by Anges Yao

Copyright © 2001 by Diane Tolomeo, Pearl Gervais, and Remi J. De Roo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錄

致謝	005
中英文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各卷名稱譯名對照表	006
中英文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人物譯名對照表	010
序文	015
譯者與作者的因緣際會	018
聖經與人格九類型	021
<b>第一組：依順型</b>	<b>037</b>
類型「1」：洗者若翰與保祿（施洗約翰與保羅）	041
類型「2」：盧德與波阿次（路得與波阿斯）	053
類型「6」：伯多祿（彼得）與瑪加伯母親	061



<b>第二組：自我主張（駕馭）型</b>	<b>077</b>
類型「7」：撒羅滿與井旁婦人 （所羅門與撒馬利亞婦人）	083
類型「8」：瑪爾大與客納罕婦人 （馬大與迦南婦人）	101
類型「3」：撒烏耳與達味（掃羅與大衛）	119
<b>第三組：退避（迴避）型</b>	<b>139</b>
類型「4」：約伯與瑪利亞·瑪達肋納 （約伯與抹大拉的馬利亞）	145
類型「5」：古聖若瑟與尼苛德摩 （約瑟與尼哥底母）	167
類型「9」：亞巴郎與池畔老人 （亞伯拉罕與畢士大池邊病人）	189
轉化的鏢旋：由思維到密契	207
譯者心聲	213

謹以此譯本敬獻給謝依孛斯姆姆——  
第一個鼓勵譯者研究人格九型的智慧  
第一個教導譯者沉浸於天主聖三純愛、慈愛的汪洋  
紀念她  
百歲冥誕

## 中英文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各卷名稱對照表

### 1. 舊約

英文	天主教		基督教	
	舊約全書	簡稱	舊約全書	簡稱
Genesis	創世紀	創	創世記	創
Exodus	出谷紀	出	出埃及記	出
Leviticus	肋未紀	肋	利未記	利
Numbers	戶籍紀	戶	民數記	民
Deuteronomy	申命紀	申	申命記	申
Joshua	若蘇厄書	蘇	約書亞記	書
Judges	民長紀	民	士師記	士
Ruth	盧德傳	盧	路得記	得
1 Samuel	撒慕爾紀上	撒上	撒母耳記上	撒上
2 Samuel	撒慕爾紀下	撒下	撒母耳記下	撒下
1 Kings	列王紀上	列上	列王紀上	王上
2 Kings	列王紀下	列下	列王紀下	王下
1 Chronicles	編年紀上	編上	歷代志上	代上
2 Chronicles	編年紀下	編下	歷代志下	代下
Ezra	厄斯德拉上	厄上	以斯拉記	拉
Nehemiah	厄斯德拉下	厄下	尼希米記	尼
Tobit	多俾亞傳	多	XXX	XXX
Judith	友弟德傳	友	XXX	XXX
Esther	艾斯德爾傳	艾	以斯帖記	斯
1 Maccabees	瑪加伯上	加上	XXX	XXX
2 Maccabees	瑪加伯下	加下	XXX	XXX

Job	約伯傳	約	約伯記	伯
Psalms	聖詠集	詠	詩篇	詩
Proverbs	箴言	箴	箴言	箴
Ecclesiastes	訓道篇	訓	傳道書	傳
Song of Songs	雅歌	歌	雅歌	歌
Wisdom	智慧篇	智	XXX	XXX
Ecclesiasticus	德訓篇	德	XXX	XXX
Isaiah	依撒意亞	依	以賽亞書	賽
Jeremiah	耶肋米亞	耶	耶利米書	耶
Lamentations	哀歌	哀	耶利米哀歌	哀
Baruch	巴路克	巴	XXX	XXX
Ezekiel	厄則克耳	則	以西結書	結
Daniel	達尼爾	達	但以理書	但
Hosea	歐瑟亞	歐	何西阿書	何
Joel	岳厄爾	岳	約珥書	珥
Amos	亞毛斯	亞	阿摩斯書	摩
Obadiah	亞北底亞	北	俄巴底亞書	俄
Jonah	約納	納	約拿書	拿
Micah	米該亞	米	彌迦書	彌
Nahum	納鴻	鴻	那鴻書	鴻
Habakkuk	哈巴谷	哈	哈巴谷書	哈
Zephaniah	索福尼亞	索	西番雅書	番
Haggai	哈蓋	蓋	哈該書	該
Zechariah	匝加利亞	匝	撒迦利亞書	亞
Malachi	瑪拉基亞	拉	瑪拉基書	瑪



## 2. 新約

	天主教		基督教	
	新約全書	簡稱	新約全書	簡稱
Matthew	瑪竇福音	瑪	馬太福音	太
Mark	馬爾谷福音	谷	馬可福音	可
Luke	路加福音	路	路加福音	路
John	若望福音	若	約翰福音	約
Acts	宗徒大事錄	宗	使徒行傳	徒
Romans	羅馬書	羅	羅馬書	羅
1 Corinthians	格林多前書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林前
2 Corinthians	格林多後書	格後	哥林多後書	林後
Galatians	迦拉達書	迦	加拉太書	加
Ephesians	厄弗所書	弗	以弗所書	弗
Philippians	斐理伯書	斐	腓立比書	腓
Colossians	哥羅森書	哥	歌羅西書	西
1 Thessalonians	得撒洛尼前書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2 Thessalonians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
1 Timothy	弟茂德前書	弟前	提摩太前書	提前
2 Timothy	弟茂德後書	弟後	提摩太後書	提後
Titus	弟鐸書	鐸	提多書	多
Philemon	費肋孟書	費	腓利門書	門
Hebrews	希伯來書	希	希伯來書	來
James	雅各伯書	雅	雅各書	雅
1 Peter	伯多祿前書	伯前	彼得前書	彼前
2 Peter	伯多祿後書	伯後	彼得後書	彼後
1 John	若望一書	若一	約翰一書	約一

2 John	若望二書	若二	約翰二書	約二
3 John	若望三書	若三	約翰三書	約三
Jude	猶達書	猶	猶大書	猶
Revelation	若望默示錄	默	啟示錄	啟

## 中英文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人物譯名對照表

	英文	天主教	基督教
	Adam	亞當	亞當
	Eve	厄娃	夏娃
	Moses	梅瑟	摩西
	John	若望	約翰
	Matthew	瑪竇	馬太
類型 1	John the Baptist	洗者若翰	施洗約翰
類型 1	Paul	保祿	保羅
類型 2	Ruth	盧德	路得
類型 2	Boaz	波阿次	波阿斯
	Naomi	納敖米	拿俄米
類型 3	Saul	撒烏耳	掃羅
	Kish	克士	基士
	Samuel	撒慕爾	撒母耳
	Goliath	哥肋雅	歌利亞
	Merab	米加	米拉
類型 3	David	達味	大衛
	Jesse	葉瑟	耶西
	Jonathan	約納堂	約拿單
	Achish	阿基士	亞吉
	Bathsheba	巴特舍巴	拔示巴
	Uriah	烏黎雅	烏利亞
	Abigail	阿彼蓋耳	亞比該

	Nabal	納巴耳	拿八
	Nathan	納堂	拿單
類型 4	Job	約伯	約伯
類型 4	Mary Magdalene	瑪利亞·瑪達肋納	抹大拉的馬利亞
類型 5	Joseph	古聖若瑟	約瑟
	Rachel	辣黑耳	拉結
	Jacob	雅各伯	雅各
	Pontiphar	普提法爾	波提乏
	Manasseh	默納協	瑪拿西
	Ephraim	厄弗辣因	以法蓮
	Benjamin	本雅明	便雅憫
類型 5	Nicodemus	尼苛德摩	尼哥底母
類型 6	Peter	伯鐸	彼得
類型 6	Maccabees	瑪加伯母親	
類型 7	Solomon	撒羅滿	所羅門
	Jeroboam	雅洛貝罕	耶羅波安
	Rehoboam	勒哈貝罕	羅波安
類型 7	the Samaritan woman	井旁婦人	撒馬利亞婦人
	Zipporah	漆頗辣	西坡拉
	Rebekah	黎貝加	利百加
類型 8	Martha	瑪爾大	馬大
	Mary	瑪利亞	馬利亞
	Lazarus	拉匝祿	拉撒路
類型 8	the Canaanite woman	客納罕婦人	迦南婦人
類型 9	Abraham	亞巴郎	亞伯拉罕



	Abel	亞伯爾	亞伯
	Noah	諾厄	挪亞
	Cain	加音	該隱
	Sarai	撒辣依	撒萊
	Lot	羅特	羅得
	Hagar	哈加爾	夏甲
	Ishmael	依市瑪耳	以實瑪利
	Isaac	依撒格	以撒
類型 9	A sick man at the Pool of Bethzatha	池畔老人	畢士大池邊病人

聖經人物與  
人格九型

## 序文： 「天主的光榮，在於活出全人豐富的生命！」

《聖經人物與人格九型》是一本不易多得的好作品，因為三位作者各顯其長：多羅美女士（Diane Tolomeo）是位英語教授，於領導避靜頗有經驗；才爾偉女士（Pearl Gervais）從事教育與輔導，是一位教授「人格九型」的專業人士；戴樂主教（Remi J. De Roo, STD）是加拿大維多利亞教區榮休的主教，不但擅究聖經，亦為有「人格九型」執照的導師。三人互補優長，天衣無縫地使作品在深度、廣度和可讀性三方面都可圈可點。

譯者聖衣會姚依搦斯修女以其平易流暢的文筆，忠實地、深入淺出地將聖經人物的性格呈現在讀者眼前，令人愛不釋卷。譯者好運，非但與作者戴樂主教相識，還受到他的委託：「妳有完全的自由來處理原著的材料」，因此大大減輕了譯者的負擔，隨心所欲地做去。正像譯者說過：「每任落花一隨流水去」，多麼自然，多麼瀟灑！最後，在〈譯者心聲〉中，作深度的個人反省，會激發讀者從自己文化的角度，有創新的突破。

通過整合、皈依而邁向轉化是寫作的目標和動機。轉化需要地圖和導師，「人格九型」即是地圖，聖經中的人物即是導師和典範。如何與自己、他人和上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如何在信仰團體中成熟和成聖？如何內聖外王、左右逢源、動靜得宜？如何通過自我意識和了解，使罪惡的行為、錯誤的思考、氾濫的情緒，變為成聖成賢的跳板，而不是絆腳石？……在聖經人物身上，能夠發現自由的人與天主聖愛，與恩寵如何取得合作，

以螺旋的方式在心理成長和靈修交融之間，向上又向前，不斷邁進。

這是一系列發展的過程：由現實到理想，由表面到本質，由自我（假我）到真我，經過反、正、合互動的歷程，整合與內在化，不斷自我超越，在覺醒中發揮創新和自由。人不再逃避現實，做白日夢，或機械式地反應或生活，對生命更為負責，對抉擇更加自由，對上主輕微的召喚更能細聽，對邊緣人物的需要更加敏感，對無靠無辜者更抱憐憫之心。多深的功夫！其中要求死於自我，活出真我：「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 39）。基督化的新生命轉化了舊生命：「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二 20）。因此，「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裡去」（若十四 12）。

這是超宗教和跨文化的性格學。通常作者們從身（活動）、心（感覺）和頭（思想）三方面去解析九種人格類型，但本書的作者們雖然在開卷時也提到這三方面，但他們更應用女性心理學家何妮（Karen Horney）的分類法，切入九種人格類型的另外三種層面，即：自我貶抑、自我伸張與自我退避，或稱為依順型（1、2、6，忽略了頭中心）、自我主張型（3、7、8，忽略了心中心）及退避型（4、5、9，忽略了身中心）。何妮的分類法確實比較清晰明瞭，有其獨到之處。作者們更希望學員們抱著「參與的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或「觀察的參與者」（Observing participant）的身分去學習，如此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度神祕的生活，生命的每時每刻也就成為靈修成聖的機會。主耶穌鼓勵我們：「時時祈禱」，不僅是為聖賢，為我們平民百



姓也成為可能的，因為生生之源時時臨在。作者在引言中說：「這是一本關於轉化的作品，所以也是一本關於愛的作品。」的確，助人成長和轉化都是愛的表現。

有關閱讀聖經，作者提出四個步驟；有關閱讀本書，作者提出四個問題，都是很實用的導讀，每章結束前特殊祈禱，為同類型者感受一定更深，讀者可以善加應用。從聖經人物身上察看九種人格類型，使我們對中國文化有關人生的體認會有新的領悟：

「人之初，性本善（真我），性相近，習相遠（自我）。」

「天命之為性（本性、真我），率性之為道（性格學、地圖），修道之為教（皈依、轉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轉化功夫）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的過程）

身、心、靈全人整合在聖經、性格學和中國文化的本質對照下，發現其一脈相通。在信仰、靈修、福傳本土化的召喚之下，本書成為新的管道、橋梁和酵母。甚至為宗教交談也提出一項有效的工具，禁不住令人與聖依肋納主教異口同聲讚嘆說：

「上主的光榮，在於活出全人豐富的生命！」（Glory of God, Human fully alive!）

祝讀者滿載而歸！

朱蒙泉

## 譯者與作者的因緣際會

大概是 2002 年吧？本書的兩位作者戴樂主教和才爾偉女士（Bishop Remi De-Roo and Pearl Gervais）由加拿大溫哥華島來夏威夷為我們主講退省道理，上午採用聖經材料作主題，下午與我們分享人格九型的智慧。2003 年，他們重來，這次的退省採用《若望福音》為資料。就在退省第五天，主教為我們詳釋《若望福音》中「光榮」（Glory）的意義：那是上主臨在的體驗；是神性的圓滿表達，是上主的神性透過人性生命流露出來；層層深入，當時主教還說了一句話，直透我心：「光榮就是上主之謂上主。」（Glory is the Godness of God.）

我終於找著一個發問的機會，向主教說了：「光榮就是上主之謂上主；那麼，人之謂人是什麼？」

主教立即給予答覆：「屬土的。」（Adamah.）

「怎麼說人是上主的肖像？」我再問。

有趣的討論開始了：我們講及人有內心種種躍動，有自我意識、自由意志、情感、思想、對無限的渴望……而上主哩？祂不是啟示了祂願意無限地自我給予嗎？於是，我們的談話差不多達到一個結論：人有如容器，有能力容納無限的上主。主教說從前教父們也給「人」一個定義說：「上主的容器」（Capax Dei）。

然而，上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人，光榮就是上主之謂上主，什麼是人之謂人呢？人有能力容納上主，那是什麼能力呢？上主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回到人「屬土」方面，這屬土、地下的，竟然有能力認識，還有自我意識，有情感、有感覺、有自由、能行動，因為上主賦給人一顆心——希伯來人和中國人都能領會「心」之所指，「心」包含了腦，包含著所有——或更好說是一顆心靈，一個心神。這就是了：原來屬土的人，蒙上主寵幸，成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心神的人，上主的氣息（聖神）已住進人心內，活生生的人若能敏感於聖神的動作，讓聖神成為內心一切躍動的主人，就能「光榮」上主，即表達了上主的圓滿臨在，也就是耶穌生命的活現——上主的肖像；這也滿全了耶穌說的：「父啊！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我將祢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好使祢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若十七 21-26）。

這份心神的躍動，這份愛的結合，不就是「人之謂人」嗎？

2005 年，主教與他的女助手再來為我們講述福音中有關天國的比喻；2006 年，他們準備了的主題是福音中的福音——真福八端。還記得道理之後，與他們談到把真福八端配合到九型人格方面，就是說：每一類型，似乎都有一段真福特別貼給他們的。之後，我們的話題轉到東、西方人的心態，文化異同，提到中國人對於心、天性、人性、位格、位際關係等的領會……

「耶穌基督的人性，已超乎九型的規範，或更好說：祂活出最圓滿的人性，當然包含了九型所有優點及其齊全的轉化（Transformation）所體現的。」這是我們討論到信仰及心理學問題時所持的共識。

沒想到晚飯後，主教輕吐這神來一語：「嘗試翻譯多年前我們寫的《聖經人物與人格九型》吧！妳有完全的自由來處理

原著的材料；我相信一些還未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若對心理學有興趣的，會喜歡這本書，希望藉著此書，讓他們能反省人生的信仰。」

我的心動了，感激原書的三位作者，特別是主教，對中國人的愛與關懷；主教准許譯者有「完全的自由來處理原著材料」，減輕了譯者的重擔。在翻譯過程中，既然一書在手，我就努力把它譯個清楚明白，有時「心血來潮」，每任落花一隨流水去……

書譯完了，譯者也附加一章在書後，願與讀者一起參與作者所鼓勵我們的一項「神聖工作」——心靈的轉化。

我深信這是上主的工作——透過耶穌，天父在我們人性生命上注入祂神性的光榮。

譯者

2007年3月10日

於夏威夷加爾默羅

聖衣會隱修院



# 聖經與人格九型

## 一、人靈的轉化

「正因為你願意，也渴望，明顯地你已擁有了」  
(《不知之雲》卅四章)。

關於人靈的轉化，神修家們都一致抱持相同的意見：我們渴望、努力，但深深意識、體驗到這項「工作」不是我們努力所能完成的，我們的「工作」無非是「準備自己」或是在可能範圍內，「移開」羈絆我們的種種障礙、阻擋。阻擋我們什麼？阻擋我們注意生命中的神聖臨在，而對於這份繼續不斷的神聖臨在，我們也「在」：注意祂的行動，看出祂的意願，給予我們的回應；一句話：建立起親密的關係，這就是人靈得以轉化的關鍵，這份「工作」的來龍去脈，我們將從聖經十八個人物故事中看到。

我們說要「注意」，看似簡單卻並非容易，因為需要一份內在的敏感，每天每分每秒、內內外外事態的發生，人與人的交往，都邀請我們與神聖那位相遇、相交流；但很多時候，我們總是不在意，錯過了；不過，生命中某些時刻，特別是重要的時刻，引發我們極大的喜樂、或悲哀、或期待，當那一刻，我們好像從昏睡中醒來了！

醒來了！我們以前竟好像不曾覺察到那神聖者就在我們之內，每天生活的我們，就是祂的肖像。

人靈的轉化過程，可以說就是我們甦醒的過程，有些人似乎在瞬息間，像聖保祿（保羅）一樣，一次刻骨銘心的經驗，或只是一次平凡的遭遇，就使他們整個人改變了，變得更開放，更有同情心；為多數人來說，轉化的路程是緩慢的、漸進的：內在的洞察力，深刻思想的滲透，更真實的感受，更積極的行動，人愈來愈趨向平衡、整合，覺察到深處的邀請與吸引，也就是：整個人（頭、心、身）嚮往著內在神祕的核心——有人稱之為人性本質（Essence），絕對者，或是佛性、真如（Suchness），基督徒稱之為天主，上帝。

總之，人甦醒於他內在的最深處，那裡，刻印著天主的肖像，這本來就是「家」——你、我、他，我們與宇宙萬物共享的「家」。

未甦醒時，我們身內與身外都好像蒙上了一層陰影，更嚴重的就好像隔了一道厚牆，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阻擋與障礙；未甦醒時，我們看到的、感覺到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個獨立單位，各不相連；每個人有他的喜好、習慣、作風、夢想，所謂人格（Personality），自我（Ego），每個人都喜歡鄭重其事地把這「偶像」據為己有；更有甚者，以為它就是真我（True Self），不惜千方百計護衛它，於是生活上就造成了種種防衛機制（Defensive mechanism）、消極的反應等等，這是人生最大的幻覺，我們有如患了失憶症的患者，忘了真正的自己是誰，也認不得歸家的路徑。

人格九型（Enneagram）就好像是幫助我們甦醒的催化劑，讓我們從幻覺中醒來，深深潛入到人性的本質，在那裡重新發現真我——與神聖者結合的我。

我們要甦醒，我們要歸家，我們的生命是天主的活肖像。

古經《出谷紀》記載天主在燃燒而不焚毀的叢林中顯示給梅瑟（摩西）時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是」（I am），新經《若望福音》中耶穌有一句話：「在亞巴郎出現以前，我是。」還有好幾處祂給人們說：「我是，我就是祂。」這是真我的宣示！

體認到這個真實，整個人生活在這真實中，我們就真的轉化了，我們分受了天主的生命，因為這原來就是人之謂人的本質——我們的人性已接觸了神性，以後我們提到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說的恩寵——上主的自我通傳時，再回到這點上。

## 認識真我

真我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是天主的活肖像，享有天主子女的自由，從經驗上（整個人：頭、心、身的經驗）我們已知道個人有好多好多不自由的地方，人格九型把我們的不自由處呈現在我們跟前，「看清」是一項工作；「深入內在」是另一項工作；其實，我們愈進入自己的深處，我們就愈能看清，即認識自己：包括自己真正的渴望，真正的恐懼，行事的目的是，隱藏的動機，精力與潛能的應用，頭、心、身的對抗與合作，與自己，與他人，與萬物，與天主關係的微妙等等。

## 神聖工作

「看清」也就是「覺察、注意」與「進入內心」都是人的自由活動；基本上，受造物中只有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才有本領「看清」與「進入內心」。問題是：我們願意嗎？我們認為值得嗎？讓我們看看這本書引述的十八個聖經人物故事，再內省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故事，兩相比較之下，我們總得承認：我們渴望、真的渴望與真正的自己相遇，更渴望與天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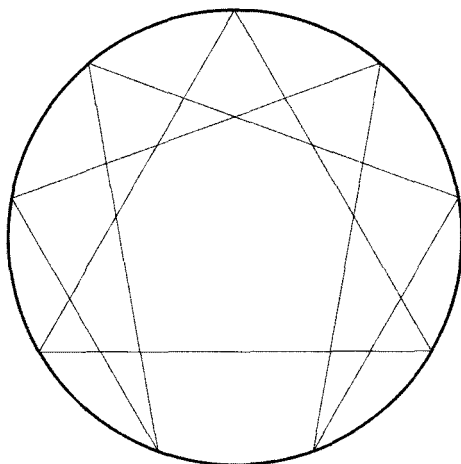
個照面，我們渴望與他人攜手同行，邁向純真、純善、純美、純愛之境，我們渴望歸家，也承認這家就在我們之內；不過，我們同時也感覺到：有一條無形的繩索把我們綑綁住，使我們不得自由；我們要打出重圍，高牆也好，密林也好，甚至一扇輕紗，一縷細絲也好，願意是願意，然而力不從心，這項「工作」如何成就？

我們不能使自己長高一分，不能令一粒種籽長成大樹，更不能賦予種籽生命，但我們可以學習做運動促使身體健康，可以灌溉、施肥、修剪，使種籽萌發茁壯；神聖的轉化「工作」是天主開始、繼續，但必須我們開放、合作，《創世紀》第一章有這樣的描寫：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混沌空虛中構成的物質如今在受造界不啻繁花簇錦，讓我們轉向另一個角度來看看。

圖一



圖一由圓、三角及三角型線條以外的六條線構成的角型而成，九點是固定的，代表九型人格，而我們的成長（趨向轉化的過程）卻不在於固定的點上，而是在點與點之間的空間，由每點（數目由1至9）向其他各點的移動而造成的。每點，就像物質一樣，是固定的代表；點與點的移動就像能（Energy），精力或原動力，帶領我們到嶄新的境界，趨向轉化、成熟，我們該特別注意的是：代表我們人格的那點（某個數目），正是我們該作移動的起點，如果我們停滯在某點上，就等於被俘虜了，被拘留、被囚禁，種種不自由的狀態，由此而生，最可悲的是：我們被自己的人格類型所囚禁，活在牢獄中還以為自己是自由人，事實上，我們的人性本該與宇宙、物質、能……一切受造及造物主的神性共融的。

### 聖經人物的皈依過程

皈依（Conversion）是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方向。耶穌公開傳教的第一句話就是：「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谷一15）

耶穌在世上的「工作」是傳布福音（喜訊），祂渴望又渴望的是我們相信，也就是接納這份喜訊，伴隨這份相信，因著這份相信，我們才覺到需要悔改，才有力量去悔改——皈依。

那麼，我們悔改什麼？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什麼？

就是不再自戀，不再以假就真，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態度，懷著開放的心態，走出牢籠呼吸清新的空氣，相信並接納這份喜訊：上主與我們有著一份內在牢不可破的關係；祂是我們的父母，而我們大家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天主是愛、無條件的愛、永恆的愛，這個喜訊足以把我們（流浪兒）帶回家

去，體認到我們是一個身體，一個心神，一個生命。

亞當，厄娃（夏娃），亞巴郎（亞伯拉罕），若瑟（約瑟），梅瑟，達味（大衛），撒羅滿（所羅門），若翰洗者（施洗約翰），伯多祿（彼得），若望（約翰），保祿，瑪竇（馬太），瑪利亞·瑪達肋納（抹大拉的馬利亞）……其中有些人物已被我們選出來討論，他們都走著一條悔改之路，雖然方式各有不同，但都向著歸家路徑走去；這是一條超越的路徑，因為超越了各點各型，超越了自我的限制；也是一條內在的路徑，因為「家」就在我們之內，就是我們人性的本質核心——神性的居所。

## 二、人格九型

有人說東西方文化的區別在於西方以邏輯頭腦為主，東方則以心、以關係為主，這未免過於簡單的區分；從研究人格九型的智慧來說，人的思想、感覺、身體活動的偏倚或和諧整合，實在影響一個人的發展，而上面提到的悔改、皈依、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是包括了頭、心、身三個中心，這些影響，中外皆然。

人格九型圖表就是以身、心、頭分為三個中心（圖二），人通常偏重於三者中之一。每個中心（Centre）都有它獨特的原動力或能（Ener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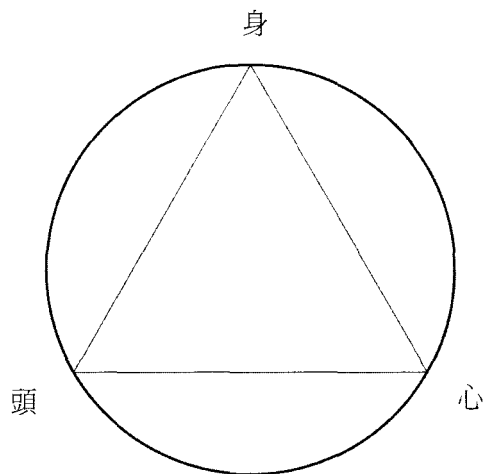
身（活動）：生存、行動、創造、活動。

心（感覺）：建立關係、情感、感受、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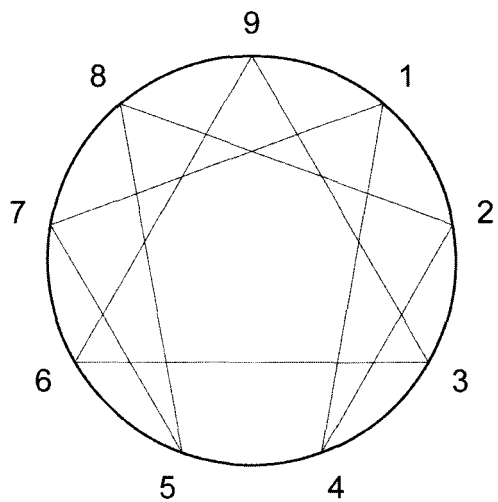
頭（思想）：認識、了解、思索、理智。

根據身、心、頭的不同作用，三者分別稱謂：

圖二



圖三



身：創造、活動、本能中心。

心：感覺、關係中心。

頭：理性、思想中心。

三者缺一，我們就不能成「人」，即使我們偏於其中之一，但仍需其他二者，我們才可生存。

由圖三可看出身、心、頭每個中心都包括三個類型（一共九個類型）。

「8」、「9」、「1」類型屬於「身」中心，即偏向於行動、本能、活躍，但位於「8」與「1」之間的「9」，往往在活動方面產生問題；所以「身」既是「9」的偏向中心，亦是「9」的忽略或誤用中心（neglected centre or misused centre）。

「2」、「3」、「4」類型屬於「心」中心，偏向於感覺、連繫；但位於「2」與「4」之間的「3」，往往在關係上、感覺上發生問題；所以「心」既是「3」的偏向中心，亦是「3」的忽略或誤用中心。

「5」、「6」、「7」類型屬於「頭」中心，偏向於思想、理性、分析；但位於「5」與「7」之間的「6」，往往在思想的運用上發生問題；所以「頭」既是「6」的偏向中心，亦是「6」的忽略或誤用中心。

在此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有趣之處：「3」、「6」、「9」正是圖表中三角形的三點，而他們的偏向區（中心）同時亦是他們的忽略區（中心），不是說他們不能運用該中心的原動力，而是說在運用時效果不好，所以他們的轉化工作，就該特別注意把他們的忽略（也是偏向）中心加以補救，這在以後我們會重提的。

其餘不在三角形的點（數目），即：「1」、「2」、「4」、



「5」、「7」、「8」；「1」、「2」的忽略中心是頭（思想）；「4」、「5」的忽略中心是身（活動）；「7」、「8」的忽略中心是心（感覺、關係）；分別需要「對症下藥」，生活上怎樣與人互動，與環境調適，處理事務等等，我們可從下面聖經中十八個人物故事中取得靈感。

以下按照赫爾利—杜布森（Hurley-Donson），帕瑪（Palmer），里索—胡森（Riso-Hudson）三人的意見，列舉九型人格的名稱：

類 型	名 稱		
	赫爾利—杜布森	帕瑪	里索—胡森
1	實踐者	完美主義者	改革者
2	協助者	給予者	協助者
3	成功者	表演者	實踐者
4	個人主義者	悲觀浪漫主義者	個人主義者
5	觀察者	觀察者	考察者
6	護衛者	質問者	忠實者
7	夢想者	享樂主義者	興奮者
8	對抗者	支配者	挑戰者
9	保存者	調解者	和平使者

從每類型的名稱上，多多少少顯露出該型的根本特性或缺憾，所以，每類型的「工作」，是習修相對的德行，可以稱之謂：天主的九種面孔：完美、愛德服務、勤奮、創作性、智慧、忠實、喜樂、慈悲、和平。古經的先知、新經的耶穌及宗徒們都邀請人棄惡從善，邀請人換上新的心，歷代的聖人及神修導師都勸勉人克制私慾偏情，注意為首偏情（有人把人格九型每

類型的為首偏情與教會傳統七罪宗相提並論)的禍害，這是一項修練的「工作」，無非為「撥開雲霧見青天」，讓隱藏在人靈內的天主面容、光華彰顯。神學家拉內提到恩寵就是天主的自我通傳，而人有這份能力去接納，這本身已經是上主無條件的賜予，所以人性本質上已觸及了神性；對於恩寵的體驗，是人深處的自我體現 (Self-realization)，也因人而異，而這份無間斷的覺察、體驗，就構成了人生命的成長、成熟而臻圓滿。從下面十八個聖經人物故事中，約略看到神人之相遇與交流，恩寵與自由的戲鬥，而人性本質的奧秘與恩寵息息相通，與神性密切共融。

### 上主的屬性 (Divine Attributes) 與人格九型的神聖觀念 (Holy Idea)

神學家研究上主的神性，發現全知、全善、全能、全在等屬性；而我們，雖是有限的人，畢竟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若望書信中一句：「天主是愛」為我們道破神人交往的奧秘。研究人格九型的阿瑪斯 (A. H. Almaas) 簡明清晰地描述每類型彰顯一個神聖觀念，唯肖唯妙地把上主在人靈內的肖像描繪了出來，隨著人心內的私慾偏情淨化了多少，神聖肖像就出現了多少；最奇妙的是：當每一類型的轉化「工作」漸趨成熟時，彰顯的不單只是該型的一種「神聖觀念」，還同時彰顯出其他八型的「神聖觀念」，其中有若干風貌，特顯光芒，有如鑽石之不同角度的切面。

### 人格九型中被忽略的中心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隱隱發現在我們內的能 (Energy)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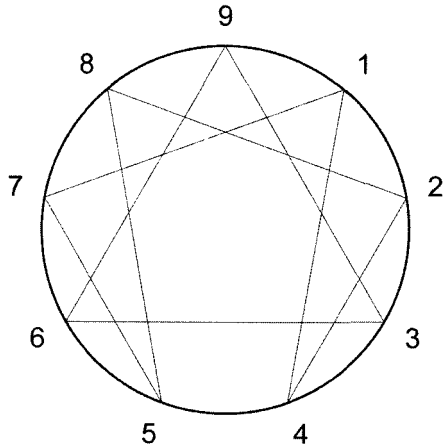
人稱之為原動力），不限於所屬類型的一種，可以說，在我們內存著九種能（原動力）。我們的「工作」是如何去善用它。本書引述聖經中十八個人物的故事，主要是讓我們看出他們如何運用天賦的「能」；一旦當他們覺察到天主的臨在，上主是怎樣幫助他們應用他們所忽略了的「能」；天主如何鼓勵、改進、提升並使他們超越人性的限制，分受天主神性的光輝，這本書特別應用女心理學家何妮（Karen Horney, 1885-1952）所提出的關於三種阻礙人的自我體現（Self-realization）的狀況：自貶、自我伸張與自我退避；這三種狀況恰好與人格九型中三個中心：身、心、頭被忽略時的情形類似；三類型是趨向他人的（自貶）；另三類型與他人的互動態度是或積極或消極（駕馭或抗拒）；其餘三類型傾向袖手旁觀或退到幕後（迴避）。

本書把第一組的三類型稱為依順型（即何妮說的「自貶」），第二組的三類型稱為自我主張型（何妮的「自我伸張」），第三組的三類型稱為迴避型（何妮的「自我退避」）。

無論東方或西方的傳統，都承認身、心、頭在人格發展上的重要性；通常，西方比較注重頭腦的發展而忽略了身體的參與；東方則著重身體的感應來補頭腦的不足；對於心的應用，西方著重感覺、情緒，東方提到心時，往往指的是悲天憫人的胸懷（心腸）。無論怎樣，中外的傳統都提醒我們人性的通病是：未能看清事物的本身，只憑自我的偏見來看事物；為要認清事物的真相，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誰，為什麼我有如此的看法、價值觀、反應？由於忽略了身中心或是心中或是頭中心，九型對人對事就有很不同的反應。

如圖四所示：

圖四



依順型：自貶，趨向——「1」、「2」、「6」

「1」 依順內在評判的聲音  
「2」 依順給予的需要  
「6」 依順外在權威 } 忽略中心：頭

自我主張型：伸張，駕馭，背向——「3」、「7」、「8」

「3」 執持於個人的成就  
「7」 執持於趨樂避苦的需要  
「8」 執持於控制一切 } 忽略中心：心

退避型：辭退，迴避——「4」、「5」、「9」

「4」 退回個人最深刻的感受中  
「5」 退回個人的思維中  
「9」 退回不必行動的安全境界去 } 忽略中心：身

無論我們平日生活行動所忽略的是「頭中心」抑或是「心中心」或是「身中心」，只要我們開始認真注意、覺察，我們就逐漸走向平衡、整合的狀態。

你在哪裡？

伊甸園內亞當、厄娃犯罪後，隱匿起來，天主尋找他們時說了一句話：「你們在哪裡？」我們也要問自己：「真正的我在哪裡？」什麼把我掩蔽著？

天主以九種不同的面貌來與我們相遇、接觸、互動；也就是說祂以九種不同的途徑（其實是千方百計）來提示、刺激、警醒、糾正我們；上主的「工作」是愛的表達，目的是來解放我們，使我們自由，就是把我們從自我（假我）的綑綁中，一種「不能不這樣」的衝動中解救出來，這也是整合的途徑，我們不再自我分裂（a divided self），這是歸家——回到本質、神性的途徑。

這項「工作」往往在痛苦中進行，目標卻是永恆的幸福、喜樂；我們是充滿希望的，因為我們絕非踽踽獨行，途中每一步，都有愛者相伴，雖然祂是隱藏著，不過，祂是隱藏在我們心內，祂容許我們不只一次地問祂：「祢在哪裡？」祂回答的方式是多樣的；這期間，我們的身、心、頭也逐漸發展，正面的發展，平衡地發展；這是我們長久以來的渴望了，渴望找到真我和真神，就讓我們這項「工作」，有意識地開始於「現在」、「此刻」吧！

### 三、閱讀聖經

「我們在此見到的以人間形式表現出來的所有意象，都有靈性方面的意義」（《不知之雲》五八章）。

聖經來自天主的默感，從各個聖經人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間眾生相：善、惡、勇敢、懦弱……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從《創世紀》開始，我們可以看作是人類心靈歷史的展露：受造、罪惡、悔改、救恩、永生。整部聖經（包括古經與新經）無論是以歷史、寓意、或訓導的形式呈顯出來，都可看作是天主向我們的心靈講話，為我們詳述救恩的歷史，為我們展露邁向永生的旅程，給我們指示如何達到自我的體現：頭、心、身的和諧整合；而最重要的，是天主藉著聖經給我們祂的自我啟示：祂愛我們；為我們披露祂的心意；渴望神人的交流共融。

為能領會聖經文字的深意，古來讀經的方法可分四個步驟：

- (一)手持聖經逐字逐句慢慢細讀以明其意。
- (二)慢慢咀嚼細味，反覆思量其中意義。
- (三)隨著內心的感動或有所洞見而停頓、默禱、聆聽主音。
- (四)憩息於聖神內，體驗天主的臨在，繼續靜靜聆聽。

如此閱讀聖經，是整個人的投入：身、心、頭；運用我們全副心神動作；而人格九型的智慧所強調的，正是使人重整身、心、頭的活動，使能平衡發展，覺悟（甦醒）到人性的本質核心，意識到人性內在的新天地——接納並回應天主的自我通傳，與神性共融！

## 四、關於本書

「對於這份工作，請勿顧慮人間的明智，我只希望你 在有生之年永不放棄它」（《不知之雲》四一章）。

我們希望讀者由頭到尾把本書看個一清二楚，不可囫圇吞棗，也勿以為全然明白書中所云，或盡量搜購書籍、錄音帶，參加各種討論會，工作坊（workshop），就覺滿意。不，雖然這一切都有助益，但最最重要的是以你整個人：身、心、頭去體驗、祈禱、付諸實行。

我們用聖經（舊約與新約）中十八個人物來作為九型人格的代表，探尋他們個性所忽略的中心，趨向完整人格的方向路線，特別是天主如何與他們相遇，如何邀請他們皈依及轉化的情況。

上主的肖像以各種形式存在，我們如何在受造界、在我們之內去發現祂，是一個進展的過程，為能逐漸深入、逐漸顯露，該花上我們整個生命的時間。

從聖經中選出的主角，除了少數人物如伯多祿、保祿，我們有比較詳細的歷史資料之外，其餘人物的史實不多，讀者可從故事中借鏡，多了解自己；我們所討論的聖經人物的性格與遭遇，正是聖經與人格九型的知識的生動、巧妙的運用。他們的故事可作為我們人生的警惕與神修的嚮導。的確，「天主聖言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四 12）。

每個人物的故事，都以不同的方式為我們細說「上主居住人靈」的主題，同時也幫助我們發現「天主居住我內」的奧秘，

從《創世紀》開始所描述的創造工程，邁向福地的長遠途程，進而至獲得自由、公義、安息日等等的主題，無非反影出我們內在的掙扎：由混亂而趨向意義與啟發，在整個進展過程中，一如創世之初，上主之神在水面運行，從空虛混沌中喚起生命，開始於我們個人的身心躍動，無疑也是邁向人與人、人與宇宙的整體躍動。

本書指示出一條助人成長、整合人格的途徑；書中舉出的每個聖經人物都可供給讀者思考的資料、行動的借鏡。

讀者可以問下列四個問題：

(一) 這個主角的人格特質是什麼？

(二) 由他（她）的人格特質，我學到了什麼與我個人有關的？

(三) 他（她）怎麼幫助我在個人生活中體驗出意義來？

(四) 他（她）為我道出什麼人性要素（Element of Essence）？

無論我是屬於哪一型人格，這十八種不同的人性經驗都全部盤踞在我身心之內，在每個故事中，上主都給他（她）們及我們提供了皈依、轉化的機會與途徑。

本書嘗試鼓勵讀者深入探尋、發現這些皈依、轉化的途徑，鼓勵讀者敞開心靈，欣然接納、體驗內在的神聖動力，透過聖經的故事，尤其透過我們自己的生命故事，讓這內在的神聖動力鼓舞我們，使我們奮勇投入並不斷地體現這份皈依、成長與人格整合的神聖工作。



## 第一組：依順型

「1」、「2」、「6」

「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  
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  
上主的斷語。」

(依五五8)

他們的共通處就是忽略或誤用他們的思想（頭）中心，不是說這三類型不會思想或是智能弱或是少用頭腦，事實上這三類型往往思索過多且過於分析，我們之所以說他們誤用思想中心，是由於他們思想雖活躍卻用不得其所哉——不生效用。往往由於場合複雜、資料過多、分析過密，反使他們很難作出清晰明確的決定，有時也造成這三類型高度的批評習慣；很多時候他們不停地兜圈子卻裹足不前。

第1型既傾向完美與理想，他們事事求全求準確的態度就窒礙了清晰明確的思想。

第2型需要別人需要他們（實在是需要別人的愛），他們全副精力用在別人身上，為別人的需要而付出自己，於是就忽略了、或是不曾意識到自己的真正需要，他們的思路就失去了平衡與公允。

第6型為了安全思慮太多，他們與第1型不同，第1型注重

的是「對」與「錯」、「完美」或「缺失」；「6」在思想上猶豫不決、遲疑不定，考慮是否迎合所屬團體的意思或是合乎訂定的規章、條例。「6」本屬思想（頭）中心，位於「5」、「6」、「7」的中間點，也就是說：思想本來是他們的偏向中心，但他們那份善用思想、善取資料的本能卻被過多的患得患失的心態掠劫而去。

因此，這三類型同樣誤用了他們的思想（頭），稱他們為依順型，是因為他們十分在意別人的言語與作為，他們在人際關係方面是友善地趨向別人。

這三類型的依順方向，或是對於內在，或是對於外在的權威。

「1」：注重行為的正義與準確。

「2」：以盡善盡美服務他人至上。

「6」：使他們所屬的團體更美好。

在場合反應方面：

「1」：依順內在批評的聲音。

「2」：依順外界的需求。

「6」：依順權威。

這三類型通常在幼年時感到一方面要反抗，另一方面卻深深希圖別人的喜歡，雖然每類型都有這種感受與掙扎，但為「1」、「2」、「6」，他們對此感受分外強烈，他們對愛的渴求超過反抗的衝動，也因此而造成了依順的個性，他們力求贏得他人的讚賞與認同，他們若要開始個人的轉化，就要一反他們的錯誤起步；也就是說：過去，他們為取悅他人而賠上了個人身心的整合，為取悅他人而忍受痛苦，結果嘗到的是失敗與無能感；如今，他們要一反過去這種作風，對於「1」來說，就是要學習更大的自信，在智慧方面成長；對於「2」來說，要學習一種健

康的自愛，學習對人對事的理解；對於「6」來說，要學習大無畏的精神，勇敢面對內外的挑戰。

真正的、健康的依順，就是即使在畏懼與猶豫中仍然堅定地選擇認為對的就去做；相反，不健康的依順就是採取放棄的態度，虛假的依順是死守法律、犧牲精神，順從外在的權威而泯滅內心的聲音。

怎樣能做到真正、健康的依順？

從聖經這類「依順型」人物的故事中，我們會注意到天主教在他們生命中的臨在與作為，成了他們人格轉化的推動力，使他們從外在的趨向轉入內在，從他們人格的核心流露出正義、愛、誠信與忠實。於是，他們發揮了過去誤用了的思想（頭）中心，能夠真正地依順內心聖神清晰而溫柔的推動。

驟眼看來，第一組的六個主角共通的地方不多：我們如何把那位正直熱切的洗者若翰（施洗約翰）與溫柔忠誠的盧德（路得）同列？又伯多祿（彼得）時而忠心耿耿，時而搖盪不定的複雜個性，怎樣與保祿（保羅）的正直、簡捷澄明相提並論？盧德的那位仁慈忠厚的親屬波阿次（波阿斯）與《瑪加伯書》中那位看著自己七個兒子受死刑的母親，又有什麼共同處哩？答案是：儘管表面的不同，這六個人物實在共同擁有更深一層的個性特點，人格九型的智慧，使我們能進到他們的深處，由不同的角度試著去探測——

依順型常常以公正的態度來處事行動（「1」）；他們深切願意付出、協助他人（「2」）；經常衝動地或出於負責、忠心、或出於恐懼而行事（「6」）。

我們看到聖經上這些「依順型」的主角，當他們一旦覺察

到天主的臨在或是祂突然干預他們的生活時，在他們生命中，一種推動力產生了，促使他們由外在轉回內心，這種內在的覺察與先前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有很大的區別。

自今而後，他們行事所秉持的公正、愛、誠信、忠實……全是由內在源頭（Source）發出，由此，他們也可正確使用以往所忽略或誤用的思想中心（頭）：若翰洗者明白到他與耶穌有著親密的關係，內心的疑惑已消除；保祿能夠從他的破壞性憤怒思想一變而為基督的傳教士；盧德在波阿次的協助下，學到真正的愛己愛人而能賦給後代新生命；伯多祿明瞭了自己的緊張戰慄，但不必弄到喪失信德的地步；瑪加伯的母親到底能克服對肉體痛苦的畏懼而獲得了靈性生命；他們全都學到了對自己仁慈、體諒，明白到救恩不是從外而來，不是為依順他人而做別人認可的事；救恩是從內在、從死於自我，以真誠和愛依順聖神清晰、溫柔的推動而來的。

類型 1：洗者若翰與保祿  
(施洗約翰與保羅)



「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  
無非就是履行正義，  
愛好慈善，  
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

(米六 8)

被稱為改革者與完美主義者的「1」，位於人格九型圖的身（Body）中心，他們渴求道德與正確，最大弱點是忿怒，為一崇高的目標而生活就是他們的人生理想，聖經中洗者若翰與保祿的生活動機就是謀求「正確」，認清並實行他們認為是「對」的，並使世界達到一致的認同，若世人或是某些人拒絕認同，就惹起他們的忿懣。讀者或許驚訝，對於個性突出如洗者若翰及保祿，竟屬於「依順」類型？

讓我們先看看——

## 洗者若翰（施洗約翰）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這人來，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若一6·7）。

若翰是四部福音都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居於沙漠中，守齋刻苦，為執行他作默西亞前驅的使命，明顯地，「1」的特性在他身上彰顯：他認清正確的目標，他應該預布這目標，他渴望這目標達到圓滿、完美，他接納這項任務：預布天國的臨近，他也懷著「1」的躁急與衝動，恨不能人人認同他的觀點，對於異己者，他絕無讓步之可能。

洗者若翰的生命轉捩點就在耶穌前來受洗的那一剎——若翰宣稱耶穌：「這位就是我論祂曾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原先我而有」（若一30）。在此，我們意味到若翰轉化的開始：「1」願意退居幕後，對於「1」來說，不是件易事。對於耶穌堅持要若翰為祂付洗一事，他沒有強執主見：「為什麼？我的做法不是對的嗎？」這是「1」進一步的

轉化。

給耶穌付洗時，有聲音從天上說：「祢是我的愛子，我因祢而喜悅」（路三 22）。這使若翰從心底吐出真言：「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若三 30）。我們看到若翰的內在真正本質呈顯了！

耶穌知道怎樣碰觸「1」的要害：祂堅定了若翰「所作皆對」的傾向，耶穌堅持著要若翰為祂付洗，耶穌以天主選民一份子來表達出祂的人性歸屬於父，祂讓若翰履行他作前驅的任務，是他，若翰，幫助耶穌在人性方面更深切明白祂的在世使命；是他，若翰，準備選民接納祂；是他，若翰，在曠野中修練：控制自我、認識自我、明辨事理，這些都是「1」的優點，曠野的經驗幫助若翰準備日後可能面臨的試探。為所有的「1」，最大的危險是妄用特權，造成自我膨脹，陷入高傲或忿懣的陷阱。

四部福音都描寫若翰：「這人便是那藉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在曠野裡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瑪三 3）。唯有曠野的經驗，自我的漂煉，使人成為通往神聖的道路，那準備道路的「先知」，該說出，只該說出唯一的真實，唯獨那真正接觸過上主，與祂相遇，與祂建立了一份深沉關係的人，才可知道、認出、說出這個真實——祂是（谷三 14）。

若翰的煉淨過程，不單只在物質環境——曠野時期，還繼續在他的生命中，他內心的「曠野」裡進行；若翰對於自己的宣講與行動發生疑竇：「我所說的都正確嗎？我所作的一切，對嗎？」對於「1」來說，懷疑自己的信念與行為是否全對，是最大的痛苦。

「耶穌真的是我宣講的默西亞嗎？」這疑問使在監獄中的

若翰身心絞痛，「如果我看錯了，真的作錯了，怎辦？」「1」的強烈自我批評，嚴厲的自我裁判，或是忿懣難平，或是自怨自艾，自憐自恨，就使他們誤用了思想中心的功能。

在此要提一下：「1」那份潛在的怒火，既可以滿腔熱切呼喚世人皈依，但亦可能轉向惱恨、自毀，「為主預備道路」的前驅若翰，被某些人看作是個易怒、冷酷、好批評、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這些特質也常見於「1」類型，他們往往難於忍受別人的不齊全，同時也深深覺察到自己的有限，他們欲改革世界，要世人皈依，但要一蹴即至，若翰在獄中的內心疑問深深感動了我們：

「耶穌真的是那位要來的，還是我們需要等待另一位？」若翰願意等待、等待，無論答案是什麼，他的「依順」心態，將準備接納一切。

我們再看耶穌是怎樣迅速答覆了若翰的疑問，祂回覆的方法是「1」所明白的、珍惜的，耶穌告訴他：「瞎子看見，癱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瑪十一5）。之後，耶穌說：「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瑪十一6）耶穌知道「1」型的若翰多麼關切當時的社會人心的弊病，祂就安慰他正義將得到伸張，他的理想，日後不會幻滅；跟著，耶穌非常溫柔地鼓勵若翰要堅持他對祂的信念，不要頹喪失望。耶穌的回應，使若翰（「1」）那份正義感，完美感得到肯定、鼓勵與振奮；若翰知道縱使自己被囚禁，不能參與實際行動，但終有一天正義會獲得伸張，他的前驅任務可說成就了。



改革者的使命是呼喚人「醒過來」，另一方面也是使絕望者重燃希望，使硬心者軟化，「1」的先知使命正是如此，他們敏感地看到、覺到社會的不公平，他們的優點是如飢似渴地喚醒世人並出力相助。聖經中耶穌對若翰的描述很生動貼切：「若翰不是風中搖曳的蘆葦……也不是穿細軟衣服的人」（瑪十一7, 8）。他不是個遷就時勢的弱者，而是個懂得捐棄小我，完成大我的君子，耶穌讚賞若翰：「大過先知」，因為他不單是天主的代言人，他的人格已被煉淨而轉化。

耶穌讚賞若翰：「我實在告訴你們：在婦女所生者中，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瑪十一 11）。此語，一定在「1」的耳邊響起悠揚的樂韻。

耶穌觸及「1」心的深處，肯定他們對正義、完美的追求已經實現，不是外在的，也不是源出他們的自我、自力；而是在他們本質的核心，居住著那位神聖的完美者，他們成就了大事，因為他們「依順」了內在聖神的推動。



#### 以洗者若翰的心神來祈禱：詠一

凡不隨從惡人的計謀，不插足於罪人的道路，  
不參與譏諷者的席位，而專心愛好上主法律的，  
和晝夜默思上主誡命的，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

他像植在溪畔的樹，準時結果，  
枝葉不枯，所作所為，隨心所欲。

惡人卻不如此，絕不如此！

他們像被風吹散的糠粃。

在審判的時日，惡人站立不住，

在義人的會中，罪人不能立足；  
因上主賞識義人的行徑，  
惡人的行徑必自趨沉淪。

## 保祿（保羅）

「我們不斷為你們祈禱，懇求天主使你們對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充滿各樣屬神的智慧和見識」（哥一9）。

保祿歸化的故事是聖經中最富戲劇性的，從保祿身上我們可以看到「1」的力量與弱點。

他敘述自己的歸化可見於《格林多前書》第十五章，而保祿人格的轉化過程，亦從中可見一斑：由正義感，甚至是義怒，轉而至艱苦而往往徒勞無功的工作，終至貶抑自我，依順——不是外在的權威，而是依順內在權威——充滿恩寵的德能，保祿的真正偉大處在於他肯承認、肯接受他曾經錯了這項事實；他能把自我完美的追求置於客觀真理之下，這是「1」的難能可貴處。

承認己錯，往往使「1」陷於憐惜自我，甚至輕視自我而抱憾終身的危險中，他們皈依的過程是艱苦的，保祿說出了「1」轉化後的「果實」：

「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  
柔和、節制」（迦五22）。

在轉化過程中，「1」經歷了無助、自貶的種種心路歷程，

保祿以後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安慰人：「誰軟弱，我不軟弱呢？誰跌倒，我不心焦呢？」（格後十一 29）這份同理心，使「1」能真誠地給受苦的人伸出同情、援助之手。

「1」的依順心態，使未歸化的保祿成了外在法律的「奴隸」，他腦海中的完美形象就是熱切執行梅瑟法律，六百一十三條法則，傳統……保祿《致斐理伯人書》中提到：「我生後第八天受了割損，出於以色列民族，屬於本雅明支派，是由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法律說，我是法利塞人；就熱忱說，我曾迫害過教會；就法律的正義說，是無瑕可指的」（斐三 5-6）。熱誠、正義，無瑕可指，這些都是「1」的理想，這些理想本該指向內在的神聖者，是神性的反影，而不是作自我的炫耀，未轉化的保祿眼中看到的，是一批不守法律的叛徒，他——正義者，就應該利用權力去制服他們，令他們改變；但那批跟隨耶穌的人寧死不從，保祿親眼看到斯德望的死，聽到他臨死之言：「看，我見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叛徒的大逆不道，觸怒了保祿，於是保祿實施全面消滅的計畫，要把他們一網打盡。

「如果是我錯了，怎辦？」這對於「1」來說，是個晴天霹靂，不下於被擊落馬下的經驗，而這也正是保祿所遭遇的：大馬士革途中，保祿被打落馬下；他整個人改變了，他要重新檢討，學習正義為何物？他所謂渴慕正義又是什麼意思？保祿這次刻骨銘心的經驗使他對自己的評判也變得客觀多了，他敞開心懷，讓真理的啟示進入。

當我們再仔細觀察保祿，我們會贊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說的：「這突然的歸化往往揭示出這個人一直以來有一個崇高的、本質深處的我潛藏著，伺機一躍而出。」當保祿容

許內在的聖神一躍而起，把他填充之際；他覺到「立刻有像鱗甲一樣的東西，從他的眼中掉了下來，他便看見了，遂起來領了洗」（宗九 18）。他從前那份「自以為是」的正義感的眼光錯膜掉下了，現在，他能以天主正義的廣闊真實的新目光來看一切了！

我們看到「1」的特性全顯露在保祿身上：從前，他自認作天主的「左右手」，積極的推動人員，組織幹事，身負重責的勤奮有為的領導者，總之，一個全面的指揮，他——保祿，理智、有理想、守原則、辦事井然有序，完美、正義；如今，他不得不承認：被他迫害的「叛徒」，竟是持守真理的人！保祿現在要重新校正對與錯的標準，重新以天主的目光來看一切。

保祿的「頭」與「心」的深邃轉變，使他能說出：「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了祂，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基督，為結合於祂，並非藉我因守法律獲得的正義，而是藉由於信仰基督獲得的正義，即出於天主而本於信德的正義」（斐三 8-9）。這是依順型的真正力量所在：願意改變，即使是痛苦的，為能聽從內心的聲音，發言者是聖神。

歸化不是成全，保祿歸化後，「舊人」依然存在；「1」的固執、頑強，自以為是的傾向仍在，我們在《羅馬書》中讀到保祿對自己種種不齊全的挫折感：「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不願意的惡，我卻去作」（羅七 19）。在《格林多前書》中，我們也看到保祿的急躁衝動：「基督被分裂了嗎？難道保祿為你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嗎？或者你們受洗是歸於保祿名下嗎？」（格前一 13）當他拒絕與馬爾谷（John Mark）同行時，那份積怨、忿怒仍在他心中起作用。

「1」的焦灼也有積極的一面，《羅馬書》中：「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羅八23）。及《斐理伯書》：「我正夾在兩者之間：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這實在是再好沒有了；但存留在肉身內，對你們卻十分重要」（斐一23-24）。還有在《得撒洛尼前書》：「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聖，要你們戒絕邪淫，要你們每一個人明瞭，應以聖潔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體」（得前四3-4）。我們可以看到屬於「身」（Body）中心的保祿，他那份不知疲累的精力，一旦應用到他的傳教活動上，「1」的身體力行的蠻勁，正是受到「心」的支持；內在一份強烈的感受，催使「1」鏗而不捨地工作，犧牲；尤其是當他們清楚知道所作所為是「對」（合理）的，他們就奮不顧身，勇往直前。

在寫給迦拉達人的書信中，保祿吐露出「1」的一項心靈重擔：毫不矯飾或辯白，只是心甘情願負荷著自己的過失與錯誤；這對於一生追求齊全、完美的「1」來說，這份痛苦感受是特別深刻、尖銳的！當保祿在《迦拉達書》中說到：「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六2）。我們可以想像保祿是何等溫柔，沒有批評，沒有指責，也不判斷自己，只是把目光固定於主。「1」能化仇敵為同盟，把他們最大的弱點化為德行，一切的軟弱缺欠，成了對天主的信賴，對天主的交付，對天主德能的讚頌，保祿不是以軟弱為自誇，而是向在軟弱中拯救他的天主發出滿腔感激。

保祿一旦認出天主是唯一的裁判，他就能泰然自若；在《羅馬書》中，他寫出：「我們不可再彼此判斷了，反之，你們應拿定主意：總不可使弟兄失足或跌倒」（羅十四13）。這是

「1」的解脫：毋需擔負改革全世界的重任！他在《格林多前書》說的：「所以我求你們：你們要效法我」（格前四 16）。這個「我」，已轉化了的保祿及轉化了的「1」都知道：是住在他們內的本質——神聖的一位。

大馬士革的經驗，尤其是耶穌的一句話：「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宗九 5）。使保祿體會到耶穌與基督徒是一個奧體的真理；日後，他自己也遭到艱苦、迫害，從中學到同情、憐憫；他也經歷內心的掙扎，終能以為耶穌的名字而受苦作為他的榮耀，他所依順的法律，就是內心聖神的愛的法律。

保祿真正活出了成熟的、轉化的「1」的輝煌人格，充滿智慧；他默觀天主計畫的深邃，因造化的美妙而出神，最後，他能說出：「在我看來，生命就是基督，死亡就是利益」（斐一 21）。在基督身上，保祿認出自己「1」人格的本質與完美，他與基督合而為一了！至此，轉化了的「1」從那份強迫性的無盡的自我改造中解脫出來，他們懂得真正諒解自己，即使在受苦中，他們的心靈仍保持寧謐，一片澄明！

保祿為他的朋友、弟子祈求：「我不斷為你們祈禱，懇求天主使你們對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充滿各樣屬神的智慧和見識」（哥一 9）。他已知道天主的上智非人力所及，但他不會因此而忿怒，相反，以極大的喜樂，保祿讚嘆：「啊，天主的富饒、上智和知識，是多麼高深！祂的決斷是多麼不可測量！祂的道路是多麼不可探察！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誰曾當過祂的顧問？」（羅十一 33-34）「1」的渴求認識，為能事事正確完美的心意已換上了渴慕天主的親密體驗；他認清了：唯獨天主是全知的，唯獨祂管制一切，祂是真正的主人，保祿承認：「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

在肉身內生活，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祂愛了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迦二 20）。「1」已得到解脫，保祿感到一種難以置信的自由，他再不受自我強制；齊全、完美，不是自力而致，而是從人性核心——神聖的那位發出。



### 以保祿的心神來祈禱：詠十七

上主，請靜聽我的申訴，俯聽我的呼號，  
請傾聽我自絕無虛偽唇舌的祈禱。  
願我的案件在祢面前判決，  
願祢的眼睛細察何為清白！  
任祢考驗我的心靈，夜間來視察我，  
以火鍛鍊我，祢總找不到我的邪惡。  
因我的口總未像人一樣犯了罪過。  
我依照祢的訓令，遵行法律的正道。  
我的雙腳緊隨了你的腳印，  
我的腳步絕不致蹣跚不定。  
天主，我向祢呼號，請祢回答我，  
求祢側耳聽我，俯聽我的祈禱。  
請祢彰現祢奇妙的慈愛，  
將投奔到祢身右邊的人，  
從敵人的危害中救出來。  
求祢護衛我有如眼中的瞳仁，  
在祢雙翼的庇護下教我藏身，  
使我脫離謀害我的暴民，  
及那企圖消滅我的仇人。

上主，起來迎擊制服我的仇讐，  
上主揮動利劍救我脫離惡徒。  
願我因我的正義能享見祢的聖顏，  
願我醒來得能盡情欣賞祢的慈面。

## 「1」型的摘要

洗者若翰雖然英年早逝，我們未能在他身上看到「1」的全部成熟過程，但從他的堅定信念與喜樂於「耶穌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的心態中，我們已看到他的智慧與明辨，是「1」成熟、轉化的端倪。

保祿方面，我們看到他由一傲慢的迫害者轉變而為依順耶穌愛的任命的宗徒，他不再把整個生命重點放在自我的完美成就上，卻放在肖似耶穌，與耶穌合一的進程中。過去躁急、衝動的保祿已變成現在全為基督生活的弟子；可見成熟的「1」，能夠在積極行動中，同時默觀天主在人間不斷開展的計畫。



## 類型 2：盧德與波阿次 (路得與波阿斯)



「你們縱然不善，  
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之父，  
豈不更將好的賜與求祂的人？」

(瑪七 11)

「2」是世上的樂善好施、慷慨人物；他們被稱為協助者，給予者，他們屬於「心」中心，最渴慕的是愛。與「1」一樣，「2」也誤用了他們的思想（頭），而與「1」不同的是：「2」偏向感受，行動是感受的支持者；也就是說：「2」的行動目標，無非為使自己覺得被愛，這份對愛的嚮往，其實是內在與人性核心（神）結合的表達。我們可從聖經《雅歌》（或稱歌中之歌）中的新郎與新娘，陰與陽，基督與教會，男性與女性……看到象徵所指向——人性的整合、神人的共融。

在「2」身上，有幾種相對的活動：內、外；給予、獲得；愛、鬥；不成熟的「2」，外表看似慷慨無私，骨子裡卻索求認同與賞識。他們要覺到被人需要，同時又要獨立自由，他們不肯受制於任何法規或權威；他們需要「別人需要他們」，「2」是依順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自己的價值與自己付出多少及多久成正比，這就成了「2」的陷阱：自欺，他們的給予其實是酬報，為別人無非為的是自己。

成熟的「2」，是由內在神聖泉源湧流出旺盛的精力，大量傾注給別人，他們付出的是真實的愛。讓我們看看聖經中盧德與波阿次的故事。

提到「2」，也就是提到「關係」，盧德與波阿次的故事需要聯在一起；讀者從這盟約式的愛的關係中，可看出每個人趨慕與他的人性本質核心結合時的內在情景。

## 盧德與波阿次（路得與波阿斯）

「你到哪裡去，我也到哪裡去；你住在哪裡，我也住在哪裡；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

死在哪裡，我也死在哪裡，埋在哪裡；若不是死使我與你分離，願上主罰我，重重罰我！」（盧一17）

我們可以用「2」型的智慧來讀《盧德傳》，主題如盟約、婚姻、給予……在在流露出「2」的本色，《盧德傳》四章正刻劃出「2」的行徑：懷著哀痛、破碎心靈，經過艱苦奮鬥而至等待、反覆思量，最後以有情人終成眷屬圓場。

《盧德傳》也探尋出天主的行徑：對人的照顧，特別庇蔭那些貧苦無助的流浪者與無依的寡婦。盧德與波阿次，二人不怕冒險犯難，互相信任承諾，交付自己，創造幸福，凸顯出天主對人類的愛與照顧的計畫。

《盧德傳》給讀者提供了兩位「2」型人物的個性：依順；他們那份富於彈性的「隨波逐流」（好的方面）的依順心態，帶給他們及親人生活的改善，人格的成長；他們對於別人的需要極其敏感，從「2」最好的方面來看，他們是無私、謙遜、外向、喜樂的；他們是給予者，為了助人而不顧自己的需要。「2」常被稱為「得人心者」，他們對別人關懷備至，使人感動；但有時也用情過分，「2」也有濫交的危險。

在盧德身上，我們看到她有「2」的普遍需要——成為別人生命中一個特殊密友的傾向。她在丈夫死後緊緊依隨家姑。成為她特別疼愛的媳婦。家姑納敖米（拿俄米）在盧德生命中占著一個當權長者的位置，這是「2」所依順的對象；「2」往往渴望與他人融合，盧德要跟隨家姑，不惜與一個陌生的民族及陌生的神打上關係，她那義無反悔的堅決態度，也不知不覺凸顯出「2」的一種死纏硬闖、或是控制別人生命的專橫；這兒也潛伏著一種危機：「2」往往以外在的融合，結締關係來代替一項

應該認真參與的內在工作——與自己人性的真正本質（神性）融合。

渴求與人作伴，這是「2」的另一個本色，「2」單獨自處時，總有一份失落感，孤單對「2」來說，等於被棄，不被重視、不被愛，這份感受對於他們是羞恥的，是「2」壓在心底的祕密。

盧德差不多又強持又哀求家姑納敖米不要撇下她。聰明的讀者可以看出納敖米是以「4」型的個性說出她的長篇言論：她哀訴她的寡婦生涯，她已年邁，兒子死後，縱使媳婦再嫁，她也等不及孫兒長大；「4」在展示她的感受，讓人因她的不幸而同聲一哭。在此，「2」型的盧德在依附「4」型的納敖米，給予她同情的同時，很可能盧德直覺地從納敖米身上，學到處理個人的感受而不是單獨向別人一面倒。確認自己個人的需要，為「2」來說是開始通向成熟的孔道，趨向人格的整合。「2」從「4」學到認識個人的需要，且補足了「2」對思想中心（頭）的忽略；這是人格九型中不同的能或精力（Energy）在運用方面的智慧。

《盧德傳》的故事發展到盧德隨著納敖米回到白冷，那是麥子豐收的季節，盧德下了決心要養活家姑，每天到田間收集農僕剩下的麥穗，她發現事實上她的辛勞同時養活了家姑和自己。「2」也該如此，當「2」認識到並肯照應自己的需要時，她就能更完善地給予別人，這個發現是驚人的，大多數的「2」不容易了解這事實，也很難做到這地步！

盧德工作「一刻不停」（盧二7）。這是「2」的普遍現象，「2」不是「1」的刻苦耐勞型；「2」往往不堪俗套，對常規或例行的工作感到厭煩，但盧德心裡知道家姑喜歡就把負荷減輕了不少；他人的注意與讚賞，使「2」提高了對自己的評價。

波阿次是《盧德傳》中第二個「2」型主角，他是個成熟的「2」：無私、外向、樂於助人；故事中波阿次是納敖米丈夫的近親。他得悉盧德的身世，知道她為人忠誠、溫藹、辛勤，就暗中吩咐僕人讓她多撿麥穗。波阿次的確有「仁者之風」，他不讓盧德知道他施惠於她，是個健康的「2」的表現；而盧德與波阿次：「2」與「2」的相遇互動，平常說來，很易產生熱情洋溢、情感泛濫現象，但故事中的盧德與波阿次都有自知之明，波阿次很高興做個施與者，盧德也樂於接受。在盧德方面，沒有一般「2」的依賴傾向；當波阿次稱許她時，她不怕真情流露，向他說出：「我主，我連你的一個婢女都不如，竟在你眼裡蒙恩，你竟安慰我，對你的婢女說出這樣動心的話！」（盧二 13）這是個趨向成熟的「2」，既懂得親暱，接受他人的期許，又懂得迴避，不致一廂情願，一碰即合。這是一般「2」不容易達到的平衡狀態。

盧德的家姑納敖米似乎還未達到成熟的「4」，在掛慮中她開始為前途而周旋運計（攪關係），她有意撮合盧德與波阿次成為夫婦，當然，她想的是盧德與自己的將來，但她卻對盧德說：「我女，難道我不應為妳找個安身之處，使妳幸福嗎？」（盧三 1）「4」往往在精神緊張的情況下，以助人為藉口而真正動機是求個人的安全，不過，納敖米在故事結束時已漸漸轉化，趨向成熟的「4」——脫離自我的小圈子而參入人類大家庭的計畫中，納敖米滿懷高興地充當盧德兒子的養母。

話轉回到波阿次與另一近親的交接，波阿次把「近親接手田地房室事宜」的交易條件說得很夠技巧。

「你從納敖米手中購得田地的那一天，也應娶亡者之妻，好給死者在嗣業上留名」（盧四 5）。

對方不感興趣了，波阿次就立即接手。他沒有斤斤計較利益問題；愛（或喜歡）、關係、需要，這些才是「2」特別關心的。

驕傲是「2」的衝動，成熟轉化了的「2」是謙遜的；「心」與「頭」整合，互相授受。盧德與波阿次的結合，反影著上主以愛走向人類，天主正是透過「關係」來轉化「2」型人物。

盧德的故事像「玻璃鞋」一般為人人所愛；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自覺在某程度下是個「灰姑娘」而等待著「玻璃鞋」的發生，我們需要有人肯定我們的真財富，在每個人內的「2」需要知道、覺察到這份需要，意識到這個被愛的渴望，這個渴望與需要無私地愛人、施與人的願望，同樣真實、同樣逼切！

波阿次與盧德的結合正影射出一個整合的心靈，在他內施與受、愛與被愛如水乳交融般和諧，由此而產生新生命，並為世界孕育新生命。每個人心內都有個「2」，有「2」的渴望，渴望被愛，基本上，這個愛已經擁護著我們，使我們獲得生命，獲得救恩，這愛不假外求，只需我們去覺察、去接受，再交付出去，讓世界獲得新生命！



以盧德與波阿次的心神來祈禱：詠六六

普世的大地廣土，請你們歡呼上主！

請歌頌祂聖名的光榮，請獻給祂輝煌的讚頌，

請你們向天主說：「祢的作為是何等驚人！

因著祢威赫的大能，祢的仇敵都向祢奉承。」

請你們前來觀看上主的作為，

祂對世人所作的事實在可奇，

祂曾使我們的性命存活，

沒有讓我們的腳步滑倒。  
天主，因為祢曾考驗了我們，  
像鍊銀子一般，也鍊了我們；  
祢曾使異民騎在我們的頭上，  
使我們經過水深火熱的中央，  
最後祢仍然使我們獲得解放。  
我帶著全燔祭進入祢的聖殿，  
我要向祢償還我的各種誓願。  
凡敬畏上主的人，請你們前來靜聽，  
我要敘述祂為我靈魂的所作所為。  
天主應受讚美，因祂從未拒絕我的哀懇，  
祂也從來沒有從我身上撤回祂的慈憫。

## 「2」型的摘要

在盧德與波阿次兩人身上，我們看到「2」的種種表現：害怕被拒絕；渴望無條件地被愛，冀盼親密、孕育與給予，盧德表現出「2」積極的一面，為一更高理想而交出自己，並能接納納敖米及波阿次對她的愛，信賴他們無條件的愛，她對他們的愛也變得愈來愈無私。

波阿次與盧德都是勤奮工作者，無私地為別人的需要而給予，兩人反影出真正友誼的美，他們真誠地為對方付出，互相信任；盧德不怕冒險與家姑作伴，波阿次亦不怕與盧德立誓終身，故事中三大主角都覺出自己是被愛的：盧德「2」，波阿次「2」，納敖米「4」，他們在感受到真正被愛的同時，也學到真正愛自己。

## 類型 6：伯多祿（彼得）與瑪加伯母親



「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祂，  
因為祂必關照你們。」

（伯前五 7）



「6」是忠實的護衛者，他們的理想目標是能信任自己並信任受造及人生的美善。「6」盡忠職守、可靠、堅忍、耐勞、親善，他們的本質是處於任何境遇中都能勇敢、幹練，反過來，「6」的缺點就是懦弱、畏怯。《若望壹書》中：「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若壹四 18）可見畏懼是相反愛的。「6」要求安全感，若沒有別人的支持，「6」就無法生存下去，沒有安全感造成了「6」的恐懼。

「6」與「1」、「2」同是依順型，同是忽略或誤用他們的思想（頭）中心，因為他們那份「不安全感」使他們尋求他人的支持，尋求制度、法規的引領而自己不去清晰思索。「6」位於思想中心（5，6，7）的中間點，本當偏向思想，可惜多疑多慮，縱使獲得千萬資料亦一無所用。「6」認為抉擇是重要之舉，但他們很難下決定；那份過度的想像力更為他們翻起疑雲陣陣，危險重重。

轉化的「6」能夠有勇氣面對困境，他們作領袖時，對團體或組織的服務是忠誠一片的；矛盾的是：「6」亦可能侮蔑權威，甚至目無法紀，他們的行動，往往在過分慎重思慮之下，時進時退，時擒時放，舉棋不定，「6」通常對於一個好主意不能貫徹始終地執行，原因是他們太受別人意見所影響。「6」的猶豫不決，常凍結了他們辦事行動的能力，「6」也缺乏自信，把應做的事拖延著，滿心掛慮，他們總在心裡不斷地盤算、分析而遲遲不採取行動，想像中的困難嚇倒了他們。「6」習慣於「每事問」，好奇、疑惑、猜測、想像；在「6」腦海中的思想一如千兵萬馬又如團體會議，贊同之聲、附和之聲、反對叫囂之聲此起彼繼，層出不窮，正因為這樣，「6」經常找些與當前之務無關之事來分散精神。伯多祿在耶穌被釘之後重操網魚舊

業，就是個好例子，捕魚使他避免面對自己的疑惑與煩惱，避免思索如何應付未來。

「6」很需要一種信念的支持；安全感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他們希圖從別人或是從某團體、機構中獲得在自己內找不著的安全感；他們忠心服膺領袖或所屬之團體，於是自己就用不著作決定。「6」常尋找領導人，但他們往往對領導者的權能不表信任，「6」的成長在於能撤回對外在權威的崇拜而肯自己作主。

復活後的耶穌有意給伯多祿一個成長的機會：祂三次問伯多祿是否愛祂，為的是使他深入內心。「6」若能進到內心深處，就有力量依順內在的我的聲音而不是盲從外面的權威；「6」的依順，表現在行為的堅忍方面；與復活後的耶穌相遇，伯多祿獲得了新的勇氣與愛，他能跟隨師傅直到致命。

「6」在壓力下的反應有二：一是驚惶，從後門竄跑；一是勇猛，從正面殺出，當耶穌被拘捕時，伯多祿逃跑了，那是前者的反應；瑪加伯的母親領著七個兒子慷慨赴死就是後者的反應，「6」的責任感很重：伯多祿認出了自己的背主行為時，悲痛欲絕；而瑪加伯母親的堅強信念及深重責任，使她在七個兒子慘不忍睹的死刑下，毫不動搖，「6」的安心忍耐，能以堅毅精神越過困境與痛苦而達致自由解放，正顯示出「6」的轉化。

## 伯多祿（彼得）

「主，祢知道一切，祢知道我愛祢」（若廿一17）。

將伯多祿納入「依順」型，或許會引起讀者的詫異，因為

一般人都認為伯多祿生性固執、倔強；其實「依順」型也包括了這種固執、倔強的傾向，尤其是當他們依順的，是他們堅強的信念或依順著自己人格的特徵，不過，「6」也有渴望取悅人及渴望被人喜歡的一面。「6」需要培養及發展自信心，對人的信任心及一份潛在的勇氣來克服自己的恐懼傾向。

伯多祿終於在耶穌身上找到信任、依賴、安全感；當他被召參入這跟隨耶穌的小隊伍中，他可能在開始時疑惑過，也可能忖測過耶穌傳布的訊息究有何所指？但這些都被更高的理想與信念克服了。一份堅強的信念——「6」的強處，使伯多祿活在當下而不讓自己的畏怯本性占上風。只有當「6」顧惜自己，為個人安全籌謀時，「6」就被本性的怯弱壓倒了，正如伯多祿在耶穌被捕受審時，棄主而逃甚至發誓背主的一幕。

伯多祿表現出「6」的盡責、忠信、尊重傳統，為團體奮力效勞。伯多祿的態像中出現了鑰匙，表示出「天國的鑰匙」，正象徵著「6」的權威、安全及歸屬感。《伯多祿前書》中記載了他鼓勵信眾對權威的敬重：「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從帝王為最高的元首」（伯前二13）。

「6」常出現於團體或小隊伍內，聖經常提到伯多祿，雅各伯及若望是與耶穌特別親密的小組，四福音都提及伯多祿是大組與小組的領袖，是他代表眾人說出耶穌是天主子，默西亞，那要來的一位。

《宗徒大事錄》記載伯多祿向三百位羣眾宣講耶穌（宗二14）。他勸人悔改（宗二28）。在伯多祿身上，我們看到「6」能作領袖，能把焦點放在人民的益處上；當伯多祿勇敢地向羣眾宣講時，他「6」的本能上的自我防衛也許讓他警覺到潛伏著的危險，但已轉化的「6」使他確信他所宣講的訊息比他自己的

生命還重要。

為作領袖的「6」來說，常有一個誘惑就是依靠外在的法規、憲章來施行權威，以求保證。伯多祿作領袖的危險不在於妄用權威或獨裁，而在於忘記了他的真正權威所在——不在外表的制度而在內心的皈依，在接受主耶穌愛與服務的法律。

幾時伯多祿沒有把目光凝注在耶穌身上，也就是說：沒有把他的信心集中在耶穌身上時，問題就發生了。當伯多祿看到步行水面的耶穌時，他要求耶穌讓他從水面涉行到祂那裡（瑪十四 28），他要耶穌證明自己；伯多祿的「6」需要外在的肯定，依順外來的記號多於內在對真理的直覺。

耶穌非常認識伯多祿這個人，懂得怎樣按照他的需要而鼓勵他。為支持他，給他安全感，耶穌就給他說：「來吧！」伯多祿得到外在的肯定與扶持，他踏出魚艇時是充滿信心的，但他開始注意到外面的強風；外在的風波擾亂了「6」內在的安全，他害怕了，失了自信。「6」依靠外在支持的個性，於此顯露無遺。人豈能在水面步行？理智的聲音把他對耶穌的信心掃蕩一空，他開始沉下去。耶穌伸手一把捉住他：「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瑪十四 31）伯多祿知道耶穌在，他安全了。

由滿懷憂慮到安全的意識，到信賴與平安，是「6」成長的基礎、成長的過程，耶穌鼓勵伯多祿（「6」）一步步超越而過。

伯多祿最嚴重的一次考驗是耶穌被捕後受審之際，伯多祿感到大難當前，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他否認了師傅。「縱使所有人離開你，我也不會離開你。」伯多祿先前說過這話，後來哩？他卻發誓說不認識耶穌，四福音（瑪廿六 33；谷十四 26；路廿二 31；若十三 36）都記載這件事，其重要性與以前伯多祿宣認耶穌為默西亞的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個事件都經過口

傳及文字記載，代代相傳，這事件十分貼切地描述了「6」對人格平衡及信守諾言方面的困難，而這兩件事也凸顯出伯多祿生命的轉捩時刻。

我們會驚訝於伯多祿竟然可能背棄耶穌，否認他們之間的親密友誼，這種背叛甚至比猶達斯之出賣師傅更嚴重，猶達斯把耶穌交給當權人士，但始終沒有否認自己是跟隨耶穌的人中的一個，伯多祿呢？以前還說過願為耶穌而捨命（若十三37），如今卻發誓不認識祂，可見「6」人格的極端矛盾，一如弱柳，迎風擺動！

「6」期望被人喜歡；為獲得友誼與讚許，「6」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6」最害怕的是孤單被棄。當耶穌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後來卻要跟我去」（若十三36）。就使伯多祿惶恐不安！他需要與人接觸，特別是與耶穌——他的師傅接近；沒有祂，他自覺落寞；沒有耶穌與包圍他的其他門徒，伯多祿自覺與生命絕緣。

失去師傅，只剩下自己一個，為伯多祿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他能夠如他所說的：「為祂捨掉生命」嗎？內在的舉棋不定，是「6」的本色，他等著看別人怎樣做：逃跑或是留下？在極度混亂與憂慮中，在不知所措當中，「6」甚至猛衝亂打，暴跳如雷；於此，我們就明白為什麼在革責瑪尼園中，伯多祿把來拘捕耶穌的大司祭的僕人的耳朵砍下（若十八10）那番兇暴、愚蠢的行為了！

伯多祿在耶穌被拘捕後所表現的是「6」固有的人格特徵：尋找安全感；他的信德與勇氣都在風中搖擺。他在大司祭的井庭外等候裡面消息，他曾三年之久與「世界之光」朝夕相處，他的靈魂沐浴在溫暖陽光之中；如今，他只顧讓身體在煤火中

取暖（若十八 18）。他與耶穌的距離，也許只是「一庭之隔」，但他不敢跨越，與過去步行水面的他多麼不同！如今，他再覺不著耶穌會來救他。

我們的人格，並不表示是命定的，只表示那是我們個人特別熟悉與慣性的生活態度，就像白鴿歸巢時，打著圈子回巢，我們也只顧兜著舊圈子而忘了海闊天空，任君飛翔，雖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本家（個人人格特質），但我們可以自由地運籌帷幄，把內蘊的力量（能）運用自如；心靈如鳥高飛，飛向新天新地，這就是我們轉化的「工作」。

在伯多祿第三次否認耶穌後，雞啼了，這把伯多祿啼到精神的最低點，但也成了他的暮鼓晨鐘，把他啼醒了！呼召他面對自己，面對恐懼，面對信德，面對耶穌不「在」這項事實。我們可以想像：伯多祿悲慟離開，靜靜思量，從這時起，《若望福音》中的伯多祿隱匿了，我們沒有見到他，直到耶穌復活的清晨，伯多祿與若望探頭往空墓窺視為止，我們不知道在耶穌受審與空墓之間那段時間，伯多祿往何處去？做些什麼？

也許那段時間，伯多祿正為自己的恐懼而掙扎，並開始對自己有所懷疑：一方面願意相信耶穌是那要來的一位，另一方面又害怕面對耶穌失敗的事實，而他最尖銳的痛苦就是那份背棄了恩師、朋友的罪惡感。「6」十分需要正視他們的信仰（信念），審視一下那份信念是來自內在抑或是外在的權威。這樣，他們就可意識到內裡反反覆覆影響他們抉擇的聲音，基本上是他們自己想像的驚駭，能夠看清此點，「6」就能讓腦子平靜下來，找出解決的方法。伯多祿經歷了長時期的痛苦，學到認識自己，終能教導信友們：「你們要節制，要醒寤，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伯前五 8）。

《若望福音》的後記（若廿一）給我們指示出經過一番自我掙扎後的伯多祿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重操舊業——捕魚；耶穌就在海邊與他重遇，伯多祿和其他門徒一無所獲，耶穌教他們再相信祂，把網投向祂指示的方向，他們依照祂的話去做，結果滿載而歸。耶穌準備伯多祿作漁人的漁夫，教導他勿因表面看似失敗而喪氣，要絕對信任主。

耶穌再以伯多祿的舊名字西滿呼喚他，就好像教他重新回憶起他從前那份信心與信任，重新加增信賴，依順著過去他已經知道、經驗過的事，而如今的信心與信任是應該更堅定了！現在伯多祿看到耶穌橫過水面呼叫門徒，他就信心十足地跳進水裡。這裡沒有記載伯多祿害怕，耶穌也沒有像上次在湖上、在強風中教他走過去；這次，伯多祿也沒有求救，平安抵達了對岸。在最後晚餐中，伯多祿羞於讓耶穌洗他的腳，前時他對耶穌是主是僕的身分感到疑惑。如今，當耶穌以早餐侍候門徒時，伯多祿毫無異議；我們可以看出伯多祿「6」的人格如何轉化：在人際關係上，由對人的猜忌、自我的掛慮、消極的反應轉而至安然穩定、開放接納，在信任的心態下生活行動。

復活後的耶穌三次問伯多祿「你愛我嗎？」耶穌知道怎樣幫助伯多祿加強信德。耶穌的問題不是出於感情作用，祂並非教伯多祿講出他的感覺，耶穌是針對伯多祿對天主的信德；祂和伯多祿都知道第一條也是最大的誡命就是全心全靈全意去愛天主，所以耶穌向伯多祿問的是：「你是否全心全靈全意愛我？你的信德堅固了嗎？你是否已經征服了你的疑惑與恐懼？」

耶穌給了伯多祿一個機會去賠補他以前三次否認祂；耶穌很明白「6」希望在一種安定的、不必害怕的情況下作出他們的決定及宣認他們的信仰。英文沒有把耶穌當時所說的「愛」字

翻譯出來，那是希臘文的 Agape——自我犧牲的愛，完全的愛，是神對人的愛，也是基督徒對神及彼此間的愛；伯多祿並沒有以同樣的字 Agape 來回應，而用 Philio——對朋友的愛，他不太肯定自己對天主的信和愛，但他肯定願意得回耶穌的友情。

第二次耶穌與伯多祿重複先前的字：耶穌用「自我犧牲的愛」來問他，伯多祿以「對朋友的愛」來回答；到第三次，耶穌用了伯多祿的「對朋友的愛」來問他，祂問伯多祿是否以朋友的深情來愛祂，伯多祿傷心了，因為，對於「6」來說，這似乎是有損忠誠，並把愛降低了，由對神的愛降至純粹對人的愛；不過，耶穌並沒有譴責他，反而授命給他：「你餵養我的羊羣」（若廿一 17）。召喚伯多祿照顧信友神形的需要。耶穌深切認識「6」的畏懼與焦慮，溫柔地鼓舞著他，加強了伯多祿的信德與勇氣。祂的重複語句，就是給了伯多祿權力來管理團體，照顧信眾；耶穌如此任命伯多祿，表示了對他的信任，也鼓舞了伯多祿對祂的信心，祂協助伯多祿建立一份內在權威，不用畏懼，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從此，伯多祿成了個堅強、勇敢的領袖，他的疑惑已消除，信仰復甦，耶穌的理想就是他的理想，這理想已經內在化，由伯多祿內心發出。

我們也許忘了伯多祿牧靈的一面，福音中，尤其是在《宗徒大事錄》中的伯多祿是個真正獻身的牧者，他知道與人合作的重要，能把一己的意見置諸一旁，為能依從聖神的指引。我們從《迦拉達人書》中（迦二 11）得知伯多祿與保祿之間的爭執，對於當時新領洗的外邦人是否應該先接受梅瑟法律規定的割損的問題，二人堅持著各自不同的意見。伯多祿受傳統猶太基督徒的影響，他的「依順」傳統，使他態度執著；而保祿的「1」亦堅持他所認為是對的；很多人不了解發生在他們之間的



意見分歧，但這事件對初期教會，甚至對今日教會都有重大的意義，伯多祿與保祿二人都是「依順」型，他們同樣懇切地讓聖神在他們內施行轉化的工程，他們覺察到在內心深處的真正權威，都準備合作並服從內心的聲音。

在耶路撒冷的會議（70C. E.）——伯多祿與保祿共商教務之前，伯多祿已經聽從聖神教導：「上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祂而又履行正義的人，都是祂所中悅的」（宗十 34, 35）。接納了外邦人為信徒；在初期教會的領袖面臨分裂的可能性時，伯多祿終能站到保祿一邊，讓外邦人不必遵守猶太先割損後領洗的法律，伯多祿能夠明認聖神領導的方向，表現出信任與忠誠，正顯示出「6」的轉化；依順型的伯多祿（「6」）與保祿（「1」），都表現出他們對聖神的服從，捐棄自我。

從《宗徒大事錄》中（宗五 1-11）記載的阿納尼與其妻撒斐辣違背團體、欺騙領袖而被伯多祿厲言斥責的事件上，我們看到「6」的尊重權威與依法執行的認真態度，伯多祿向說謊的夫婦說：「你不是欺騙人，而是欺騙天主」（宗五 4）。夫婦倆受到上主的懲罰，當場倒地而死。

伯多祿怒責二人，不是因為他們冒犯了他個人的權威，而是損毀了團體的合一精神，他知道權威來自上主，不是來自他。

伯多祿既經歷了上主的漂煉而成為祂的器皿，他也如耶穌一樣有了治癒人的能力。在伯多祿經過的路上，病人躺在蓆上，他經過時，影子投身在他們身上而把他們治癒（宗五 15）。伯多祿在日光照射下，他的影子把病人治好，這比喻何其恰當！伯多祿站於日光下，那是世界之光——耶穌，祂溫暖、照亮了伯多祿，啟發了他，這光的顯露，不是為使伯多祿洋洋得意，

而是為使世人獲得痊癒。

伯多祿堪當作為每個人成長的模範，他是被許多人鍾愛的宗徒，許多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那渴求忠信、渴求堅強的一面，同時在最重要的時刻卻軟弱跌倒的另一面，在我們每個人之內的「伯多祿」可以是頑固的、執著的，但一旦與上主邂逅相遇，就能學到無所畏懼，忠心耿耿。伯多祿在他所寫的第二封書信中正表達出「6」在整合、轉化中的狀態，對於「6」來說，信仰（信德、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但必須以仁慈、愛德來支持：

「你們要全力奮勉，在你們的信仰上還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識，在知識上加節制，在節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虔敬，在虔敬上加兄弟的友愛，在兄弟的友愛上加愛德；實在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們內，且不斷增添，你們絕不至於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成為不工作，不結果實的人」（伯後一 5-8）。

內外的權威已在伯多祿的生命中得到整合，他能扎根於愛德，結出聖神的果實，我們都能像伯多祿在大博爾山上一樣，經驗到我們意識的轉化，以新的目光看一切，明白到耶穌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真實，「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祂』」（瑪十七 1-5）。之後，我們能帶著一份「醒寤」下山，回到等待著牧養與療養的大團體中去，我們內在的「伯多祿」就是這個能夠承認失敗而不被擊倒，能夠重新鼓足勇氣、深信被召去牧養他人的我！



### 以伯多祿的心神來祈禱：詠廿五

上主，我向祢把我的心舉起，  
我的天主，我全心要倚靠祢，  
懇求祢不要使我蒙受羞恥，  
也不要容許我的仇人歡喜。  
凡期望你的人絕不會蒙羞，  
唯冒昧失信的人才會受辱。  
求祢教訓我，引我進入真理之路，  
我終日仰望祢，因祢是救我的天主。  
上主，求祢憶及祢的仁慈和恩愛，  
因為它們由亘古以來就常存在。  
我青春的罪愆和過犯，求祢不要追念；  
上主，求祢記念我，照祢的仁慈和良善。  
因為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領迷途者歸回正路，  
引導謙卑者遵守正義，教導善良者走入正途……  
不論是誰，只要他敬畏上主，  
上主必指示他應選的道路……  
我的眼睛不斷地向上主瞻仰，  
因為祂使我的雙腳脫離羅網。  
求祢減輕我心的苦難，救拔我脫離我的憂患。  
求祢保護我的生命，向我施救，  
別叫我因投奔祢而蒙受羞辱。  
願清白和正直護衛我！上主，因我唯有仰望祢。  
天主，求祢拯救以色列，使他脫離一切的禍災。

## 瑪加伯母親

「尤當稱奇，最值得光榮記念的，還是他們的母親。她在一日之內親見七個兒子死去，還能欣然忍受，因為她全心寄望上主」（加下七20）。

我們知道轉化了的「6」的優點是勇敢，相對來說：「6」的基本畏懼是得不到別人的扶持。「6」與權威及掌握權力的人的關係若不是忠心耿耿就是藐視權威。《瑪加伯書》中那位七個兒子的母親就是能夠以行為態度表示出她對壓逼他們希伯來人的當權者不滿，而能把握權威，不肯屈服的一個人，為了整個民族的信仰，她能勇毅地犧牲自己，鼓勵全家人做出同樣勇敢的行為。從這婦人身上，我們看出「6」的忠誠與信仰，她不會因恐懼而逃避，卻勇敢面對危險，表面上看來，好像相反著人性的自衛本能，但為「6」來說，他們能面對本能的恐懼，甚至向恐懼挑戰，就是他們的人格趨向成熟的表現；他們能穩扎於當下，竭盡己力並藉神聖力量相幫，與本能的恐懼對抗，這並非說他們常能制勝痛苦與失敗，而是說他們能以平靜、自由的態度來生活，扎根於真我的中心。

瑪加伯母親寧願眼見自己七個兒子被處死而不願他們背棄信仰，犯下拜邪神的罪，這故事教訓我們如何面對危險，活出我們的信仰，整個故事的描述是聖經中最生動也最令人斷腸的！這故事與瑪加伯的猶大的故事相連繫，道出猶太民族的勇氣，他們能為了自己民族的信仰和法律而冒犯政府的法律。這事發生於安提約古王四世時代（175-164 BCE），那時代的猶太人在希臘統治下努力保存他們民族的信仰和法律，安提奧加是個沒

有理性的君王（反對他的人稱他為「瘋子」），他壓迫猶太人，要他們放棄猶太法律，否則就處以死刑，他褻瀆耶路撒冷聖殿，將之易名為則烏斯邪教殿宇，在那裡暴行迭生，他拘捕猶太人，壓迫他們吃不合法的食物，誰反對他就遭殺身之禍。

瑪加伯母親和七個兒子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捕了。婦人為服從、忠信於天主及祂的法律，不肯服從暴君的命令。「6」就是這樣：當他們堅定於自己的信仰時，他們的所言所行就表示出絕不屈服。通常「6」被人冠以「魔鬼的代言人」（Devil's advocate）的稱號，當時迫害瑪加伯母親的人也一定這樣看待她。婦人只服從一個權威——上主的法律，這為她是內外一致的，她的七個兒子都在她眼前慘死，最後她亦為主殉道。

「依順」型通常有此特徵：外表愈成功，內在愈不安穩；這也暗示著外面環境愈不利，他們內在就更堅強，瑪加伯母親正是如此，在強力壓逼下，酷刑威脅下，她和兒子的信仰就更堅定。她沒有「6」那種猶豫不決，從一開始她就很篤定，視死如歸。

婦人對上主的愛，對法律的忠信，對兒子的愛都很平衡；為了愛天主及遵守猶太法律，她犧牲了那份愛惜兒子生命的母性本能，婦人表現出的是個成熟的「6」，在那生命攸關的時刻，她並沒有不健康的「6」那種歇斯底里甚或自虐神態（Masochistic），婦人與兒子互相扶持信守上主法律，可見平日母親對兒子教導有方，以上主的愛與法律培育他們，他們甘心情願犧牲自己，在考驗中互相扶持，要注意的是：不健康的「6」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法律而把人性愛的本能泯滅。我們也許會聯想到聖經亞巴郎祭子的故事，這在以後談到「9」型時再詳說。

或許這就是在我們每個人之內的「6」的最徹底的轉化：放棄心中的偶像（假神），所謂偶像，往往是我們認為是對的，必須服從的一種聲音，我們要明智地放棄它，而去聽從真天主的聲音，這聲音教我們不要互相殘殺，不要向他人施暴行，有些時候，忠信於天主，拒絕事奉偶像會引致喪失生命，但我們可以肯定：天主絕不會喜歡人殺人，即使以天主的名號為理由。

勇敢與畏懼，真神與偶像，內在的肯定與外在的權威，這些都是「6」在轉化過程中的掙扎，伯多祿與瑪加伯母親可作我們內在的「6」奮鬥的模範。



以瑪加伯母親的心神來祈禱：詠一二七

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  
若不是上主在護守城堡，守城的人白白儆醒護守。  
你們極早起床盡屬徒然，  
每夜坐至深更圖謀打算，  
為了求食經過多少辛酸；  
唯獨天主賜所愛者安眠。  
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祂的報酬。  
年輕少壯所生的子嗣，有如勇士手中的箭矢。  
裝滿自己箭囊的人，真有福祺，  
城門前與敵人爭辯，不受羞恥。

## 「6」型的摘要

伯多祿從關心個人安全轉而以基督為生活的中心，以傳播

福音為己任，這是「6」的成長與轉化，那個誇張急躁衝動的領袖曾自認為縱使所有人都撇棄耶穌，他也不會背棄祂的，終於經過深沉的自省而獲得了自我的認識；那個固執、倨傲、愛批評較量的伯多祿已轉化了，他能虛心俯首向耶穌說：「主，祢知道一切……」他再不敢想像自己的愛會超過任何人！

伯多祿背主之後覺悟了（也醒寤了），日後他能鼓舞信友：「你們要節制，要醒寤」（伯前五 8）。他體驗了耶穌對他矢志不渝的愛，他對主的信德，已由搖擺不定而成為磐石般安穩。那「小信德」的人（瑪十四 31）再不需要外在權威的引領而能以內心的堅定信念而發言。他的這份信念是由於體驗了耶穌對他不變的愛而產生的，伯多祿的「依順」是由外轉入內，依順內心聖神的引領；他能毫不猶豫地領先行動，亦不用耶穌的吩咐，自行跳入水中，對主的一切呼召，他已準備就緒，甚至為主致命。

瑪加伯母親教導我們在人性的成功、成就之上有更大的自由、成就。在她身上顯露出一種精神界的母性愛及賦予生命的力量遠遠超越自然母性的本能。她給我們證明了在我們心內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忠信與堅定的力量。她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以忠誠和愛征服了恐懼、悲傷的好模範。她不怕面對那個操生死權的暴君。她給他證明了他只能殺害肉體而不能殺害精神，她「依順」的不是人間的專橫法律，而是天上神律，二者不能妥協。瑪加伯母親邀請我們潛入內心，注視那刻印在我們心底更深的法律，在我們的人性本質內去發現忠信、愛、真正安全的泉源！

## 第二組：自我主張（駕馭）型

「7」、「8」、「3」

「在一切之上，你要謹守你的心，  
因為生命是由此而生。」

（箴四 23）

人格九型中的「7」、「8」、「3」是自我主張（駕馭）型，他們最普遍的稱謂是夢想家、興奮者（「7」），挑戰者（「8」），成功者或表演者（「3」），他們是忽略或誤用他們的心（感覺中心）的類型。當然，他們有的是感覺，但他們的感覺、感情或感受不能供給他們對自己或世界有效的資料，往往，他們更喜歡運用思想與行動來與人交往互動而只是間接流露他們的情感。與依順型的不同處是：自我主張型「背向」別人，不怕對抗與挑戰。

此三型也各有其特色：「7」終日忙碌，著重生產，注重社交；他們利用忙碌來逃避內心深切的愁苦感受，又往往冥想未來而忽略當前。

「8」傾向行動而把情感置諸腦後，與人交往時盡量避免涉及情感或感覺問題，因為這類問題會威脅他們的自我主張與獨立性，他們甚少掛慮別人的感受，任何訴諸情感或感受的消息、資料，他們都不予重視。



「3」最重要的是事事成功，面面俱圓，他們所關心的是以言語以行動賦給別人一個好印象，他們自己感覺如何無大關係，最重要是：給人何種印象？在與他人的感情聯繫上，「3」常發生困難，因為他們過於注重成就與外表，而在人際關係上的虛偽連他們自己都覺察不到。

「7」、「8」、「3」都是忽略感情的自我主張型，這不是說他們一定固執自己的主張，更好說是他們的精力用在進攻他人而非退避。他們的行動經常忽略了別人的感覺而以自己的利益為先：「3」會為自己選擇一個最顯眼的位置；「8」會占了最好的一把椅子；「7」會為自己選了最好的酒、最大的蛋糕。當然，每個類型人格都會在生命中一些時候對人對事都有自我主張的傾向，把精力集中在未來，忽略了過去及現在；但這三類型卻常常如此。他們希望世界能發展到他們所憧憬的，他們要盡力「識時務、做英雄」；而成熟、轉化的工程卻要求他們改弦易轍，反向而行。他們必須「放慢腳步」返回內心，好好地面對自己；重返自己之後，他們將發現自己所擁有的驚人的精力是由內在的聖神所推動的，而不是出於虛假的自我，他們將學到把感情、感受、感覺帶到他們的生活與人際關係裡，而表現出更有深度（「7」），更溫柔（「8」），更忠誠（「3」）。

當「7」、「8」、「3」沒有返回內心而精力外散時，他們周圍的人往往對他們發生誤解，因為別人看到的，只是「7」、「8」、「3」的外表，內心世界卻是個不解之謎，連「7」、「8」、「3」自己及所謂親密的朋友，內心世界對於他們是個神祕密碼！這三類型總在有意無意間把注意力由內在推向外在，朝著他們的計畫、夢想、社交圈子，發展他們的才華，那也常是外面人所公認的，因此而延緩了他們向內的轉化工程。

一旦當他們開始轉入內心時，他們很快會經驗到在自己內有兩個或多個「我」。那外在的「我」是那麼精力旺盛、成功，似乎已戴上英雄、聖者的光環；但同時內在的「我」卻凍結著，毫無感覺；或者說：感覺是存在的，卻無所施其技，甚至在某程度上，有自輕自賤的感受。這種雙重認知不斷地競賽，造成了一時的混亂，致使當事人要自問：真正的我是誰？

當然啦！我們每個人都曾不只一次地經驗過這種情形，但對於自我主張型來說，這雙重知覺揮之不去。他們長久活在這種張力中，致使他們的精神有所衝突；這類型的人比較其他類型更易應付生活上的矛盾與衝擊。他們希望能把這種複雜的境況控制過來，這份努力，給了他們生活的興奮，他們深信生命中所遇到的每種障礙，無論是社會的、知識上或個人問題都可以一一應付過來、克服過來。自我主張型與依順型不同，後者以遷就、迎合或適應來面對生活問題，前者則採取主動管制、駕馭的生活態度。

我們就以這些特質：管制、對抗、駕馭外在環境與人事，加上內在不同的「我」的衝突與張力來看聖經上這三類型人物：

「7」——撒羅滿王（所羅門王），自認為能以智慧管治一切，他擁有財富，娶了眾多貴族妻子，好高騖遠，使他未能體驗人生的深度意義。

——撒瑪黎雅（撒馬利亞）婦人，與耶穌相遇於井旁。談話中婦人欲占上風，耶穌卻一步步幫助她趨向人格的成長與對真上主的信仰。

「8」——客納罕婦人，欲說服耶穌，使祂確認外邦人與猶太人同樣有資格受到天主的恩許與憐憫。

——伯大尼的瑪爾大（馬大）：她與妹妹瑪利亞（馬利亞，

跟瑪爾大相反的另一半)同住，她既埋怨耶穌的遲到(兄長拉匝祿(拉撒路)已經死了)，又激動祂去「整頓」姊妹倆的狀況——家務膳食全由瑪爾大一人獨當，耶穌藉此機會幫助瑪爾大趨向人格的整合，獲得平安。

「3」——撒烏耳(掃羅)：是以色列第一位國王，似乎是個天之驕子，被任命管治國民，但最後卻被敵人擊敗，且失落真正的「我」。在我們介紹的聖經人物當中，撒烏耳是唯一以悲劇收場的人物，他的悲慘遭遇，源於他始終解決不了內在的分裂。

——達味(大衛)：是撒烏耳的承繼人，這個人無論在音樂才能方面，忠臣良相方面，軍事技能方面，甚至作為以色列君王角色方面，都駕馭得恰到好處。不過，他還是陷入內心的衝突中，他的「真我」被偏情所分裂：他欲占有有夫之婦巴特舍巴(拔示巴)，竟導致後來借刀殺人，滅了其夫烏黎雅(烏利亞)。撒烏耳與達味的不同收場在於他們以不同方式回應了上主在他們生命中的臨在與行動。

這些「自我主張」型，同樣地誤用了他們的情感(心)中心，他們避免面對自己的情感或感覺而忙於眼前事故，一旦他們勇敢面對自己的情感、感覺(一如達味王被先知納堂(拿單)直斥其非之際)，他們就有極大可能趨向成熟、轉化。

我們每個人在某些時候都有自我主張的傾向，也就是說：意欲駕馭一切，控制內外情況：「1」有追求完美的本能；「5」則求智若渴，傾向全知萬事之究竟；但自我主張的「7」、「8」、「3」在情感的運用上卻遇上了很大的困難，他們經驗到內心所追求的與自己的實際行動發生很大的矛盾。聖保祿、聖奧斯定及別些聖人都提過：似乎有兩種力量在我們之內，把我們拉向

相反的方向，彼此作戰。

自我主張型人物必須學習把情感融合在他們的生命中。若能做到這步，也就能同情別人；他們就能享受到生命創造的喜樂，能更慷慨大量，顯露出轉化的果實：平衡、節制（「7」），慷慨大方（「8」），真誠、忠實（「3」）。

類型 7：撒羅滿與井旁婦人  
(所羅門與撒馬利亞婦人)



「要充滿聖神，以聖詠、  
詩詞及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  
在你們心中歌頌讚美主。」

(弗五 18-19)

「7」是夢想家、興奮者，他們的優點是常喜樂，並令周遭的人生活得愉快富足；他們最需要的德行是節制，因為他們的本能傾向是貪饕，不單是物質方面，連意見、計畫、夢想都是貪得無厭。「7」屬於思想（頭）中心，經常預先計畫、思慮，他們很難活在當下，「7」需要學習進入內心，平衡使用他們的精力，使精神安穩而能喜樂地、懷著感恩的情懷欣賞、慶祝、享受、應用大自然受造的美妙，同時在他們所到之處，散播喜樂與平安。

由於「7」顯明的旺盛精力及敏捷思想，他們常被人看作慇懃、熱心、好玩及最受歡迎的座上客。但「7」那種愛樂厭苦、趨易避難的樂天精神，有時使他們變得如瘋似狂，但他們那份空虛與焦灼的心情，卻不大為人所注意。「7」有著一份潛藏的憂愁，他們要迫使自己忙呀忙的，為免面對自己的感覺；他們那份外向、愛吃喝玩樂、惹人喜愛的個性背後，隱藏著一份深沉的痛苦，「7」也隱隱覺到這份愁苦但卻盡力將之拋諸腦後，所以他們生活的焦點不是目前而是未來。當他們把精力、注意力放在各種計畫、節目上時，他們就似乎撇開了內在那番「受傷」的痛苦。

「7」需要努力的內在工程，或稱神聖觀念（Holy Idea）就是神聖工作（Holy Work）、神聖智慧（Holy Wisdom）或神聖計畫（Holy Plan），一旦「7」能切實生活出這些神聖觀念，他們以前的種種作為逃避或麻醉自己的夢想與計畫就開始轉化，轉化了的「7」的好學、好動也許不減於前，但在在流露出一份神聖的智慧，與聖經智慧書所描述的天主的創造工程所流露出來的智慧緊相連繫。

我們常認為智慧是與頭腦連在一起：明智的思維，而「7」

正是屬於思想中心，但聖經所指的智慧，主要不在思想而在造化工程。特別在《箴言》及《智慧篇》中，智慧與創造及造化工程緊緊相連。《箴言》所述的智慧被擬人化了，成為上主主動的、創造的一面。她（智慧——希伯來及希臘文皆為女性）在天主創世之初已存在。她說：

「當祂為滄海劃定界限，令水不要越境，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祂身旁，充作技師，那時，我天天是祂的喜悅，不斷在祂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箴八 29-31）。

當我們談論到「7」及神聖工作時，我們實在已把目光放遠，神聖工作的進行是我們繼續在世界上複製上主的造化工程；一旦我們選擇與智慧同住，如《箴言》所說的，我們就是讓智慧施行她的工程，而不是我們獨斷獨行。

「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中，使人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沒有比與智慧共處的人，更蒙天主喜愛」（智七 27-28）。

渴望能駕馭一切，是自我主張型的特質，表達在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渴望管制和權力上，這是幼稚的舉動；但當他們與「智慧」並行時，就能成為天主的器皿，上主的管道。

「你們應放棄無知，好使你們得以生存，並在明智的道路上邁進」（箴九 6）。

無知、不成熟，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明智、洞察力就是撇開自我，正視事物的真相。

我們從下面兩個主角的故事中可看到「7」相反的兩面。撒羅滿與井旁婦人：他們藉著外面的忙碌淹沒內在真正的願望，

但到底他們都讓隱藏在內的浮現出來加以明辨。開始時，他們利用種種方法、計畫、思想，使自己分心，不過，他們都對「智慧」有著一份潛藏的渴望，天主以不同的方法觸動他們，刺激他們對內在感受的覺醒而開始他們真正的「神聖工作」。

## 撒羅滿（所羅門）

「智慧與祢同在，她洞悉祢的工作；當祢創造世界的時候，她已在場」（智九 9）。

撒羅滿繼承其父達味王位，達味臨死時訓勉撒羅滿：「你要作英勇有為的大丈夫，恪守上主你天主的典章，履行祂的道路，遵守祂的規律、誠命、法令和制度……這樣無論你做什麼，往何處去，必然順利；上主也必履行祂關於我所說的話」（列上二 2-4）。撒羅滿愛天主（列上三 3），願意事奉祂，但自覺不知怎樣實行。

《列王紀上》提到撒羅滿三去基貝紅給天主獻祭，獻了一千全燔祭（列上三 4）完全顯出「7」奢侈的本性；這不是上主的要求；在他的夢中，上主沒有提及他的祭獻，卻給他說：「你不拘求什麼，我必給你」（列上三 5）。或許天主有意訴諸撒羅滿的潛意識情感？的確，撒羅滿的答語不是出自頭腦（「7」是屬頭中心的）而是由心發出：他提及天主對他父親達味的愛並由於這愛使他的兒子撒羅滿安坐王位，撒羅滿承認他「還太年輕，不懂得如何處理國事」（列上三 7）。睡夢中，「7」的情感（心）中心活躍了：他講的是人際關係，對天主的信賴；他給上主訴說他自己的需要，他在上主面前一如祂的小兒。



毫不猶豫地，撒羅滿求上主賜給他「一顆慧心」，明智的心來治理百姓，把心的智慧加入他的思想裡面，也就是說：整合一個人的思想與情感，好能「判斷善惡」辨別是非（列上三 9），天主滿意了，祂賜給撒羅滿一顆「聰明智慧的心」（列上三 12），賞給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智慧。

神聖智慧是成熟的「7」的特殊恩賜，故事上主還賜給他長壽、富裕、名聲……一旦我們與人性本質接觸，一切就顯得井然有序，一無所缺；撒羅滿的祈禱啟示了我們：祈禱不是改變天主的神聖計畫，而是讓祈求的人開放，成為上主的管道，通過這管道，天主就能賜給我們所需要的，也通過我們賜給別人所需要的。

跟著，我們看到有了「智慧」的撒羅滿，利用他的智慧解決了爭子的案件（列上三 16-28）。撒羅滿故意說出要用劍把兒子分為兩半給兩位母親，那真正的母親立即拒絕，寧願放棄兒子，使他的生命得以保存；從母親的言語、態度、行為上，智王撒羅滿已知道誰是兒子的真正母親，他已懂得靠情感來分辨了。

撒羅滿為王的第四年（C. 960 B. C. E.）開始為上主籌建聖殿，聖殿的雕刻、牆、窗、柱、燭台……等等裝飾，極富麗堂皇，在《列王紀上》給了我們詳細的報導，建築聖殿歷時七年之久，工程動員五百五十人，聖殿一直成了以色列人朝拜天主的中心，直到被巴比倫人摧毀為止（586 B. C. E.）。

「7」的豪華奢侈，從撒羅滿的建造聖殿及其他事宜上可見一斑。撒羅滿在建造聖殿的計畫前早已忙於研究自然世界的知識，舉凡樹木、鳥獸、禽魚，他都通曉，相傳他寫了《箴言》和《雅歌》，他更向來自各國的民族展示他的學識、智慧（列上四 32-34）。其中舍巴女王以各種難題查問撒羅滿，他都能對

答如流，女王十分驚訝拜服，認識「7」的人，對「7」的旺盛精力、熱情興奮、多才多藝感到驚異。

撒羅滿費了廿年時間來建造聖殿及自己的宮殿（列上九 10），此外，在他統治期間，還有很多建樹（列上十 23），他似乎著力鞏固以色列的力量，使它在周圍的國家中得到重視。從撒羅滿的行動中，我們看出「7」缺乏節制：他興建了大批船隻，把黃金從外城運來（列上九 26-28）；由埃及運來一萬兩千馬匹、戰車一千四百輛（列上十 26）；而最使他惡名顯著的是：他除了因政治關係娶了埃及公主為妻外，還愛上了許多外國女子，大約一千女子成了他的妃嬪（列上三 1；十一 1, 3）。

撒羅滿的過分奢華逸樂導致他的敗亡，晚年更被妃嬪迷惑遠離上主，又為她們建造邪神廟，《申命紀》的作者寫到撒羅滿王朝結束之後，有這樣的教訓：以色列的君王切勿貪圖馬匹、妻室，「免得他的心迷於邪途，也不許可他過於積蓄金銀」（申十七 17）。

外在的過剩，顯出內在的空虛；撒羅滿即位之初還未陷入貪饕的危險，他覺察到自己的不足，需要上主的扶助，但當年長的撒羅滿實行建造聖殿的計畫時，他開始墜入尋求自我滿足的陷阱。

「7」忽略了情感中心，往往在他們膚淺或失敗的人際關係上看到；撒羅滿死後，他的僕人雅洛貝罕（耶羅波安）向新王勒哈貝罕（羅波安）（撒羅滿之子）說：「你的父親使我們的負擔繁重，現在，你得減輕你父親加給我們的苦役和重軛，我們才肯服事你」（列上十二 4）。在撒羅滿的心目中，很可能認為聖殿與王宮的建造比建造聖殿與王宮的工人更重要，我們已看到「7」對情感及人際關係並不看重。也許撒羅滿娶眾多妻子

也是對真正的親密關係的一種逃避。

「7」生活上的繁忙與多方面的發展以致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至與神的關係；個性上的貪得無厭及生活上的過多應酬也導致錯失了與神聖接觸的機會，撒羅滿年老時受外邦妻子迷惑，建造邪神廟宇，竟致他遠離天主（列上十一9），上主沒有立即懲戒撒羅滿，直到他死後，王國分裂，正象徵君王本身與自己感受的疏離。

撒羅滿有沒有與天主重修舊好？聖經中的《訓道篇》，有人認為是撒羅滿寫的，大部分人認為歷史上的撒羅滿沒有寫這部書，但我們可利用本書作者的用意，以一個醒寤過來的君王口吻來教訓世人物質享樂的不可靠；老王撒羅滿憶述過去的繁華生活：金銀盈屋、聲色犬馬，極盡享樂；畢竟，他覺悟到他所擁有的全不能滿足他，更不能解答他生存的意義，對生命途程上必須遭遇到的痛苦與憂愁更無從解釋（訓二）。這是「7」的成長過程：年老的撒羅滿已沒有了年輕時的豪氣與專橫，他承認並感覺到生命中的一份切痛、愁苦。他學到活於當下、活於真實；他能自我反省，對真實的智慧有所洞悉，心境趨於平靜，認出「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給人認識時事的經歷，但人仍不能明瞭，天主自始至終所做的工作」（訓三11）。

夢想的日子已過去，我們若不能明瞭「在太陽下所發生的一切事」（訓八17），還對將來作什麼籌謀？也不必掛慮未來的一切：「你倒不如去快樂地吃你的飯，開懷暢飲你的酒，因為天主早已嘉納你所作的工作」（訓九7）。這些說話，流露出一種單純之美，且真情勃發，令讀者發生共鳴。

撒羅滿面對有限人生的痛苦，終能正視人生的煩惱與矛盾，

承認這些遠非人所能控制、駕馭；這並非對人生絕望而是接納，撒羅滿在《訓道篇》中所說的「虛而又虛，萬事皆虛」，人生如捕風捉影，在在表露出人學到了能接受生命中的痛苦、失敗，視之如同四時之交替，這是「7」的真智慧，他們不再好高騖遠，貪多務得，而終能活於當下。

「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栽種的亦有時；殺戮有時，治療有時，拆毀有時，建築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悼有時，舞蹈有時；拋石有時，堆石有時；擁抱有時，戒避擁抱亦有時……」（訓三 1-5）

「7」明白了有「建造、種植、收集」的時候，也有「破壞、拔除、翻根」的時候，他們學到要能歡笑，也能哭泣；情感、感覺，也能積極支持人生事務，而不一定消極破壞。

《訓道篇》結論說出人「應敬畏上主，遵守祂的誠命」；「灰塵將歸於原來的土中，生氣將歸於天主，因為原是天主之所賜」（訓十二 7）。「7」的愁苦在於人生的有限、生命迅速消逝；撒羅滿學到「放慢腳步」，承認生命有苦有樂，他悟出了：「一個貧寒而明智的青年，勝過一個年老昏愚，而總不採納忠言的君王」（訓四 13）。也許他在深深反省自己過去的經驗！

「我發現的只有這一件事：天主造人原很正直，但人卻發明了許多詭計」（訓七 29）。撒羅滿知道要回歸上主，就應該放棄他那依戀奢華的心態，他明白要返璞歸真就得放棄複雜與紛擾的心神而與「智慧同住」。上主把智慧賜給尋覓她、渴慕她的人，她也沒有遺棄年老的撒羅滿。「轉化」可以發生於人生任何時刻，年老的撒羅滿也實行了轉化的工程，他已深信我們所有的計畫與建設，都比不上真正的創造工程——我們生命之源頭與終結所成就的一切化工：「就如你不知道生氣如何進

入孕婦胎中的骨骼裡，同樣你也不知道天主所創造的一切化工」（訓十一5）。



#### 以撒羅滿的心神來祈禱：詠四九

普世居民，請你們側耳細聽……  
我的口要宣講智慧，我的心要思念哲理。  
當陷害我者的毒謀圍困我時，  
在我困厄的日期，我有何所懼？  
因為他們只知依恃財產的富足，  
他們只會誇耀自己金錢的豐裕；  
但是金錢不能使任何人得救，  
絕不能把人的贖價還給天主……  
不能使人生存久長，  
不能使人不見死亡。  
你看，智者死去，愚昧者也同樣沉淪，  
他們都將自己的財產遺留給別人……  
但是天主必救我靈脫離陰府，因為祂要把我接走。  
人在富貴中，不深思遠慮，  
將與牲畜無異，都要死去。

### 井旁婦人（撒馬利亞婦人）

「你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依十二3）。

《若望福音》第四章的井旁婦人給我們看到另一個「7」，

她沒有撒羅滿的富裕與聲望，事實上正相反，她是猶太人所輕視的撒瑪黎雅人，是個女人，那是第一世紀男性社會中不受重視的一員，對於她，我們所知有限，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不過，在《若望福音》中，無名氏通常是有代表性的，他們特別代表信者。《若望福音》結尾寫道：「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祂的名獲得生命」（若廿31）。

這婦人就是信仰耶穌的無名氏中的一個：加納婚宴中的僕役（若二9）、胎生瞎子（若九）、池邊癱子（若五），及耶穌的愛徒（若十三23及別處），這一連串的無名氏都是與耶穌接觸後，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出他們對耶穌的信仰。

這位與耶穌相遇於井旁的婦人，代表了所有願意一解精神之「渴」的人們，她是「7」，屬自我主張型，是個活力充沛、積極進取、思想敏捷的人，這婦人與前述的撒羅滿一樣，用外在的事物去避逃內在的我；撒羅滿建造聖殿、王宮，婦人卻以她較卑微的身分趨樂避苦。

婦人選了午間時分到井邊打水就是避免與人接觸，免致被他人排斥。若望故意安排這時候，是早上與黃昏之間的轉移時分，突出了婦人的外在與內在世界的轉捩點；傳統上認為伊甸園內亞當厄娃的墮落發生於正午；若望暗以井旁婦人與厄娃相比較：婦人到井邊打水，厄娃從知善惡樹上摘取果子，兩人都「充滿」了：厄娃充滿了痛苦；婦人的痛苦卻被她的「7」的個性所掩飾，而將得以紓解；午間時分也正是耶穌被釘的時分，井旁發生的事件可與耶穌的苦難時刻及厄娃犯罪的時刻連上。三個時刻無非顯露一項大變動：事件發生之前（午前）與發生後（午後），人的生命徹底改變了。若望把這特殊的時間加進

故事中，是邀請讀者留心這事件在信仰耶穌的人的生命中占著何等重要的地位。

婦人是個撒瑪黎雅人，一向為猶太人所憎厭輕視的外邦人，耶穌在她到達之前已在井旁坐下。祂，疲累、口渴，在那裡稍作休憩（若四6）；若望告訴我們這井名叫雅各伯井，位在雅各伯給他所疼愛的兒子若瑟的土地上，這表示了以色列人的歷史；天主與他們建立了盟約，是神人相遇的地點。

希伯來聖經中，井往往是婚盟的媒介：雅各伯的母親黎貝加（利百加）與依撒格（以撒）於井邊訂親；梅瑟與未婚妻漆頗辣（西坡拉）遇於井邊；所以這一幕：先知與婦人於井邊相遇，似是婚約的先聲；當然，《若望福音》中耶穌與井旁婦人沒有婚約，若望邀請讀者尋出更深一層的意義：神人之間的精神結合，井旁婦人的完全轉化。

在這個深富象徵性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不健康的「7」在逃避自己，這婦人——自我主張型，背向社會也背向自己，在午間走往井邊，是逃避人也逃避自己的感覺、感情，但耶穌已經先她而至，在井邊坐著，默默地給她呈現一幅休憩恬靜的圖畫，這是「7」所應學習的。

耶穌的臨在不是無端「闖」入私家重地；實在，無論我們在哪裡，天主已經在那兒等候著我們，我們逃脫不了，但我們無須恐懼。婦人發現了一個猶太人坐在井旁，一定驚訝起來；她可能不理睬耶穌，不是害怕一個陌生男子而是「7」所害怕的——要面對自己的感覺，甚至是面對痛苦。無論怎樣，耶穌先發言了，婦人更覺驚異：這個人似乎並不在意她是個女性，而且是個撒瑪黎雅人。

以「7」的一貫態度，婦人可能快速地打水，回家，想著、

計劃著其餘時間如何打發，對於「7」來說，若實行開始轉化的工程，就需要放慢腳步，少些意馬心猿，多些集中精神。

耶穌開始把話題集中在一項簡單的事實，祂告訴她：「我渴了，請給我水喝。」使她的注意力由自我轉移到祂身上，並消除她唯恐祂會貶低她身分的顧慮。耶穌對婦人的溫良、禮讓，就在求她給水喝的一句話中流露出來；解除了她的「武裝」，把她置於「主人款客」的身分。

要求一個「7」給予幫助是邀請他們離開貪饕的習性，鼓勵他們付出。耶穌的一個請求，就使婦人扎根於目前的一刻，而不是未來（「7」習慣於活在未來），耶穌在此刻並沒有闖入她的情感中心，而是以「7」易於應付的社交簡單互動來作個客氣的請求。

婦人的回應卻不是對耶穌要求水喝的直接回答，她不能停留在目前一刻而轉換話題問耶穌：為何祂，一個猶太人，竟向她，一個撒瑪黎雅婦人取水喝？也許她的回答暗含嘲笑，暗示她不會答允祂的請求，或是說他們這次的交往純粹是交易式的，耶穌也不勉強她，反而順應她的問語而邀請她往深處思索一下祂向她要求水喝的意義；祂暗指「活水」（若四 10），只要她請求祂，祂將會賜給她。這使婦人感到錯愕！此際的她，可以停止與祂談論，或把水遞給祂喝，之後，回家；又或者引祂繼續談下去，弄清楚祂所指為何，對於「7」來說，對新事物的一種好奇與興奮占了上風，另一方面，「7」也小心行事，謹慎提防，免致在與人互動交往時，把自己隱藏的情感或感覺洩露出來。

婦人避免直接向耶穌要「活水」，她再一次把話題扯開，指出耶穌並沒有汲水器（若四 11）。「7」可以同時在腦子裡進行多項活動；此際，她仍然不願意集中精神在一個話題上，她



也不等耶穌的回答就加上另一個問題，婦人問祂是否比雅各伯還大？（這井是祖先雅各伯留給他們的。）

在婦人活躍的腦子裡出現了：口渴、汲水器、活水，雅各伯及其兒子們，一個猶太人與一個撒瑪黎雅人交談……耶穌又怎樣回應婦人這許多的疑問？祂選了一個最能把「7」帶回到「現在」的；弔詭的是：祂以談論未來而把婦人帶回現在，祂知道怎樣開始把她「轉化」，同時要引起她的好奇心，知道她會不自覺地回應，祂就給她說：「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若四 14）。對於「7」來說，那是多麼刺激、興奮；為她開敞了無限的可能性，多美妙的水！於是，她狡猾地要求耶穌給她一些甘水。

「7」是自我主張型，她沒有羞怯之情，雖然在開始時她很謹慎地與耶穌對話；但逐漸她與祂談得更深入，詢問祂，挑戰祂，衝破了當時以男性為主的社交習慣，雖然明顯地，她尊重耶穌，稱呼祂為「先生」或「師傅」（若四 15），但她並沒有被祂的權威或知識所嚇倒，即使她繼續心分意散向耶穌提出各種問題，耶穌始終精神專注，沒有受到她活躍腦筋的控制。

當婦人直接向耶穌要求活水時，她發覺到自己被逼面對著一個完全認識她、認識她的過去的一個人。耶穌直接站在「7」的立場上回答她，突然，耶穌轉換了題目說：「去，叫妳的丈夫，再回這裡來」（若四 16）。

在彼此的對話中，婦人第一次失了防守，她直接回答，「我沒有丈夫。」

為什麼耶穌要這樣？為什麼祂不繼續談論活水？這顯然比婦人的婚姻情形更重要；或者耶穌知道「7」不喜歡長久停留在

一個主題上？或者祂希望婦人能深入地思索活水的意義？又或者祂需要轉移話題，好能談到婦人與天主的關係？

婦人答說她沒有丈夫是句含糊語，「7」需要學習切中肯綮。當耶穌告訴她：「妳說的正對。」她以為事情可含糊過去，但耶穌跟著說：「因為妳曾有過五個丈夫，而妳現在所有的，也不是妳的丈夫：妳說的這話真對。」耶穌回到她欲閃避的事情上去。

婦人的「五個丈夫」可能解釋為梅瑟五書（法律之書），若望在敘述中，指出梅瑟法律不能給人救恩與圓滿的生命；「五個丈夫」也可能指在亞述王統治下定居在撒瑪黎雅的五個不同民族，這些人民朝拜以色列的天主但同時也朝拜他們自己的神，且把他們的神像立在撒瑪黎雅城的高處。

《若望福音》從加納婚宴（若二 1-11）耶穌公開傳教開始，婚姻的主題一直連貫流出，在耶穌與井旁婦人相遇之前，若望已把洗者若翰描寫為神聖的新郎的朋友（若三 29），我們前面也提到井邊婚約的例子；所以，當耶穌問及婦人的丈夫時，祂主要是提及婦人與天主之間的精神婚姻，她與天主之間的關係。

聖經中也常常把以色列比作許配給天主的新娘：

「因為你的夫君是你的造主，祂的名字是『萬軍的上主』，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聖者，祂將稱為『全世界的天主』」（依五四 5-6）。

聖經有時敘述以色列對天主——她的神聖淨配——不忠信，被外方的神引誘，迷途了，而天主時常把她領回。

井旁婦人也像以色列一樣，對天主不忠信，她的「五個丈

夫」——梅瑟法律，與撒瑪黎雅的外方眾神，不能使她達到與真天主的精神結合，耶穌說出了婦人的婚姻問題，無論體與精神都沒有真正的結合，婦人聽了不覺吃驚起來。「7」再次嘗試逃避她這份內在的痛苦掙扎，於是她又把話題一轉：「先生，我看祢是個先知」（若四 19）。她不想停頓，因為一句「先知」，可能有危險使她暴露她的情感，所以婦人又再把話題扯開到真正朝拜的地方。朝拜天主在這山？還是在耶路撒冷？（若四 20）因為「自我主張」型需要時常保持著一個驕人的自我畫像，所以這位井旁婦人為了給耶穌一個「好印象」，就把祂稱作先知，並發表她對於「在哪裡朝拜天主」的意見。

耶穌並沒有跟她說東道西，祂再次把她拉回目前，直接給她說：「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祂的人」（若四 23）。現在時候到了！但婦人還未體察到這事實，她想著將來，所以回答：「我知道默西亞要來，祂來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若四 25）。她預想的什麼會來，阻止她看到這就是真正在她跟前，此時此地，是她等待著的默西亞。

耶穌給她說的一句話：「同妳談話的我就是」（若四 26）。終於成功地把婦人帶回此時此地。「我就是」與雅威在燃燒荊棘叢中啟示給梅瑟的名字（谷三 14）同樣地貫穿時空，直刺人心；「我就是」宣示了神聖的臨在——永恆的現在，萬古常新。最後，婦人無以為答，天主神聖的名字劃破時空，默西亞就在眼前臨現，屏除了她對將來的懸想而帶她回到現在，沉浸在深邃的靜謐中，對這神聖名字的唯一回應就是去體現這名字，活出這神聖生命，把「我就是」注入她的整個生命：頭、心、身；而且飛奔去告訴別人，與人分享，婦人衝動的「7」的本性已經

轉化了，她獲得了頭與心的整合，於是迅速跑去告訴別人有關她與默西亞相遇的經過，她已把汲水器棄置一方，若望很技巧地描繪出轉化的「7」的心境：她已知道不能為將來儲存活水，活水為的是現在，且必須與人分享。

婦人「7」的本性，傾向於不斷地由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去，直到最後她能把握到耶穌的恩賜為止。當她領會到耶穌並沒有輕視她、責備她或要求她洩露她的情感問題時，她的心神就鬆弛下來，也能把祂解釋活水的話聽下去。她明白活水湧流不息，此刻就成了永恆！她的興奮催逼她飛奔去告訴別人她所獲得的恩賜。

「7」就是這樣，當她發現了新奇美好的事物，誰也不能阻止她的「奔放」；她願意別人也分享她所發現的。此時，她不再心分意散，為逃避真實或痛苦而走開。這是個轉化了的「7」：能夠轉向他人，忘卻自己，充滿喜樂。成熟的「7」懂得給予、付出而不是貪得無厭，也正是這樣，井旁婦人獲得了永不竭盡的活水的恩賜。

婦人與耶穌相遇相談的最後結果是獲得了啟示：耶穌是誰？我是誰？婦人知道她不是個被天主遺棄的女兒而是祂所愛的，祂召喚她在心靈底處體驗神聖的結合。難怪她那麼歡欣雀躍地跑去告訴他人，而把打水問題一概撇開，她要與人分享那在她內湧流不絕的活水——新的生命。

「7」的痛苦不能藉掩飾、隱藏或否認而消除，卻需要接納、正視及不加評判，只要她在默西亞跟前披露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她就得到轉化的恩寵，這位不知名的婦人教導了我們成為耶穌門徒的真義，她鼓勵我們該依靠當下，此時此刻的「活水」，不怕放慢腳步，自我反省，承認過去痛苦的遭遇、

開放、接納；切不可心分意散，而要讓自己去接觸那神聖的一位，讓祂治療我們，轉化我們，求祂賞賜我們「活水」。



以井旁婦人的心神來祈禱：詠六三

天主，祢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尋覓祢；  
我的靈魂渴慕祢，我的肉身切望祢，  
我有如一塊乾旱涸竭的無水田地。  
昔日我曾在聖殿裡瞻仰過祢，  
為看到祢的威能，和祢的光輝；  
因祢的慈愛比命更寶貴，  
我的唇舌要時常稱頌祢……  
當我在我床上想起了祢時，  
我便徹夜不寐地默想著祢，  
因為祢曾作了我的助佑，我要在祢的羽翼下歡舞，  
那些圖謀陷害我命的人，必將墮落在地下的深層；  
但是君王必要因天主而喜慶；  
凡以天主宣誓的人，必要自幸，  
因為說謊的口，必要瘖啞失聲。

## 「7」型的摘要

撒羅滿透過早期年輕時的洞察力與智慧，本來可以實現「7」的特殊恩賜——參與造物主的一項神聖工作：造化工程，可惜年輕的君王被繁華生活迷住了，心分意散，又忙於建造殿宇皇宮，心神不定；只有從聖經《訓道篇》老王撒羅滿的自述中，

我們才看到「7」轉化的果實：撒羅滿已學到面對人生痛苦的一面，不再把精力放在未來或夢想上，他悟到萬物有其時，哭泣與歡笑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學到從平凡生活中發現樂趣，從有限生命中體味當下的辛酸與甜美，從內在深處、人性本質去體察創造工程的美妙。

井旁婦人透過與耶穌的相遇而學到面對現在、面對真實；也學到與心中所尋找的神聖淨配談話。她曾讓俗務如萬馬奔騰般在她心中躍動，一旦遇到耶穌，聽祂召喚，就開始注意自己那一顆被忽略的心靈，她終於發現所愛的人就在心內，新生命如活水般湧流不息，而她可以安憩在主內，暢飲活泉，她不能不歡欣雀躍地跑出去傳揚喜訊。

類型 8：瑪爾大與客納罕婦人  
(馬大與迦南婦人)



「我們強壯者，  
該擔待不強壯者的軟弱，  
不可只求自己的喜悅。」

(羅十五 1)

「8」是對抗者、挑戰者，在自我主張型中，「8」最強而有力，自信、果敢、堅強。能夠覺得自己堅強，能控制人物環境，這對於「8」來說最為重要。若要服屬於他人權下，這思想為「8」是可怕的。他們屬於身中心（Body Centre），背向他人，有時名副其實採用磨拳擦掌的身體姿態來向人進擊。「8」一進門，你就可以感到他們那股力量瀰漫空間；他們一進門就傾向發號施令，或是迅速查察誰是財雄勢大的指揮。他們的德行（優點）是率直、純樸；相反來說，迷色與仇恨是他們的缺點，「8」的本性是作領袖人物，他們能有力地影響整個宇宙。

「8」的身體行動是直接的，他們最關心正義、誠信與公平的社會問題，可見於他們的思想與言語上；「8」能言善辯，有能幹成為英雄（或英雌）、領袖；充滿自信心，且能引發他人的信任；是個能幹的工人，不怕困難與挑戰；這都是從他們最好的方面來說。相反，不健康的「8」會是個暴漢或是個充滿權力慾的暴君，強橫、殘忍、吝嗇、恃勢凌人。

「8」與其他自我主張型一樣，忽視他們的情感（心）中心，「8」呈現出「不理睬」或「我不需要你」的態度，他們甚少顯露溫柔的一面，甚至以一種硬繃繃的姿態來掩藏內在的自卑感——認為自己不可愛或不值得被愛；在人際關係中，「8」寧願與他人一起活動或交換意見，而不願作情感方面或感受上的分享。

「8」與「7」不同的是：「7」以滿足自我來控制他人；「8」是以競爭手段（「我得勝了」）來控制場合或環境，不健康的「8」或許在不知不覺中把好勝心理轉而為復仇的行徑。「8」那股「力」的展現極度強烈，你在「8」跟前，立即覺到「力」的包圍；通常，你會直覺地迴避「8」。「8」不知不覺



就在人際關係上表現出一種競爭態度，甚至在口舌爭吵上也顯露出來，如果不加以小心防備，如水之破堤傾瀉，「8」很容易發生震怒，甚至暴行。

為「8」來說，保存他們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他們也該讓別人有同樣的權利。「8」容易激動，反抗，傾向急暴地解決事情，他們應努力學習尊重他人不同的立場，當「8」意識到及明白了自己不必常是行使權力的一個，就能與人平安合作，轉化了的「8」就能運用自己的「強而有力」去協助他人，到了那個地步，就沒有什麼障礙或阻擋是「8」所不能征服或抵抗的了。他們能夠學到從「我們／他們」這種對抗式的意識轉移到萬眾一心的理想，覺悟到人與人之間，組織或團體之間可以不分彼此，大家都刻印著天主的神聖肖像，可以共融、結合。

伯大尼的瑪爾大與客納罕的婦人都是自我主張型的「8」，兩人都據理力爭，毫不猶豫地分別與耶穌談判、抗衡。她們中沒有一個願意談及自己的情感、感覺；但兩人與耶穌談話的動機都是由於當時的深沉感受而引發的。瑪爾大的情形是：兄長剛去世，她很傷心，同時懊惱耶穌的遲遲不來醫治他；客納罕婦人由於女兒病了，而走近耶穌，但她沒有明言她對女兒的愛或擔憂她會死去，只是要求耶穌醫治她。

兩個婦人都顯出「8」的特性：領袖型、侵略、權力、自信心及那份準備攻擊、對抗的心態，一個女性如果屬於「8」型，就容易引起別人異樣的眼光，因為上述的特徵顯露出「8」的「力量」，通常與女性溫柔的定義有所出入，而聖經中屬「8」型的瑪爾大和客納罕婦人卻為我們顯示出一種真正的「力量」，為女性重新下個定義，包括了自信心、清晰頭腦、敢言直說，在兩個不同的故事中，耶穌都肯定她們的立場，協助她們運用

她們的長處——勇毅敢言——來造福他人，使他人得到身體或精神上的療癒。

「8」的神聖觀念是神聖真理（Holy Truth），神聖真理提醒我們不可以心存偏私或態度不公，我們不能認為天主的聖德有所偏差或是有些人特別蒙天主所愛；我們不能說在天主內沒有「8」的挑戰式強力或是說「8」少些顯示天主的肖像；「8」使我們注意到天主臨在世上的堅強有力、公正不苛的一面，他們實在成了真理的清晰顯示。

瑪爾大學到：「生與死不是斷截分割的。」她生活在真理中：堅強的信德把永生展現在目前。客納罕婦人與耶穌的相遇給我們指示出天主對待人絕無偏私；兩個婦女都幫助我們明白一項真實：為能與天主接觸、體驗祂的臨在，就必須放棄個人的權力慾與侵略性、操縱心，肯讓聖神自由活動而賜予治療與生命。

## 瑪爾大（馬大）

「是的，主，我信祢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若十一-27）。

伯大尼的瑪爾大是「8」型，可能對於那些一向認為她是個道地的家庭主婦（廚房女人）的人來說感到吃驚，她只不過是個勞碌奔波、預備膳食的普通婦女罷了！也許這些人認為瑪爾大更像「2」，隨時準備服務、給予，無論怎樣，在這個故事中特別當她的兄長拉匝祿死後，耶穌來訪時，我們看到她一副挑戰的態度，她由身體中心行事，在情感（心）中心方面就有困

難，我們就以「8」來討論她。

《路加福音》記載（路十 38-42），耶穌到訪，瑪爾大歡迎祂到她家中，事實上這個家是瑪爾大和瑪利亞姊妹倆同住的。瑪爾大表示出大姊作風：領導、大方；她已慣於負起家庭中各項責任，她實際、辦事效能高、好客。

在瑪爾大身上也有著「8」的缺點：弄權與反叛。耶穌到訪時（很可能也帶同一些跟隨祂的人），瑪爾大正在廚房忙於準備膳食；「8」很好客，不是因為他們愛服務他人而是興奮於高談闊論，甚至爭論。所以瑪爾大之不能外出與客人周旋，令她生厭與惱怒，她遂向耶穌訴苦，抱怨妹妹沒有分擔工作（路十 38），有趣的是，瑪爾大沒有直接埋怨瑪利亞，反而公開地向耶穌訴苦並利用耶穌的權威來處理，這是「8」所喜歡的施展力量與控制他人及場合的手法：

要能控制、駕馭是三類自我主張型的特徵；「8」哩，顯而易見是喜歡在集會中與人一起時，充當一個握權的發言人；否則，他們就顯得一腔怒氣或悶悶不樂，也許瑪爾大對於當時的場合有她另外的主意：也許她願意給耶穌敬酒或一起討論關於社會公義、真理等問題；如果耶穌與瑪利亞（瑪爾大的妹妹）在開始時就表示要幫她分擔任務的話，她也許會坐於耶穌腳下；但現在，她被拘限在廚房內透不過氣來，她在心內起了反抗！「8」最不喜歡受制於人，而在此場合中，瑪爾大一定感到被環境情勢所管制。「8」那份猛烈的性格一定在她內湧起激情：「還我公平。」她定要據理力爭。

瑪利亞，相反地靜坐在耶穌腳下，聽祂講話，以前很多釋經學者都以路加（十 42）那句：「瑪利亞揀選了更好的一份」來比較姊妹倆，認為瑪利亞所代表的默觀生活高於瑪爾大的積

極行動方式，這樣的解釋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因為人的頭、心、身三方面必須平衡發展，如果我們認為默觀高於行動，就把身中心貶低了。偉大的神修教訓與九型人格的智慧同樣主張人的身、心、頭的發展不宜有所偏差。神修古典《不知之雲》（或譯《玄奧之雲》）的無名作者曾論及瑪爾大：「她所說的都是合理、簡明的，我們完全不應責難、歸罪她。」聖女大德蘭在《七寶樓台》（或譯《靈心城堡》）的第六樓台中也描述一個度默觀生活的人有如瑪利亞與瑪爾大攜手同行：祈禱與行動得以平衡。

從上一個世紀以來，人們重新發現並重視有關公義、服務、積極的社會性的意識及行動；同時這也是祈禱生活很好的輔助；單獨有瑪利亞靜靜聆聽的角色是不夠的，瑪爾大與瑪利亞的確需要共同生活，攜手同行，以比喻來說，就是瑪爾大受到憩息、靜聽的祈禱生活的挑戰；瑪利亞則受到「站起來，入廚相助」的行動的挑戰。神修方面，姊妹倆正代表了一個人的兩面性，一如東方的陰與陽的平衡與完整，我們期盼二者並存在我們之內，外在瑪爾大的警覺需要瑪利亞的內心生活來平衡，而兩人都需要時常注意耶穌的臨在，耶穌是她們「家」的中心，「家」的主人，這是我們整個存在的意義。如果我們的心靈集中於主的臨在，任何事物、環境都不能把天主與我們隔開，因為我們已經和天主共融了，在成熟、轉化了的「8」身上，事實上，在所有成熟、轉化了的類型中，行動與默觀已整合得天衣無縫，人的一動一靜都沒有離開天主的臨在。

《路加福音》記載的瑪爾大、瑪利亞的短故事也為我們描述了一個還未整合的自我，耶穌告訴瑪爾大：她操心、忙碌、掛慮許多事情（路十 41）；我們不應輕視或不加理會耶穌這句

話，被任何事物纏擾心頭，弄得精神萎靡、憂慮，有毒害我們神修生活的危險。憂慮對於「8」來說，來自他們過分的活動及過分的欲望。有些人認為「8」把快樂建築在欲望的追逐上，或更好說是享受其中的強烈性（激情）遠超過追求對象的本身，也許耶穌明白瑪爾大的弱點，邀請她正視這弱點，設法改善。

耶穌沒有說工作繁多不好，但若被太多事情牽扯就會使人離開了重心，或是說我們的心「分開」了！於是，我們就離開了真正的自我，相反，成熟的「8」及一切成熟的類型，卻能迎納耶穌到他們的「家」中，成為他們「家」中的主人，他們的心——真正的自我，總不離開天主的臨在。

耶穌繼續告訴瑪爾大：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份。是她選擇而不是被安排。瑪利亞靜聽耶穌講話，如果沒有一份專注，外在的工作的確使心神分散及易令人煩惱，瑪爾大亦能選擇更好的一份，這不表示她就應放棄廚房的工作；縱使在盤鍋之間，她的心神也能與主交流無間。那「更好的一份」將不會、也不能從那選擇它的人身上（心中）奪去！因為他們已能事事、時時與主結合。對於天主來說，沒有所謂「外在」的，天主已經在人之內，祂就是「更好的一份」，只要人覺察到，我們內在的瑪爾大和瑪利亞，只要她們注意那在「家」中的天主的臨在，那麼，無論靜坐也好，洗碗切菜也好，總之，各按本分、職守，無論做些什麼，都能無誤地把祂認出來！

有趣的是，在《路加福音》中，瑪利亞與瑪爾大的故事緊跟著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這比喻是耶穌為回應法律學士所問「誰是我的鄰人？」而設的，這法律學士願意「顯示自己理直」（路十29），耶穌就借此人人通曉的比喻來給他解釋「鄰人」就是那個毫不計較、忘卻自我、肯不怕麻煩、服務超出分

內、純粹慈善為懷的撒瑪黎雅人，法律學士為了證明自己「理直」而發問，與瑪爾大的據理力爭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想表現有心求進，在較早以前曾問過耶穌「為獲得永生，該做些什麼？」（路十 25）（我們假設福音中那個富家子與法律學士是同一人）法律學士似乎只有興趣於法律上的解答，並不追求心靈的轉化。

瑪爾大卻不同，她向耶穌要求公平，不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是渴求祂的臨在，一如善心的撒瑪黎雅人比喻所指出的，瑪爾大深深關切社會的公義問題；瑪爾大照應著到訪的人的需要，她那份要求公義的心態，定會引起「8」型人物的共鳴，故事也顯示出人的善行必須植根於仁愛與天主的臨在，唯其如此，才會得到人心的轉化。瑪爾大抱怨妹妹也表示出「8」對公義的關心，她能向人挑戰，也能鼓舞人奮發行動，因為她滿懷自信而能據理力爭。

關於瑪爾大的另一段故事：《若望福音》敘述她的兄長拉匝祿死後，她與耶穌的對話。開始時瑪爾大埋怨耶穌遲來，兄長不治而死；故事繼續說出瑪爾大後來大膽地宣認耶穌為默西亞，天主子（若十一 27），她對耶穌的宣認與伯多祿的十分相似，所以很多人忽略了她而重視伯多祿，認為他的信德宣認意義深重，其實，為伯多祿來說，他的信德宣認是來自「6」的領袖本質，他以宗徒代表的身分公開宣認耶穌為默西亞，瑪爾大信德的宣認則提供我們一個真正轉化了的「8」的例子，是「8」整個人向耶穌「投誠」。

再轉回瑪爾大埋怨耶穌那一幕，她怪耶穌沒有及時來把拉匝祿治好，言辭衝動急躁，不拘形式，不兜圈子，完全顯出「8」的一種向人挑戰、對抗的方式；不明白「8」型的人，會詫異他

們的爽直，了解「8」的人就知道這種看似「無禮」的言辭舉動，是「8」以朋友對待朋友的身分來表示親密與信任。

瑪爾大緊加上一句溫柔得多的話，說她仍然知道耶穌能夠在此場合下有所行動的；逐漸轉化的「8」承認一切行動與領導不一定要由「8」執行，她願意由耶穌隨意安排措置，瑪爾大先前以「8」的力量說出心中的話，如今，她能取用在她內存在的瑪利亞那份靜待於耶穌腳下的心靈力量。

耶穌給瑪爾大保證說拉匝祿會復活，她假定祂指的是「末日的復活」（若十一 23-24），但耶穌答說此事發生於目前，就如井旁婦人需要把默西亞來臨的事實由將來移到眼前，瑪爾大也需要明白永生不必等待將來而是開始於現在。「8」關心公義，致力於建設，改造未來社會，但不可忽略目前的需要，復活的力量把生與死融合為一，這就是永生。耶穌告訴瑪爾大：「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嗎？」她回答說：「是的，主，我信祢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若十一 25-27）。

瑪爾大以堅定的信仰來回應，她堅信耶穌就是默西亞，轉化的「8」能完全認清真正力量的泉源，她與耶穌的討論並沒有奪去她的力量，反而給她顯示了永生更深更大的力量，是她此時此地所擁有的；她宣認耶穌為默西亞及她對永生的信仰，這份宣認，是她成為耶穌的「宗徒」的傳統記號，這就是若望寫福音的目的：為使人達到這份信仰。

瑪爾大把她對「我就是」（默西亞）臨在於世界的新認識付諸行動：她去找妹妹瑪利亞，這是她的第一次「宗徒」事業，召叫人認識天主啟示的基督。她「私下」告訴妹妹：耶穌已來

了且叫喚她（若十一 28），「8」不易表露他們溫柔的一面，而她悄悄地叫喚瑪利亞，可見她已注意到自己的感覺，那是因為她認出耶穌「我就是」（默西亞）的臨在而產生的，耶穌喚醒了「8」更深地體認自己的感受。

以比喻來說，瑪爾大已經與瑪利亞成為一個，瑪利亞呢？她也和在她內的瑪爾大融合為一，因為當她聽到姊姊說耶穌已來到，她就走出屋外相迎，她同樣用瑪爾大的口吻向耶穌說：「如果祢早些來，拉匝祿就不會死」，她說時跪在耶穌腳下哭泣，這是一幅成熟的瑪利亞態像：她的言語是瑪爾大的言語，姿態與心境是瑪利亞自己的；她融合了瑪爾大跑到耶穌跟前的行動和自己在耶穌腳下靜跪下來的本色。耶穌與瑪利亞後來的對話沒有被記載下來，事實上瑪利亞與瑪爾大姊妹倆已經合為一體！

《若望福音》的作者把力量、主見、領袖才能放在瑪爾大身上，在早期教會婦女既驚且喜地發現她們「被召跟隨耶穌」，作祂的門徒的時候，福音作者就用文字記載著這位明智、活躍的婦女的故事。瑪爾大已學到把行動與默觀和諧揉合，相輔成成，成就了「8」的轉化。

如果我們再仔細看一下路加記載的瑪爾大在家中為耶穌及其他的人準備膳食的故事，我們會聯想到感恩祭的意義：瑪爾大在耶穌的臨在下把自己所有、自己所是分受出來，讓人分享，並要求瑪利亞參與；實在，瑪爾大與瑪利亞的共同參與，給我們指出了感恩祭是整合我們人性最清楚的途徑：基督是我們的中心，祂是我們參與感恩祭的原因，是祂使我們聚集在一起。

瑪爾大代表了能夠自我反省的「8」的德行：懂得利用自己的力量、正直與堅強來服務別人，建立良好關係，她能為天主、



為人成就偉大的事業。總之，女性的「8」可在瑪爾大身上找到認同，她們個性的強韌與決心往往被社會人士誤解，在瑪爾大故事中，她們能夠認出自己渴慕忠誠與溫柔的一面，也有勇氣在困境中一躍而出，據理力爭。最重要的是她們意識到瑪爾大的能力需要與「我就是」的一位（天主）結合。祂就是「8」及所有類型能力的泉源，在祂內就能完成「化此刻為永恆」的神奇工作。



#### 以瑪爾大的心神來祈禱：詠一二六

上主帶領俘虜回到熙雍，  
我們覺得彷彿是在夢中；  
那時，我們滿口喜氣盈盈，  
我們雙唇其樂融融，  
那時，外邦異民都讚歎不已：  
上主向他們行了何等奇事！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  
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  
上主，求祢轉變我們的命運！  
就像乃革布有流水的澆淋，  
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  
他們邊行邊哭，出去播種耕耘，  
他們載欣載奔，回來背著禾捆。

## 客納罕婦人（迦南婦人）

「啊！婦人，你的信德真大」（瑪十五 28）。

她也是自我主張型的「8」，《瑪竇福音》記載一個客納罕婦人來到耶穌跟前，求祂醫治她的女兒（瑪十五 21）；《馬爾谷福音》則說是一個敘利腓尼基的外邦人（谷七 26），故事相似。總之，這婦人不是猶太人，開始時，耶穌對婦人的請求不予理會，但她堅持著，後來耶穌告訴她，祂來是為以色列民，不是為外邦人，祂豈能把屬於兒女的食物投給狗吃？婦人的回應卻是：「祢說得對，不過狗也可以得到主人桌下的食物碎屑。」耶穌因婦人的信德而驚訝，祂也認為她的話合理，耶穌告訴她，女兒已經獲得痊癒。

由這故事可看出「8」的率直、好爭論、富正義感的特質，瑪竇記載婦人沒有正式求見耶穌而是向祂大聲喊叫（瑪十五 22）；在此，讀者看到一幅圖像：婦人擁有「8」強大的體形、精力，他們往往藉助於雄偉的體格與精神魄力來行事，在某些場合中，尤其是當「8」要求公平時，有先聲奪人之效。

婦人高聲呼喊耶穌是因為女兒「被魔糾纏」（瑪十五 22），她在憂苦中呼喊耶穌的憐憫，婦人不管旁人議論而直接要求耶穌行動，一如所有的「自我主張」型，她要控制當時的環境，講出女兒的需要；在不健康的「8」身上，他們很可能會對他人產生一種敵對的、仇視的態度，由於他們本能上覺著不被接納，他們害怕被棄、被拒絕，於是容易與人敵對，甚至仇恨他人。這個外邦婦人當然覺著被以色列人所排斥，她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她沒有責備耶穌排斥她，卻要求祂整頓當時社會上這份偏

見與不義。

很多讀者不明白為什麼耶穌不理會這個婦人？瑪竇記載：「耶穌卻一句話也不答她」（瑪十五 23）。或許祂因她的突然呼喊而吃驚；很可能當時情況大亂，連耶穌的門徒也叫祂「快治好她的女兒，好讓她快快走開。」眾人受不了婦人的高聲呼喊；門徒請耶穌治好她的女兒，不是出於同情或公義而是對她討厭。在這故事之前，耶穌已經治好一個外邦人的僕人（瑪八 5-13），所以祂不會因婦人是外邦人而不理會她，也不會因她是女性而輕視她（瑪九 20）。瑪竇記載耶穌治癒了患血漏症十二年的婦人。也許使耶穌感到詫異的是婦人對祂的一個稱謂：「達味之子」——一個屬於以色列的稱號。耶穌開始時的靜默不語，可能是由於祂不太肯定這婦人如此稱呼祂有何意義？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示耶穌在那一剎有了更深的意義，意識到自己使命的廣大。前些時候，祂接納過外邦人，也醫治了不潔的婦人，但他們都沒有認出祂以「達味之子」的能力來施行奇蹟。這個婦人不單只為女兒請求醫治，同時她是把自己置身於期待默西亞來臨的人當中來要求祂顯大能的。

這就引起了耶穌的注意，祂似乎被客納罕婦人認出來了——祂是達味之子，為回應她，耶穌說：「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瑪十五 24）。客納罕婦人卻轉移了祂的注意力，她不願與祂爭論神學的問題，只是跪在祂跟前，從心裡向祂哀求：「主，援助我吧！」

這對於「8」來說，是極不容易做到的：從身體動作上卑屈自己，並請求援助，不健康的「8」會不惜任何代價為保存自己的權力；但趨向整合的「8」就不同了，他們願意為別人而善用自己的權力，這婦人如今就是為了女兒而投向耶穌，她的行動

實實在在是一種堅定信仰的表示。「8」有的是廣闊的胸襟，他們最大的優點是作保護人，特別是保護弱小無辜者，他們甚至用自己的身體作「擋箭牌」為保護弱者而與任何強權主義者交鋒。客納罕婦人很清楚明白到愛的力量畢竟比權力欲大得多，當她跪在耶穌跟前，請求祂恩惠之際，她已克服了「8」基本上對服屬於他人的畏懼，同時也放棄了「8」那份信靠自己的天性特質。

耶穌還未準備接納她的自我卑屈，也許祂還在忖度祂的使命的方向，「拿兒女的食物扔給小狗，是不公平的」（瑪十五26），祂的答語，「8」是能夠立刻明瞭的。因為「公平」是「8」最深想望之一。祂的回答足以使一個普通人放棄請求，但卻不能使「8」退縮。跪在祂腳下，正向祂請求的婦人，聽到祂提到「公平」二字，一定震盪起來，有所行動。為「8」來說，這是對公義的一聲召喚；「8」對「公平」的熟悉就等於一個孩子深悉什麼時候大喊「這是不公平的！」他們對公義、公平的第六感與生俱來！這一剎那，婦人甚至忘了她的求助而去回應耶穌似乎合理但在婦人看來是「不公平」的言辭，她說：「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屑」（瑪十五27）。婦人尊重耶穌的身分但要求一項更公平的措施，一個更廣大的視野——從默西亞的角度來看，婦人深信如果食物碎屑從桌上掉下，連狗都不會餓死，她表示出她並不需要祂給得多，甚至一小口已令她很滿足！她的信德包含這兩方面：她相信耶穌會給她需要的；同時她也相信在宇宙中，甚至最小的部分也包含了整體，於是也就足夠了！

從婦人的話中，耶穌認出她那份對上主的堅信，超越一切狹隘的思想；就是說：猶太人以為單獨是他們——上主的選民，

才有權獲得天主的恩許，這思想是太狹隘了。婦人的堅持，鼓勵了耶穌擴闊自己對天父計畫的了解，敞開了天主行動的範圍——向所有的人，婦人指出她所信仰的上主有足夠的剩餘食物投給小狗而不只限於以色列的兒女；縱使上主有所偏愛，亦有足夠多餘來滿足其他。結果，耶穌給了婦人「碎屑」；也就是完全治好她的女兒。

「婦人，妳的信德真大。」耶穌讚歎說（瑪十五 28），祂承認並肯定了「8」那股力量——表現在堅強的信德與言辭的真實上，婦人對正義、公平的想望，表現出「8」的率直，她也提醒我們：在這廣大自然界生存的人類是平等的，猶太人或外邦人，男性或女性，潔與不潔，所有的人都是從造物主——我們在天大父手中接受一切的降福。

客納罕婦人也許記得過去若蘇厄帶領以色列子民進入客納罕地——流奶和蜜的地方（谷三 8）。他們在客納罕安頓下來，建立家園；婦人是客納罕原住民的後裔。猶太人——耶穌的先祖，都是在此賴以生存的。如今，婦人要求耶穌給她「碎屑」，那是最合理不過的，她要求的不是恩典而是正義，我們生命中總有些時候是受惠於人的，我們也應該施惠於有所要求的人，這樣，人間的正義與慈憫就交流不替。

耶穌在人間的使命是滋養我們的心靈，耶穌與客納罕婦人的相遇也陪襯出感恩祭的意義：婦人接受了「碎屑」成為治癒的良藥與興奮劑，且堅強了她的信德，在靈修宴席上的一點「碎屑」不啻是一席盛筵，其質與量都不能用世俗標準來測度，《瑪竇福音》以後幾章所記載的，就是說耶穌治癒了廣大的羣眾，最後以飽餓了四千人的增餅奇蹟作結。信德、療治、滋養，感恩祭都一一在耶穌與客納罕婦人相遇的一幕中預示了出來。



### 以客納罕婦人的心神來祈禱：詠卅五

上主，求祢鬥爭那鬥爭我的人，  
求祢攻擊那攻擊我的人；  
求祢揮舞長矛，阻止追逐我的人，  
願祢向我說：「我是你的救星！」……  
如此我的心靈要欣悅於上主，  
要因獲得上主的救助而歡舞，  
我每根骨骸要說：「上主！誰能和祢相比？是祢  
拯救弱小於強權，挽救貧困於盜匪。」……  
不要讓那無理敵對我的人沾沾自喜，  
不要讓那無故仇恨我的人揚眉吐氣……  
我上主，求祢醒來為我辯護；  
我天主，求祢起來為我伸屈。  
上主，求祢審斷我要照祢的公義，  
我主，不要讓他們對我洋洋得意。  
不要讓他們心中想：「哈哈！這正是我們的意  
願！」也絕不要讓他們說：「我們已經將他活活  
吞嚥。」  
願慶幸我遭難的人，都面紅慚愧，  
願高傲攻擊我的人，都蒙受羞恥！  
願愛護我正義的人，時常高興歡呼說：  
「願愛護自己僕人安寧的上主受讚美！」  
我的口舌將歌頌祢的正義，  
我的唇舌必將終日讚美祢。

## 「8」型的摘要

瑪爾大與客納罕婦人以「8」的姿態讓我們對女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有勇氣據理力爭，言辭清晰中肯，還有無所畏懼的精神，瑪爾大給我們看到信德行為的另一面：她能在天主跟前「敢怒敢言」；在她與妹妹瑪利亞的關係中，也啟示了我們生命中動靜皆宜，不應把默觀與行動視為對立而應相輔為用。

瑪爾大對耶穌說話時的率直，毫無忌諱，流露出朋友間的真摯，她心靈的開放，使她相信耶穌的啟示：復活就在目前，永生開始於現在，她是個宣認耶穌為默西亞的女宗徒。

客納罕婦人表現出「8」的不畏公開輿論，率直衝動；她為了要求耶穌治好女兒而大聲呼喊，被拒而繼續堅持，與耶穌理論，終能得償所願；她以「達味之子」名號來呼求耶穌，表示出她渴求人人平等的心態，激發出耶穌對自己默西亞使命的更深領會，婦人的信德得到耶穌的讚賞。

### 類型 3：撒烏耳與達味 (掃羅與大衛)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  
和能說天使的語言；  
但我若沒有愛，  
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  
或發響的鈸。」

(格前十三 1)



「3」是成功者，表演者，他們精力旺盛，自信十足，能夠對所做的任何事情滿懷把握，並給人良好的印象。「3」的真正理想應該是以表達真實自我為快樂而不單只是注重或趨求外表形象；他們需要學習活於真實，由於「3」極需要他人的接納，他們很容易欺詐及自吹自擂；若「3」沒有任何成就，他們就自覺沒有什麼真正價值，他們能夠做很多事情，「成功」為他們十分重要，有時外面的成功對「3」來說，甚至比內在的質素更重要。

「3」是自我主張型，也與「7」、「8」一般忽略了他們的情感（心）中心，「3」很難讓人親近他們，很難讓人觸及他們的內心，連「3」自己也發現很難進入自己的內心；他們背向別人，不是為要與人對抗，而是「3」感到有需要去估計別人究竟想要什麼，而設法造成一種可以滿足別人想望的印象。所以，「3」與人的關係不是採取抗衡而是友善、開放的態度，不過，他們不會鼓勵親密的來往，只要大家的關係「看起來」（表面上）是好的，對「3」來說就足夠了。「外表形象」對於他們，其重要性遠勝於事實，儘管他們的內心深深渴望真正的親密！

雖然「3」位於心（感覺）中心的中間（「2」、「3」、「4」），他們的心（感覺、情感）是被忽略或誤用的，也就是說：他們雖藉著感覺與外面世界互動，但憑感覺所得的資料卻用不得其所，反而他們需要藉著思想及行動來決定如何贏得他人的好感與認同。

「3」唯一清楚、熟悉的感受就是對成功的感受，甚至當他們明知一項計畫有所缺失或缺憾時，他們總知道如何去掩飾其中的缺點而使之表面「看起來」是美好的。最壞處就是「3」竟可以迷失到不知不覺的地步，與現實脫節，完全忘記真正的

「我」是誰？

「3」有如「7」、「8」要控制一切，駕馭一切：「7」藉自我享受、「8」藉勝利甚至報復來實行他們的控制手段；「3」用的是野心勃勃的追求及自我炫耀。「3」並不像「1」那樣真正追求事事完美，「3」的快樂、滿足在於在各種場合中事事「看起來」都美好。他們要給人「好印象」、「3」最能適應，能在各種場合下迎合各類的人，他們是社會上的「變色蟲」。

為實行轉化的工程，「3」必須學習克服自欺、超越外表世界，這樣，他們會成為真理、率真、誠實的表徵。他們不會矯飾或掩藏自己的弱點、過失；反之，他們已學到接受一切，承認那是有限人生的現象，行為上及與人交往、互動方面，「3」不再追求自我的成就與滿足，而能根據客觀事實來取決、行動，也就是說：他們學到面對自己的感受、經驗，不再自欺欺人！他們不再妄求自我成功而務求造益社會，分擔起人類繼續不斷的創造工程。

這裡舉出撒烏耳與達味兩個「3」，他們分別為以色列第一任與第二任君王；二人都擁有「3」的特質：野心、推動力大、好勝心強；二人在位時都曾與敵交鋒，並犯下了名留千古的大過，但有一點使二人有天淵之別，到頭來一失敗一成功；這一點不同的地方，在於：撒烏耳犯錯後，不單不自反省，反而錯上加錯，成為以自我為中心、目中無人、目無法紀、一意孤行的自欺之士，竟至最後迷失了自己。

達味生命中也犯了大錯，但當他一旦醒寤就不再推諉或隱藏已過，而轉向天主求助。他克服自我，深承己罪；看出自己的錯誤與失敗，為那不健康或不自察覺的「3」來說，是可怖的，但為那認真實行轉化工程的「3」來說，卻是一份使自己獲

得釋放、解脫的經驗，他們不再把自欺的自我形象當作真正的自己了！他們懂得真正的成功在於內在的認知與信念：認出整個宇宙實在朝向完美的發展，卻不是藉賴他們的野心與自欺的手段。

雖然這兩個人物都是君王，但都沒有異乎尋常的生活，仍可作我們平常人的借鏡。撒烏耳與達味並非王族出身，而是農家子弟，被先知撒慕爾從他們家庭中挑選（召叫）出來，撒慕爾遵行天主的命令給他們傅油，成為君王，他們二人象徵著我們每個人的內在尊貴人性，不是因為血統而是來自崇高的召叫：我們是天主兒女的身分，理應自識自覺這份尊貴身分而生活。撒烏耳與達味給了我們兩項選擇：其一導致毀滅，另一導致偉大。他們指出「3」的最壞處與最好處，指導我們如何由自我中心、自欺欺人轉化到與宇宙眾生和諧共處，神人互通。

## 撒烏耳（掃羅）

「我太昏愚，實在錯了！」（撒上廿六21）

以色列經過一段長時間由民長領導之後，人民喧嘩嚷著要學其他國家一樣有他們自己的國王，先知撒慕爾力勸他們再三思量，因為有了國王後，人民的兒子、食糧、最好的牲畜都會被國王徵收；人民一再堅持，天主就吩咐撒慕爾先知依照人民所想要的給他們一個國王（撒上八），撒烏耳就出現在故事中，他是本雅明人克士（便雅憫人基士）的兒子，「3」很注重外表，喜歡受人讚賞，他之被選似乎由於外表出眾：「人中沒有比他更俊美的，比所有的人高出一肩」（撒上九2），其父是個

富裕之人。在「3」的眼中，財雄勢大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顯出有所成就的形象，當時的人都認識撒烏耳及他的家人，重視他們，對他們有好感。

故事發展之初，年輕的撒烏耳並沒有與他的內在感受脫節。某天，他正在尋找父親遺失了的驢子，過了好一段時間，他流露出對父親的關切：擔心父親掛慮遲遲不歸的兒子多於掛慮迷失的驢（撒九5）。對於任務的成功與否及未辦妥的事情如何交待的問題，撒烏耳並不太在乎，另一方面，一個年輕的「3」通常會做些事情令家人引以為傲；這時的撒烏耳雖然還未找到驢子，也對自己的努力感到滿意，他知道父親不會生氣的。

還有的是：「3」經常在有意無意間隱藏一己對自信心的缺乏，為能表示內在的自己與外表一樣美好，不過，當撒慕爾先知告訴撒烏耳：他要成為以色列的君王時，撒烏耳似乎流露出真正的驚訝和謙遜。

「我豈不是一個本雅明人，屬於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嗎？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嗎？你怎能向我說出這樣的話？」（撒九21）

當「3」發現了他們的自我形象成為真實的時候，他們是很感詫異的，他們會問自己：「這真的是我嗎？」或是：「這真能發生在我身上嗎？」在一種真實的、謙遜的情形下，他們開始看出他們夢想及努力的價值。

撒慕爾（撒母耳）給撒烏耳傅油後，撒慕爾告訴他在回家途中，他會遇到一隊先知，上主之神會突然降在他身上，他會「變成另一個人」（撒十6），這是撒烏耳生命眾多角色中的第一個角色，日後，他還會以各種不同的角色出現。撒烏耳第一次「變成另一個人」是天主給的恩賜，祂「改變了他的心」

（撒上下十9），於是，撒烏耳與其他的先知「一同出神說妙語」，但當別人注意到而有所評論時，撒烏耳似乎有些疑懼不安，或許那種出神狂態使別人覺得他愚蠢，撒烏耳似乎有意把這些事置諸腦後；當他回家後，他沒有向任何人提起他曾被傳為王及說先知妙語的事（撒上下十16）。

第二次撒慕爾來宣布誰是新王（也許是同一事件的另一個記載），撒烏耳中籤了，但沒有人找到他。他躲藏在行李中（撒上下十22）。隱藏自己是「3」主要的特質之一：他們要把自己最不堪一擊的弱點、創傷、反對失敗的畏懼隱藏起來。在此，我們看到撒烏耳真的躲起來了，他的新身分（新角色）——王位，已經被宣布了出來，但他不願露臉，這個時候，他還可以把自已與君王的角色分開，但不久他就與扮演的角色融為一體。

故事發展下去，撒烏耳最後完全與他的角色融合為一，竟致忘了他本來是那個曾一度躲藏在行李中的無名小卒。當然，扮演角色的人常有這種危險，太長的時間扮演一個角色會使人相信角色而忘了扮演的人的真正身分，故事記載某些「無賴漢」不滿意撒烏耳之被傳為王並懷疑他執政的能力，撒烏耳對他們不予理會而保持他的平安（撒上下十27），他無意把自己為王的自我形象移開。

撒烏耳王為保衛以色列與阿孟人（亞捫人）作戰，勝利後約一個月，考驗來了；歡欣雀躍的人民急切地要把先前反對撒烏耳的人找出來殺掉，但撒烏耳下令說：不可處死任何人（撒上下十一）。撒烏耳表現出「3」的輕浮，或者說是不太慎密的良心，他們易於寬恕別人，只因為他們希圖別人的喜歡；撒烏耳也顯出「3」那種追求成功或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有所成就的心態，如今二者也都擁有了，對於以前別人對他不友善的評論，

他已無所畏懼。

撒烏耳繼續戰勝培肋舍特（非利士），但最後以色列卻處於悲慘命運中，撒烏耳過於自信，以為隻手可把人民救出，先知撒慕爾本來叫他在基耳加耳（吉甲）等候他來獻全燔祭的；撒慕爾遲來了，軍民開始「離開撒烏耳，四散逃跑了」（撒十三 8），為保持外表的勝利形象，「3」不惜任何代價以達目的。撒烏耳為要使軍民跟隨他，好讓他保持領袖的形象，他於是沒有聽從撒慕爾的話而決定自行獻祭。

祭獻完畢，撒慕爾到了，聲言要知道真相，撒烏耳再三找出理由表明自己沒有罪愆，理由表面看來似乎有理：培肋舍特人已逼近。他想向上主求援……他的解釋也包含了自欺：「我迫不得已，奉獻了全燔祭」（撒十三 12），「3」傾向著行動、行動，很難做到忍耐、等待。撒烏耳以各種理由為自己牽強辯解，無非是文過飾非，掩藏著他有意僭越先知的本分來獻祭，撒慕爾沒受他的欺騙，他斥責撒烏耳的愚昧並宣布他的王位將中斷。

「3」最怕失敗，如今撒烏耳最怕的事發生了，由這時起，他就變本加厲地把不健康的「3」的劣性表現出來：他的自欺愈來愈甚，顯出精神錯亂，有時竟暴跳如雷。撒烏耳的沒落與達味的興起互相交錯。達味就是撒慕爾告訴撒烏耳的那個「隨天主心意的人」（撒十三 14）。他將取代撒烏耳為王，撒烏耳妬忌達味的成功與聲望，以致想把他殺死，撒烏耳不能忍受自己在軍民眼中不是個成功者，他甚至準備把自己的兒子約納堂（約拿單）處死，因為他無意間違反了他所定下的黃昏前禁食的法令，後來軍民一致為約納堂求情赦免（撒十四 45），撒烏耳是那樣切盼得到人民的擁護，為保存他的王位與成功，他

竟準備把那兩個得力助手殺掉。

當撒烏耳看到自己的權力，領袖地位漸漸消失時，就變得愈來愈失望，雖然撒慕爾先知給撒烏耳保證：他會戰勝阿瑪肋克（亞瑪力）人，並叫他對於潰敗的敵人，實行人畜不留，但撒烏耳仍然決定隻手緊操大權，自行處理而不聽從先知的吩咐；他的確戰勝了，但他沒有依從上主所命令的，卻保留了肥美的牛羊牲畜；撒烏耳自欺的程度竟到這般地步，使自己真正的意識變得迷糊不清，面對撒慕爾，他詭辯說取得戰利品為的是給天主獻祭（撒十五 21），撒慕爾回答說天主已經拒絕讓他為王，撒烏耳承認了他的錯誤，說出了一句在我們每個人之內的「3」很清楚知道的話：「我害怕人民，不得不依從他們」（撒十五 24）。

雖然撒烏耳知道上主已拒絕他為王，但他懇求撒慕爾先知依舊與他一同回去，讓長老們看到他們的和平相處。正因名譽攸關，「3」最怕喪失名譽，為了名譽，撒烏耳已聽不到良心的聲音，於此，我們再次看到外表形象，對「3」來說，是何等重要！

上主拒絕了撒烏耳，他受到「惡神來擾亂他」（撒十六 14）。這裡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癲癇症、瘋狂、沮喪；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都象徵著撒烏耳與內在的真我脫節了。由於他過分顧慮別人對他的想法，太需要抓緊外表的權勢，他把自己真正的感覺埋沒了。

撒烏耳惱恨、妬忌達味戰勝巨人哥肋雅（歌利亞）之後所得到的喝采，從那次之後，他就對達味步步為營（撒十八 9），甚至在內心沮喪的一刻以槍對準達味，險些把他殺掉，撒烏耳在精神分裂的狀態下，總認為別人會把自己的權勢與聲望奪去，

他甚至利用自己的親生女兒米加耳（米拉）為陷阱，讓培肋舍特人把達味殺死（撒廿二 8），撒烏耳又懷疑別人同謀對付他，瞞著他（撒十八 21）。不健康的「3」一意孤行，每項事情都得依照他們的準則而執行，而他們的準則卻是：「迎合我的外表形象要求的，就是好的。」換句話說：「除我以外，別人的全不受用。」

甚至當達味兩次證明他不願殺害撒烏耳（兩次都放過他），撒烏耳對自己的安全仍然不放心，他害怕培肋舍特的軍隊，在他生命的末期，他顯出一個真正分裂的「3」的特性：對於失敗及喪失外表形象的恐懼致使他陷於極度自欺的地步。當上主沒有回應他的詢問時，他極端失望，終於到恩多爾地方求助於一個招魂女巫；以前撒烏耳把當地所有的巫師驅逐，如今卻暗中破壞，違反自己所定下的法律而去求助於女巫。

絕望的「3」會不擇手段隱藏自己內在的衰退萎靡，不讓他人知道他的煩惱，撒烏耳名副其實地「化裝」，隱藏著自己的真正身分去到恩多爾地方找到一個招魂的女人（撒廿八 8）。撒烏耳的化裝易服象徵著他內在與日俱增的欺詐及偽裝。此時撒烏耳扮演的角色已代替了他的真我。那女人不知道他是誰，實在，連撒烏耳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直到最後，女人把撒烏耳認出來了，她驚叫：「你為什麼哄騙我？你就是撒烏耳」（撒廿八 12），這句話，該是撒烏耳生命的「主題曲」吧？

女人要撒烏耳解釋並提醒他的真正身分，但此時的撒烏耳已無從回答她。他唯一關心的是要把去世不久的先知撒慕爾叫來給他指示該怎麼辦？撒烏耳再沒有任何內在的權威與清晰的目標了！唯一重要的是要知道目前應該怎樣護衛自己為王的形象及使自己免於一死？他的良知已迷失了，只知依靠外在的策



略，但與他所想望的正相反，撒慕爾的亡靈向他宣布：翌日他與兒子將會在陰間與他相會，這是給撒烏耳的最後揭露。「3」沒有任何途徑可征服死亡，再沒有自我形象或欺詐可以作護身符！如今撒烏耳的一切欺詐手段都敗倒，他變得極度恐懼，也完全失去自控。女人與撒烏耳的僕人提醒他並逼著他必須進食。撒烏耳整個崩潰了！（撒廿八 23）

翌日，培肋舍特人殺了撒烏耳的眾兒子，撒烏耳也受了重傷。他恐怕敵人發現他而侮辱殘殺他，就命令他的隨兵殺掉他，撒烏耳恐懼的不是死亡而是被敵人羞辱，他寧死也不願失去自己成功與榮耀的形象；但那隨兵害怕，不願謀殺君王，沒有實現撒烏耳所夢想的維持他美好的形象，結果撒烏耳拔出劍來，伏劍自刎（撒卅一 4），這就是「3」的終極絕望：寧願自殺也不肯忍受凌辱與失敗。

當撒烏耳的屍體被發現時，是身首分開的：頭被砍下，甲冑已解除；代表他生時與自己的情感脫節，而他的欺詐手段層出不窮，有如重重的護身甲冑，死後哩？重重盔甲已被除下，赤裸的靈魂最後與撒慕爾及上主對面相逢，再不能有任何偽裝了！這也提醒了我們：若我們的成就建築在他人對我們的觀感上，這種成就無疑曇花一現，而且無論我們在世上活到多久，與永恆比較之下，也不過轉瞬即逝罷了！

撒烏耳總沒有學到善用他的權能去幫助；他也沒有克服他的好勝心，他害怕羞辱，因而也永不能發現謙遜。為使在我們內的「3」得到轉化，我們需要經驗到內在的真我，那是與整個宇宙相連繫的；在我們內的「3」要學習把自己視作宇宙整體的一部分來愛自己，正如研究九型人格的阿瑪斯寫的：

「除非你認識自己是完全的存有（Being），否則，客觀方面你是無助的——似若不存在……但當你接納這份無助感，毫無防衛、毫無批判、毫不做作地接納你的無能，這心態就使你進入完全的存有（Being）與其德能、動力中（Dynamism）。」

撒烏耳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在掙扎、抗拒這份真我的認識，他的收場是可悲的，他的悲劇警惕在我們內的「3」要認真實行這份人格轉化的工作：要致力於新生的創造而不是毀滅、破壞而成了生命的剋星。也就是說：讓每個人內在的「3」，把個人的成就置於造物主廣闊無垠的視野內，承認自己「本來無一物」。



以撒烏耳的心神來祈禱：詠五三

愚妄的人心中說：「沒有天主。」

他們都喪盡天良，恣意作惡，  
行善的人實在找不到一個。

天主由高天俯視世人的子孫，  
察看有無尋覓天主的明智人。

人人都離棄了正道，趨向邪惡，  
沒有一人行善，實在沒有一個。

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吞我民如食饅頭；  
總不呼號天主的人，豈不是愚蠢糊塗？  
在不應驚慌之處，他們反倒驚惶發呆，  
因為天主分散了那圍攻你者的骨骸，  
他們必將蒙羞，因天主已把他們棄捨。

唯願以色列人的救援來自聖熙雍！  
一旦天主將自己民族的命運變更，  
雅各伯必將喜慶，以色列必將歡騰。

## 達味（大衛）

「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撒下十六7）。

從達味身上，我們看到「3」性格上的錯綜複雜；達味是全部聖經中描繪得最完整的人物之一，他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青少年、牧羊人、戰士、撒烏耳王的忠臣、約納堂的知友、君王、詩人、聖詠作者、音樂家、舞蹈家甚至是個殺人犯，被色慾迷心，有時又是個不擅教養的父親，畢竟，他是個悔罪者，達味的各種形象使他能給各類型借鏡，他是全部聖經記述中被刻畫得最唯肖唯妙、最充滿人性的人物。默西亞就是達味家族中的一員，而達味的君王職位成了默西亞神聖王權的最初象徵範本（Prototype）。

從多方面來看，我們不難明白為何把達味歸入「3」型。「3」的自我形象很多，他們希望把每個形象都表現得很成功，對於撒烏耳（「3」）來說，他的敗亡全在於他沒有認出自己的生命是在扮演著某些角色而不是真正的自己，他永沒有在失敗錯誤中學到內在的成長及轉化，達味從質樸的年輕牧羊人直到成為以色列的年老君王，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成長的痕跡，也看到在他整個生命中，他都保持與現實環境及與上主的聯繫。

在「自我主張」類型中，都潛伏著自我陶醉（Narcissism）

的弱點，這是自我主張型施行駕馭一切、控制一切的另一途徑。我們看到撒烏耳陶醉於他為君王的自我形象；「7」表現在對豪華宏偉的崇拜，如撒羅滿；「8」表現在強而有力的自我形象，如客納罕婦人；「3」則表現在成就、效果上，外表形象代替了真實，撒烏耳可以看出達味骨子裡的意念，因為與他好相似（兩人都是「3」），撒烏耳對達味說的最後一番話：「我兒達味，你實在是可讚美的，你必有所作為，也必有成就」（撒廿六25）。從這刻開始，權力與成就都由撒烏耳轉移到達味身上。

聖經中達味的故事有如奧德賽斯（Odysseus）和亞瑟王（King Arthur），故事中的英雄是個政治人物，他代表著整個國家的命運，同時他個人所經歷的，亦可作為人生旅程的原型（Archetypal human journey）；達味的複雜人格揉合了多種特性，正可看作人性多方面的表現，他作為君王、為兵將時的活躍生命，正好與他作為詩人、為音樂家時的藝術、默觀生活相調和。對於典型的「3」來說，他們的情感生活沒有深度，也還未達到全面的發展，因為他們的情感（心）中心是被忽略或誤用的。若他們努力實行人格轉化的工作，他們會發現情感方面的發展，這可從達味豐富的情感生活看出來，這位聖詠作者寫出雄偉、壯麗……戲劇式場面；寫出豪放、狂喜、悲泣、勇猛，期待甚至暴烈的聖詠詩歌，把人心內的各種情感、情緒，表露無遺。

達味生命中有些時候顯露出平衡，但在另一些時候卻在激情與壓抑的張力中掙扎；雖然面對大好機會，但達味兩次遏制自己不去殺撒烏耳，一反「3」那種操之過急的心態而肯忍耐、等待；達味也沒有為了事業的成就而「膨脹自我」，甚至迷失真我。然而，熱情起來的達味，竟因迷戀巴特舍巴（拔示巴）而把她的丈夫殺死，顯出「3」衝動行事並矯飾過錯的傾向。不

過，達味與撒烏耳的不同處，在於他始終沒有離開他生命的中心點——上主；在任何情況之下，他保持著他的靈修重心——與天主聯繫。對於自己的罪過，達味不找藉口、不掩飾，屢次投奔於主；面對自己的罪過，他承認是背棄了主；得勝之時，他頌歌讚美主，感謝祂的庇蔭；這份對上主臨在的關注與親切聯繫，就使達味在一切艱難困苦中不致陷於精神分裂與瘋狂！

達味由先知撒慕爾傅油為王。聖經記載撒慕爾在葉瑟（耶西）家看到他的七個兒子，天主沒有揀選他們，撒慕爾堅持等待葉瑟最年幼的兒子達味放羊回家，他就給達味傅了油，從達味被召開始，也是「3」轉化工程的開始。「3」是注重外表的，從《撒慕爾紀上》記載，我們看到達味的形象：「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撒上十六12）。

但天主已吩咐撒慕爾不要憑人的外表而下判語，因為「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撒上十六7）。也就是說：上主直看人的本質（底蘊）。研究人格九型，實行轉化工程就是幫助我們發現本質或真我，不管我們屬於哪一類型，這個真我是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所扮演的任何角色的特性的。達味的一生正可作為我們整個轉化過程的模範——這過程包括了生命開始直到死亡。一旦達味被天主「看透了心」而揀選之後，上主之神就有力地臨進達味（撒上十六13）。天主直接在「3」的情感（心）中心與他們相遇，越過外表，揭露內在的欺詐，召叫他們走向真實——人性的本質、核心。

從達味與巨人哥肋雅交戰的事件中，達味的人性本質（內涵）彰顯了出來：他沒有戰士的驕模，與巨人交鋒時出現的姿態是個未經訓練的男孩。撒烏耳不能想像達味這個樣子會取勝，他慫恿達味最低限度要配上武裝。撒烏耳慣於矯飾，甚至死時

也配戴甲冑，他不會明白達味對天主的信靠。雖然達味聽從吩咐穿上武裝，卻因不能行動自如而只得把武裝脫掉，選了五枚石子，帶著投石器前去與巨人交戰（撒十七 37-40）。靠著造物主的力量、利用簡單的石頭為武裝，年輕的達味得勝了，他沒有依賴自己或外表形象或任何武器或任何成就，唯獨依靠、信賴天主！這份信心與依恃一直伴著達味，甚至後來他不幸犯了罪，仍然仰望、投靠他的天主。

身為「3」的達味，是個精明的「戰略家」，他不但把自己生命的各個角色演得好，還有自編自演的本領，因時因事而演出。一次，當達味從撒烏耳處逃出而在加特王阿基士（迦特王亞吉）家中避難時，那裡的僕人把他認出來，他唯恐僕人出賣他，立即佯作瘋子，不但把眾人瞞過，也使自己獲得安全（撒上廿一 13-14）。我們前面提過撒烏耳也偽裝往訪招魂的婦人，達味之偽裝與他不一樣，達味沒有自欺與失控，只不過為擊敗敵人而欺騙他們。

「3」不容易與人建立深厚的人際關係，他們通常忽略或誤用了自己的情感，但達味給我們指出：潛在的弱點可以成為「3」的力量，當「3」接受到一份真摯的愛時，他們的心就被喚醒，「3」能開放自己接納愛，也能還愛。達味與撒烏耳的兒子約納堂（約拿單）的友誼就是整部聖經描繪的其中一個最深情摯愛的例子，他們的心靈互相契合（撒上十八 1）。約納堂之死，使文學史上產生了一篇情辭懇摯、刻骨銘心的哀悼文章，那是達味向他的知友發出的哀歌：

「英雄怎會在戰鬥中陣亡！

哎，約納堂！對你的死，我極度哀痛！

我的兄弟約納堂，我為你萬分悲傷！  
你愛我之情，何等甜蜜！你對我的愛，勝於婦女之愛。  
英雄怎會陣亡！  
戰爭的武器怎會喪亡！」（撒下一 25-27）

達味情感的流露不單只在憂傷中，也在喜樂中；當他領著結約之櫃進城時，他「興高采烈地舞蹈作樂……」（撒下六 5，14）達味在位時，即使處於政治陰謀包圍及困難環境當中，他仍是生氣蓬勃、精神怡悅的。

不過，達味也妄用王權的誘惑，也許他最大的過錯就是迷戀巴特舍巴（拔示巴）和殺害她的丈夫烏黎雅（烏利亞）。以前，達味能在那聰明美麗的女子阿彼蓋耳（亞比該）跟前控制自己，阿彼蓋耳是生性愚鈍的納巴耳（拿八）的妻子（撒上廿五 25），她懇求達味寬赦丈夫給他的侮辱，達味聽從了並讚歎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可稱頌的！感謝祂今天派你來迎接我。妳的聰慧是可讚美的，妳也是可讚美的，因為妳阻止了我傾流人血，親手復仇」（撒上廿五 32-33）。在那情況下，達味能放下不健康的「3」的貪圖成就而順應一個婦人的要求，饒恕了她那愚昧鹵莽的丈夫。

達味遇到巴特舍巴的時候已在位多年，並享受著人生事業的成功；雖然他知道巴特舍巴是烏黎雅的妻子，但他一心要獲得她，他的自信與對成功的認同蒙蔽了他，他也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行為的不當。當巴特舍巴告訴達味她已懷孕時，他表現出「3」掩飾錯誤的弱點，他把烏黎雅從戰場召回來，但正直的烏黎雅過家門而不入，達味的狡計未能得逞。

達味安排烏黎雅死於戰場，這事件實在是達味恐懼犯姦之

罪行被揭露而作的極端行為。「3」不一定要求成功，但他們常常希望外表上讓人看到他們的成功。以殺人來掩飾姦姦罪過是達味在進退兩難中拚命的解決；但他的陰謀被納堂（拿單）先知揭穿了！納堂針對「3」愛隱瞞真實的天性，他也隱瞞自己所知道的真相而用了一個比喻來告訴達味。納堂告訴他一個擁有許多牛羊的富人，捨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待旅客，而取了貧窮人唯一的母羊；達味聽了大發雷霆，命令財主必須賠償，納堂即時揭露故事的主人翁：「這人就是你！」（撒下十二7）

這兒是給「3」一項邀請，看清自己的真實：一個充滿缺點、欺詐的人。納堂的故事觸動了達味的內心，讓他窺視到他忽略了的內心生活，達味真情流露，定志痛改前非。藉著納堂——他所信任的朋友及上主的先知，上主終於觸動達味的心，使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從心靈深處感到戰慄、痛苦與悔恨。

有人說「3」沒有強烈的良心意識，但他們的害怕羞辱就使他們的行為變得謹慎，可惜在撒烏耳身上，這種羞惡心使他千方百計去掩飾自己的惡行；達味卻不同，罪過的彰顯使他謙卑，不是基於畏懼而是面對真實；一旦承認、接納了自己的罪過，他就能發現他的真我，用不著顧全臉面。

達味與巴特舍巴所生的孩子沒有活下來，達味也從天主手中接受了這個可怕的事實；孩子還活著時，他守齋、祈禱，孩子死了，他梳洗、進食。上主沒有允許他的哀禱這事實，他接納，他沒有偽裝一副哀痛父親的形象給別人看。他的悲傷是真摯的，他的順從也是真誠的，他甚至能安慰悲慟中的巴特舍巴，達味放得下「3」對形象的依賴，對成就的野心；他表現出一個懂得並活出上主旨意的「3」，無論環境是優是劣，他都能轉向天主，這表示他願意從大方面著想，從上主的角度去看一切，



於是他能面對自己的恐懼，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達味不平凡的故事，在在顯出「3」人格的特性，達味開始以牧羊人的身分轉變而生活在王宮中，雖然他生命中扮演了多種不同角色，他實在也參與了人格轉化的工程——尋找真理，重返真我。牧人與君王的生活象徵著達味默觀與行動兩種生活態度。一如瑪爾大與瑪利亞提供給我們一幅整合的、轉化了的「8」的人格圖像，達味也把作為人民領袖的活躍生活與詩人默觀的精神集於一身。

「3」能夠有清晰的理想與熱忱，但亦可能過分關切事物的外表形象，達味屬於前者：目標明確，他的生命整合了行動（日理萬機）與默觀（在音樂園中漫步）；他，雄才大略，推動力猛，無畏於外在各方的挑戰，適應力強，能安然接納未竟的心願，舉例來說：他原渴望為上主興建聖殿，但被上主拒絕。達味的「3」認為天主與他一般喜歡富麗堂皇的殿宇，但天主回答達味：祂從不要求以色列的領袖為祂建造殿宇，一個不健康的「3」會認為這是天主的拒絕，使他的美夢成空，但達味卻接受得很好，因而獲得天主更大的許諾：為他建立家室，興起後裔。以致「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撒下七 16）。事實上，雖然達味的王國沒有永遠繼續下去，但上主的許諾到底在默西亞身上實現，默西亞正是出於達味的後裔；達味把個人的成就置諸一旁，卻獲得了來自上主的永恆的恩賜：他的名字與默西亞永遠聯繫在一起，千年萬代都認識這位默西亞的名字——耶穌、達味之子。



### 以達味的心神來祈禱：詠五一

天主，求祢按照祢的仁慈憐憫我，  
依祢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  
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  
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  
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  
祢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  
求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  
求祢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  
上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求祢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求祢不要從祢的面前把我拋棄，  
不要從我身上將祢的聖神收回。  
求祢使我重獲祢救恩的喜樂，  
求祢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  
我主，求祢開啟我的口唇，  
我要親口宣揚祢的光榮。  
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  
上主，祢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 「3」型的摘要：

撒烏耳的悲劇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察看自己黑暗的一面。不是每個聖經故事都有美好的結局。由撒烏耳的敗亡，我們看到「3」自欺的悲劇。面對「3」的最大缺點，我們也可看出無論

我們屬於哪類型，我們都必須警覺，不要如撒烏耳與他的隨兵一般在睡著時被人擒獲。撒烏耳的一生意圖操縱環境，好高騖遠，貪功好勝，結果犧牲了自己的「真我」。撒烏耳的故事，提醒我們要謹慎看守自欺的傾向、追求外表形象，甚或貶人利己。這些都不單是「3」的傾向，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弱點。撒烏耳的悲劇提醒我們若順從本性、自我的貪慾，就會忽略了良心的聲音——內在人性的本質、真理之所在！

相反，達味把接受我們個人罪愆的機會呈現在我們眼前，就如他面對先知納堂一般，他沒有隱藏他內在那分空虛的深沉痛苦，他正視它，一如正視兒子的死亡。已轉化的「3」對真理的認同正可鼓勵我們尋找忠誠的朋友，就像納堂一樣能對我們說出真實的話；假如朋友看到我們隨波逐流，貪圖虛榮，就勸勉我們醒悟，返回真我。達味是個很好的模範，他的故事由年輕一直到死亡都可啟發我們，在人生旅程上，他能引領我們不斷地與天主——我們生命的中心——連繫、接觸，導致人格的成熟、轉化。

### 第三組：退避（迴避）型

「4」、「5」、「9」

「你們應按這聖言來實行，  
不要只聽，自己欺騙自己。」

（雅一 22）

三種退避型包括「4」、「5」、「9」，通常被稱為個人主義者或羅曼蒂克型（「4」），思想家或觀察者（「5」），調停者或和平者（「9」）。他們屬退避（或迴避）型，因為在人際關係上他們表現出退避的本能；他們不一定是羞怯的，但總喜歡在行動前細心觀察與試驗或長久準備才行動。

退避型通常忽略或誤用他們的行動（身）中心；這並不表示他們懶於行動或身體動作出毛病，而是說他們常常自覺是局外人，在周遭人羣中或事情進行中，他們覺得很難參與其間；他們往往從外在世界退回到內心世界，在這裡他們覺得如魚得水，舒暢多了！對於「4」，這內心世界就是活躍的想像，充滿各種羅曼蒂克的遭遇，他們不會太關心如何去影響外在世界，卻喜歡在不尋常的內心生活裡消磨時間。

對於「5」，他們經常忽略行動的需要而愛沉緬在思想、理念的領域中，他們在隊伍裡喜歡站在後面，喜用頭腦而不是用行動去獲取消息、資料；他們經常徘徊留駐在腦子的觀念上而

逃避參與外在實際行動，他們注重構思美好的計畫而不去付諸實行。

「9」對於周遭發生的事，縱使他們置身其間，但內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若參與活動，通常也是緩慢、慎重的；有時，他們靜止不動，或似乎在等候時機，然後在某光景下突然像著了火一般不可遏止地工作下去。

這三種退避型人物通常是內向的，他們喜歡幽獨多於結伴，當他們獨自思索、感受時，更覺舒暢，他們不會太介意公開表達自己的感受，但更喜歡進入內心去探求他們所需要的。尤其是「4」，他們雖然時常活於冥想之中，但也會在外表顯露他們那份璀璨光華，且往往流於戲劇化。所有的退避型通常都有著豐富的內心生活，富於想像與探索，他們除非有強烈的內在動機才會出現在「銀幕中心」，但在窘迫或什麼壓力之下，他們就退回幕後去，每當他們覺得意義重大、理由充分，他們就不怕顯露人前，那時，他們會從自我的象牙寶塔裡走出來，面對大眾，言辭清晰，動靜得體，應付自如。

女心理學家何妮給退避型一項特徵：自我辭退（Resignation）。每當我們對某些事情或在某環境下表現出：「讓我靜觀其變」的心態時，我們就是處於「4」、「5」、「9」的立場。當我們留駐在這種內心狀況下，就沒有什麼可以煩擾我們了。若不是「4」、「5」、「9」型的人，從行動或活躍生活進入此種「退避」狀態的話，就表示他們的生命邁進一個特別的時刻：邁進成熟期或淨煉期（放棄私慾或恐懼），這也可能是個休憩與退省的時期，這時期讓人從活動中停歇一下，細細觀察一下內在生命的進展，在這種「無為」狀態下，學習開放、自由、等待聖神的細語、躍動。

為退避型來說，如果他們以為不參與外在世界的活動，就不會遇到誘惑或痛苦、掙扎，那就錯了。他們呈現出一幅時常生活在「低潮」狀態的圖像：生活中沒有大磨擦，沒有大衝突，卻是無精打采的；他們不太主動地回應、取決，只是等候，反覆思量，觀察，想像，或是讓別人踏出第一步；對於退避型，內心世界才是他們的真實世界；自我主張型的目光是迎向將來的，退避型卻是沉緬於過去。因為，已過去的不會，也不可能，要求他們有所行動。過去的已完成了，我們可以沉思、分析過去的事件，而這些「活動」卻不能改變過去。

前兩組的人格類型：「1」、「2」、「6」和「7」、「8」、「3」顯露出對愛與權力操縱（駕馭）的渴望，這組「4」、「5」、「9」就是渴慕自由，自由對於他們來說，不是隨意做什麼而是隨意不做什麼，即是：有自由什麼都不做，退避型傾向於單獨做他們真正喜歡的，由此可明白他們怎樣受到「忽略行動（身）中心」的傾向所影響。他們可以費很多時間去思量他們所喜歡做的事卻永不動手去做，他們認為自己沒有特別責任去改變外在或內在的世界，他們甚至從主動的、活躍的生活中辭退出來——隱居去也！

退避型的轉化工程最重要的是學習多一點活躍並參與外在世界的活動；學習把本性的弱點化為力量；觀察與分析不單只幫助明瞭過去的經驗，還可以利用來解決當前及未來的問題；一份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亦可憑過去的經驗來加以充實現在，並輔助、推進世界走向未來，那份忍耐與等待的傾向可善用來策劃並給予機會讓事物自然地、充分地發展；在轉化過程中，「4」、「5」、「9」可利用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參與世界的活動而不必逃避。

在轉化工程展開之前，他們可能經驗到生命消極的一面：「這些都是要避免的。」往往，他們的生活態度是：「我不要這樣」或「我不幹這些」，隨著內在的成長，他們會學到多些參與世界的活動，少些作旁觀者；他們逐漸懂得如何生活，如何應付各種挑戰，解決問題，並利用豐富的想像力協助世界積極地發展；應用觀察所得對世人作出貢獻，在與人的互動中也表現更多的信任心與自信心；這樣，他們會愈漸體察出自己的價值，也不必等候更完善的充實自己之後才去生活行動。

聖經上退避型的主角讓我們看出上主如何在他們退避、不行動當中去接觸他們：約伯（「4」）遭遇極大的不幸而隱匿在家，坐著，抱怨生命的不公平，他與上主的相遇經驗是深刻的，富戲劇性的，喚醒他與宇宙建立一份積極參與的關係。

瑪利亞·瑪達肋納（抹大拉的馬利亞），另一個「4」，離開人羣獨自到耶穌墳前，當她一旦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她轉化了，成了一個積極行動、充滿同情心的婦女，她是第一個經驗耶穌復活的人，當時的瑪達肋納，活力充沛，跑去告訴宗徒耶穌復活的喜訊，她成了宗徒們的宗徒。

古聖若瑟（約瑟）（「5」），一個夢想家，他離開兄長們的隊伍，兄長們也厭惡他，一心想把他除去，若瑟經歷多重波折，上主透過他被囚禁的難堪經驗來教導他從「做夢」的境界進入實際人生，讓他明白不該逃避生活而該在發生的一切事情上看到上主的旨意與計畫，人應該與天主合作。

尼苛德摩（尼哥底母）（「5」）遲遲未能走出他那舒適禁閉的內心世界，自從那次夜訪耶穌之後，他開始一個緩慢的轉化過程，終至毅然而出，擁抱世界的痛苦，堅信並仰望耶穌救贖的恩賜。

最後，兩個「9」一直等待又等待，大半生的生命就在他們的等待中溜去。亞巴郎（亞伯拉罕）七十五年之久住在哈蘭，直到上主把他猛然一叫，他開始了一個嶄新的生命旅程；可以說：亞巴郎是被天主抽選、指定出來的，他是個被上主催促而不得不有所行動的人。故事後來記載他仍忍耐地等待著天主許諾的圓滿成就。

《若望福音》中池邊老人（畢士大池邊病人）躺在同一個地方卅八年之久，他不但不能行動，同時生理、心理都不活躍。後來耶穌遇到他，把他治癒；這人的故事讓我們看出轉化的工作在開始時可以很困難的！

這些故事讓我們看到退避型的人的成長過程，他們從靜止的、不活躍的生活狀態下轉化為豐富、圓滿、自由的生命，這份自由是從積極參與、整合人性的真生命產生的！



類型 4：約伯與瑪利亞·瑪達肋納  
(約伯與抹大拉的馬利亞)



「我屬於我的愛人，我的愛人屬於我。」

(歌六 3)

「4」是個人主義者及浪漫主義者；他們富戲劇性、情緒化，最關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們個性敏感、獨特、富創造性及美感。「4」似乎比其他各類型受苦更多，他們的生命帶著悲劇色彩，如果他們有藝術傾向的話，他們就能透過藝術把痛苦理想化，他們最渴望的德行是平靜，最大的缺點就是嫉妒。

「4」處於情感（心）中心，他們的力量全集中在情感生活或人際關係上。他們的感受很深，往往消磨很多時間在情感、感覺的分析上，「4」、「5」、「9」同樣忽略他們的行動（身）中心，他們（「4」）常覺得某些情感問題（與他人的關係）是他們無能為力的，也就是說：不能做些什麼來解決，雖然如此，卻不能阻止他們的精細查察。「4」有著一種深深的孤獨感，渴望認識「我是誰？」他們很多時候把這種感受轉移到別人身上，期望別人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對於那些看來似乎比他們生活得更愉快、美好的人，「4」常生嫉妒。

「4」相信沒有任何人相似他們，當然這也是真的，但對於「4」來說，這不單只表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他們認為自己的個別性與獨特處是任何人所不能了解，也不能設身處地去明瞭他們的。「4」相信這獨特的「我」是與任何人、任何物完全分隔的。唯有「神聖的生命之源」的觀念能幫助他們認識：「獨特不是『非比尋常』」，獨特是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同一神聖生命之源，要體驗這真實，就表示我們應該放棄自我，把自我的喜歡與不喜歡，並把自視過高的「非比尋常」的意識置諸一旁，試著進入更深的人性本質（心靈底蘊）內。要實行這份轉化工程是痛苦的，特別對於「4」來說。他們中有些寧願執著於「你我分隔」、「天地與我絕緣，萬物與我隔絕」的迷思幻覺。

「4」通常是藝術家或有創造性的人物，如果他們關閉在自我當中，他們的作品也往往表現出自我陶醉或是想入非非的境界，但若他們運用轉化了的精力來工作，他們將體驗到內在的創作本能正把造物主表達出來。以下是兩個「4」的故事：約伯與瑪利亞·瑪達肋納。他們由始至終都被他們的神聖中心吸引住，雖然兩個人的生命都充滿痛苦與失落，但是他們與上主的親密聯繫使他們免陷於情感崩潰的境地。

阻礙「4」成長的，是那份集中於自我的獨特的意識，愈把自己孤立於自我的小宇宙內，就愈與他人、與宇宙、與真我相隔；對於轉化了的「4」來說，一個重大的發現就是：「我們不是與本源聯繫，我們就是本源」（阿瑪斯）。最低限度，我們覺察到我們的神聖中心：我們內在的天主，當我們囿於強烈的自我意識中，我們就相信人與人、人與宇宙的分隔，但當我們從宇宙的心——天主的神聖意識來體驗的話，人與人、人與宇宙就是共融為一了，正如上主的話：「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申六4）。這是猶太教堅信的一項真理，也是每天邀請我們聆聽的一項真理。

「4」邀請我們分受他們的自然傾向：用心靈的眼往內心深刻地注視，當這心靈的目光打開，清晰地注視時，看到的就是天主的途徑與計畫，遠遠超越人的理解。約伯在旋風中經驗了天主之後領略到這項真實，瑪利亞·瑪達肋納哩？當她站在耶穌的空墓前，雙眼充滿淚水之際，她心靈的眼開了，也明白了。

使約伯與瑪達肋納神目張開的一份觸動，不是來自他們的痛苦，而是直接來自天主。他們中一個嘗遍了人生的苦難，一個流盡了人性的眼淚，他們已沉到絕望的深淵，經天主神聖的一觸，他們眼前產生了新的視野，生命呈露出一片新的希望。

約伯與瑪利亞·瑪達肋納可以說是聖經中兩個最堅強的人物，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個人與宇宙萬物的關係提出疑問。約伯所受的大刺激與悲痛使他被認作基督受苦的初範（Prototype），弔詭地，約伯突顯了他的獨特性與普遍性。禍患中，約伯渴望天主對他有所啟示，使他認出天主的神聖計畫而知道自己受苦的意義；他那富於戲劇性的故事使他領悟到早期舒適、富裕生活的危機，那段日子可能導致他對於上主的偉大創造計畫不聞不問，也不懂得感恩戴德。

聖經中對瑪利亞·瑪達肋納的記載不多，傳統上把她與幾個不同的婦女連在一起，可見出「4」之獨特性並包含著與別人的共通性。約伯與瑪達肋納兩人都有深刻的情感，對於與人、與主的關係提出疑問，兩人生命中都受過極大的痛苦；最後，兩人都經歷一番深刻的體驗，有了一份高度的意識：知道放下自我，而體味到上主無限的慈悲與愛。

## 約伯

「以前我只聽到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約四二5）。

約伯是受苦的「4」的最好例子：約伯最初所受的苦是身體上的，但很快就成為精神上的，最後竟成了痛苦的原型（Archetypal），甚至一些不知道約伯故事詳細情形的人，也承認約伯是個「善良的人遭逢不可想像的悲痛」，約伯的名字象徵著「好人受苦」，同時在這個世界上善人受賞、惡人受罰的邏輯已顯得沒有意義，約伯的名字就成了「遭受莫名痛苦」的同義詞。

他的故事啟發了宗教人士及大多數有信念的人士提出他們的一個終極問題（史派克（Muriel Spark）稱之為：「唯一的問題」），那就是：一方面，我們說存在著一位慈悲的神；另一方面，世界上無端的、殘酷的痛苦不斷發生，這矛盾如何排解？

身為「4」的約伯，個性屬於情感（心）中心，他用長時間自省，分析他的感受，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的小天地裡，這小天地如今已完全被毀碎。「4」的悲劇性形象於此顯露無遺：約伯那番悲哀的、過分渲染的言辭是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的一部分，這個自我形象是應該被擊敗的，因為它出自一份執著：事情應該這樣，我想望它如此發生，當事情的發生不如我所想望的，我就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對不起我，整個宇宙都與我抗衡了，這是多大的幻覺！退避型的約伯傾向對過去的留戀，他憶及從前富裕、平順的生活。轉化工程為他就是回到目前，接納當下的煩惱與痛苦，體認到生命的真實。

在約伯似乎無盡的疑問與怒罵當中，我們聽到自古以來一個永不止息的問題：為什麼世界上有痛苦？我們怎麼能夠與一個容許痛苦存在的上主建立關係？面對痛苦，我們還能真正活出一個完整、美好、良善、慈愛的生命嗎？甚至經歷了各種痛苦之後，我們還能承認事物的內在本性就是如此（本質若是，Suchness）而不去想望可觸可覺的賞報，甚至保持著平常心，以開放的態度去接納憂愁、痛苦？（這最後的疑問也許特別出於信仰佛學的人士？）轉化了的「4」，也許能提供我們一些途徑，如何越過痛苦而體驗寧靜與喜樂。

約伯傳還加插了一個惹事的傢伙：撒殫，控告者，牠向天主指出：約伯的良善只不過是回應祢的恩賜或是畏懼喪失這一切的祝福，但是，祢若伸手打擊他所有的一切，他必定當面詛

咒衊，上主准許撒殫試探約伯……《約伯傳》很長，故事錯綜複雜，有些斷句，段落不清楚及插入的句子，加上語言學上的困難，它以神話故事的方式開始：「從前，有一個人……」作者渲染式的敘述使我們知道這悲喜劇不是關於一個特殊的人物而是關於我們每一個人，故事一開始就描寫約伯是個「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遠離邪惡」的人，在某個程度上，我們也相信自己是如此；因為縱使我們也犯錯，我們也盡力而為，不算怎樣壞，我們的生命也和他相似，在家吃、喝，直到某天一些事情發生，粉碎了從前美好的日子……

約伯「4」，屬退避型，他接受上主藉他的控告者撒殫給予他的痛苦；他是那樣的敏感、直覺，沉浸於自我之中，故事開始時的約伯，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是個陰鬱、嚴肅的宗教人士，對於這些人，空氣中已醞釀著危險。」換句話說：約伯身邊，危機四伏，約伯一如麻雀在風中顫慄，並不知道一隻急迫的鷹正伏在近處樹枝上。

威廉·詹姆斯這樣描述：

「俯低、伏下吧！因為你在生活的天主手上。舉個例子：《約伯傳》中，無能的人與全能的主就是作者腦海所負荷的唯一擔子。關於這項真理：人的無能與主的全能，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會嘗到一份收斂的滋味，那感受近似宗教的喜樂。」

這是很正確地表達了「4」通常的感覺，一旦當我們覺察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及認清了主的廣大無可比擬之際，一種超然之樂（宗教性的、信仰的喜樂）便油然而生，我們的回應可能是

以悲觀態度來看生命，又或是投進（接納）痛苦中而找到寧靜。肯定的，全部聖經駁斥前者而採納後者，聖經不以悲觀態度看人生，雖然人生有著很多令人生厭或痛苦的成分在內。但丁（Dante）稱他所作關於人靈之旅的巨著（地獄，煉獄，天堂）為神曲——神聖喜劇，而不是哀曲、悲劇，各種傳統的神修生活指南都持同樣的意見。

約伯卻對生命抱持悲觀態度，他的退避是死氣沉沉的，他有如被禁錮著，埋首於個人的災難、不幸、損失當中；他的妻子慫恿他詛咒天主（約二 9），開始時約伯熱忱地回答：「主賜主收，願主名永受讚美。」這似乎是個修得平衡的「4」；但故事中暗示出約伯的「心」未完全平靜：「就這一切事而論，約伯沒有犯失言的過錯」（約二 10）。

「4」的缺點是嫉妒，嫉妒產生於內心，不是源出於口，約伯看到別人沒有像他一樣受苦，心裡難受了，後來也詛咒起來，不是詛咒上主而是詛咒自己有生之日，也就是詛咒自己的生命（約三 1），如果他不能照自己所想望的去生活，那倒不如不生下來還好。

撒殫先前懷疑約伯的德行及敬畏天主的動機，作者記載約伯遭遇災難前生活得小心翼翼，甚至為兒子獻祭，「恐怕我的兒子犯了罪，在心中詛咒了天主」（約一 5），這兒顯示出約伯的行為動機還不是一個健康的「4」那種更新精神，而是個憂鬱的「4」，期望他們的脆弱情況能「吸引一個救護者而使其他的人卻步。」這在後來《約伯傳》中他直接要求一個「辯護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約十九 25）。

在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為《約伯傳》的描繪中，故事開始時，約伯的心態不是英豪的而是該受譴責的；布雷克

描寫約伯與家人避免創造性的活動：雖然他們熱心地閱讀聖經，孩子們跪著，但他們的樂器高高懸掛樹上，表現出一派嚴肅、陰鬱的宗教人士作風，對於布雷克，約伯的情況代表著想像力的喪失，他們沒有善用天賦精神的自由與創作能力，這是對造物主的侮辱而不是給祂光榮；「4」通常有天賦的創作能力及想像力，但約伯在布雷克的作品中，似乎對上主賜給他的這份創作能力不加理會及善用；不過，在布雷克最後的描繪中，刻劃出復原的約伯與家人站著彈奏樂器，慶祝他們能夠參與這神聖宇宙的創建工程。

布雷克並沒有研究人格九型，但他刻劃得精闢入微，把「4」的轉化由憂鬱、沒精打彩而至和諧整合，他的解說可以作為「4」（約伯所代表的）的精力（或原動力）的說明。約伯被囚禁於他個人的小世界裡，他的虔誠出於畏懼得罪上主；他的消極心態淨煉之路於是破壞對己對人的關係。「4」對不幸、痛苦非常敏感，以致沉浸、迷失在他們的想像中，把自己閉鎖在一個悲哀世界裡面。一個不健康的「4」可能導致瘋狂甚至自殺；約伯沒有自殺，但他曾有求死之念：「我的心靈寧願窒息，寧死不願受此苦痛。我已筋疲力盡，活不下去。任憑我去吧！」（約七 15-16）

前面說過：「4」容易嫉妒，他們羨慕別人的好處與幸福，卻沒有自己的分，嫉妒表現在約伯的疑問中：「為什麼惡人興盛？」另一方面，撒彈和約伯的朋友也問（雖然未必用言語表達）：「為什麼興盛的是你，不是我？」事實上，當我們身在福中，我們很少會問：「為什麼是我？」對於禍患，我們更少問：「為什麼沒有降到我身上？」這該是每個人的轉化工程，尤其是「4」。



從受苦之初，約伯開始對上主「賞善罰惡」的形象感到迷惑；他的朋友認為他一定犯過罪致令天主以禍患懲罰他；約伯堅持自己的正義，認為自己遭受痛苦又不是懲罰，這是整個故事的關鍵。

約伯是憂鬱型的「4」的範本，他迷惘於惡人得享高壽。坐享榮華富貴，甚至輕視上主（約廿一 7-14）；約伯哀歎著一株枯枝還能有復生的希望而人卻不能（約十四 7-10）；他錯了！對於轉化的「4」，他們是真真實實獲得了新生命，一如枯木逢春，重新充滿生機。天主滋養萬物，是生命之源，約伯感到的最大不幸是把自我拘囚於個人的小宇宙內而與生命之源，與萬物相隔絕。

我們慣於盡可能逃避痛苦；智者們告訴我們：我們正是被這種企圖逃避、被這種怕情所控制；「4」該緊記的是：在宇宙整體的共融內，「萬般皆美好」，就如十三世紀的英國神祕家儒利安（Julian of Norwich）說的。「4」的神聖理想或完美觀念是神聖源頭（Holy Origin），由此可見人生的痛苦全在於與生命之源分隔；意識到生命之源就在人性本質內，同時生活在這真實中——與生命之源結合，就是「4」的轉化，也是其他八類型的轉化。

約伯的種種憂鬱心情（「4」的另一種特徵）需要轉化為感激之情；實在，痛苦為他是個成長的機會，為他開展了新的視野；他的痛苦不是懲罰，卻給我們帶來光照與開悟。

在約伯與朋友問你一言我一語，沒有結論的滔滔話語中，天主插話了，上主在旋風中說話，人的分析、思量、疑問、抱怨一概停止。上主並沒有答覆約伯的問題與怨懟，卻告訴他：「你說了無知的話」（約卅八 2）。上主概略給約伯講述受造界

的廣大，這時，上主考問約伯關於晨星，關於小羊的孕育……約伯張口結舌，無以為答。上主提及的充滿美感的藝術創作與形象，是「4」所珍視、玩味的；上主給約伯顯示出受造界的雄偉、壯麗，卻沒有與他談到個人的傷感；約伯的狹隘自我被溶入廣大宇宙的領域。約伯承認：「是我說了無知的話，說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話」（約四二3）。約伯雖在無知中說了話，上主卻確定他說得對，上主向約伯的朋友表示：「你們講論我，不如我僕約伯講論的正確」（約四二7）。約伯承認痛苦來自上主的手，卻未必是為懲罰人；天主沒有責斥約伯的疑問或惱怒，上主聽到他發自內心對痛苦的反應。

約伯——一個憂鬱的個人主義者「4」，曾滿腔正義地抱怨天主；在旋風中天主給他說：難道是我的不義使你怨懟？與約伯談話的上主，與其說祂是「矛盾的、相對相反」的上主，倒不如說祂是「懷抱一切、統一所有」的天主；「4」該學習的就是這種懷抱一切，統一所有的大公無私的精神，他們該承認唯有上主是獨特的，萬物源出於祂，最後復歸於祂；在祂內，「4」及其他類型的人，都分受著圓滿的、活躍的愛的生命。

「4」往往呻吟悲歎命運多舛，約伯也在探尋生命的意義，畢竟，天主的聲音在他的靈魂深處顫盪：他不是孤立的，一切因緣際會都被懷擁在創造者的深邃奧祕中。最後，約伯面對天主的心態是默觀者的心態：無所抱怨，無所抗拒，無所退避。

約伯經過種種哀訴、表白、答辯，終於進入整個混亂情況的核心，天主在「風車（或旋風）的軸心」、在「風眼」——絕對的寧靜中，向約伯講話。「4」從天主那兒聽到受造界的廣大無垠；心理學家容格（Carl Jung）描繪天主為「內在相對特性的總合」，因此而「充滿無比的生命力，全知與全能」；所謂

「內在相對特性」包含了神性的陰陽創造成分……上主是宇宙萬物之父，自然界的雨、冰、霜……由祂創造產生，一切現象顯示出上主的能力與溫柔：祂指揮雷電、冰雹雲霜，祂潤澤原野，使綠草生長，祂看顧初生的鹿與山羊……（約卅八—卅九）

故事的終結，約伯學到了艱難卻安慰的一課：天主「事事都能，所有的計畫，沒有不實現」（約四二2）。我們可以向萬物之父的天主發問，只要我們準備好一顆受教與接納的心；上主的計畫可以從受造界的美麗與駭人處、從人心的光明與黑暗中窺視。

上主問約伯是否知道：「赴光明之所的路是哪一條，黑暗的住處在哪裡？你知道如何引導黑暗到自己的境地，領黑暗回到自己居所的道路上嗎？」（約卅八 19-20）

我們人格的意識（光明之所）及潛意識或陰影（黑暗之所），都一起沿路返回同樣的「家鄉土地」，如果我們之內的「4」要分辨歸家的途徑，就需要擁護我們存在的「各成分」，把它們一一整合；人格轉化了的「家」，有的是統一，多姿多彩的生命，甚至是富創造性的黑暗。

約伯以前認為自己認識上主，其實只是道聽塗說而不是親自體驗；直到他在患難痛苦的經驗中，他認識了天主，認識祂的意向與行動方式；他最後向上主明認：「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為此，我收回我所說過的話，坐在灰塵中懺悔」（約四二 5-6）。徹底的轉化不是來自知識而是個人的體驗，往往需經過痛苦的洗練。「4」所傾向的個人獨特性已融入廣大宇宙中，他們清楚地知道個人無非是整體的部分，在造物主手創的宇宙內，最小的部分也蘊含著整體的圓滿；「4」的轉化，就在於深深意識並活出這項真實。

故事發展到最後，約伯不但恢復原來的富裕，還獲得雙倍財產，這不是在物質方面先苦後甜，有功受賞的報酬定律；我們該看出其中的寓意：這是靈性方面的富裕，來自與上主的直接相遇、接觸。上主是萬物之源，生命之源，在祂內沒有分界與隔阻，明白了這項真理並體現在每日的生活中，在我們每人之內「4」就真正轉化了，他們個別的獨特性將和諧地融合在那唯一「我是」的天主內！



以約伯的心神來祈禱：詠一三〇

上主，我由深淵向祢呼號，  
我主，求祢俯聽我的呼號，  
求祢側耳俯聽我的哀禱！  
上主，祢若細察我的罪辜，  
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  
可是，祢以寬恕為懷，令人對祢起敬起愛。  
我仰賴上主，我靈期待祂的聖言；  
我靈等候我主，切於更夫的待旦。  
請以色列仰賴上主，應切於更夫待旦，  
因為上主富於仁慈，祂必定慷慨救援。  
祢必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一切所有的罪根。

## 瑪利亞·瑪達肋納（抹大拉的馬利亞）

「瑪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邊痛哭，她痛哭的時候，就俯身向墳墓裡面窺看」（若廿11）。

瑪達肋納活現出「4」那份深刻、敏感，易受擊傷的特性。在耶穌被釘後的空墓前，瑪達肋納亦把「4」那份深深渴望能從親密關係中獲得她痛苦的解脫表現出來，與其他的退避型一樣，她從遠處觀察事件的發生，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她，情緒化、敏感；透過與耶穌相遇的經驗，瑪達肋納學到與人分享她的感受，並把感情發諸於行動。

聖經中有其他兩、三個人物，通常與瑪達肋納混為一談：她的角色包括了妓女、悔罪者、愛人、新娘、瑪達肋納之成為幾個角色的集大成，可供給我們「4」豐富的人格範本。

瑪達肋納是跟隨耶穌的婦女中的一個，她們與耶穌同行，照應祂及其他門徒的需要。四部福音都記載她是耶穌復活後的首批見證人中的一個，由此可見她從福音初傳開始已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她那個時代，婦女不被重視）。四部福音作者都一致認定是瑪達肋納探看空墓，耶穌復活後第一個顯現給她，空墓前的一幕，最能表達出瑪達肋納的個性，其他的事件與之比較之下，變得黯然失色。

口傳及教父們的傳統記載都把幾個瑪利亞的角色合併起來：伯大尼的瑪利亞，《路加福音》中的罪婦都與瑪利亞·瑪達肋納成了一個人；《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節提到耶穌從她身上驅走七個魔鬼，更早的記載：有個罪婦撫摸耶穌的腳，哭泣，並用頭髮抹乾及吻耶穌的腳（路七 37），還有人把瑪達肋納當作是拉匝祿與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當耶穌到伯大尼他們家中時，她以頭髮撫摸耶穌的腳並流出懺悔之淚（若十一 12，十二 3）她的眼淚——「4」的特殊印記，使耶穌也為拉匝祿之死而悲從中來。

這些分散各處的記載給了我們一幅集合起來的瑪達肋納的

圖像：她是個戲劇性的、情緒化的、敏感的、浪漫的人；在她身上，我們看到「4」隱退到內心的程度，她熱烈渴望對耶穌保持親密關係。在轉化的「4」身上，這份建立親密關係的渴望會成為與內在本質融合的渴望，瑪達肋納需要經驗到形體上的失落，才開始有一番新的體驗，與她的人性本質融合，與生命之源——天主，結合。

耶穌被釘之後，瑪達肋納在空墓前哭泣的姿勢，成了不斷內觀的「4」的態像。「4」向內冀望，面對內在那份失去愛侶的空虛感。瑪達肋納等待、哭泣，最後竟獲得她意想不到的心靈的冀望，不是形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滿足。宜博（Hippolytus，羅馬早期一位主教）把瑪達肋納比作《雅歌》中的新娘，她對愛的渴望，有如《雅歌》中新娘對新郎的冀盼；他甚至以瑪達肋納作為教會的象徵，又稱她為「宗徒們的宗徒」，她也成了新厄娃，她在墓園認出復活的耶穌，正好一反伊甸園內厄娃犯罪的心態：叛離天主，破壞了彼此間親密的關係；新厄娃賠補了這罪，縫合了失落的關係。

冀望這種特殊身分並相信她已有了這身分是「4」的一項特性。早期傳統把瑪達肋納與「罪婦」合而為一，這就很清楚地看出瑪達肋納在與耶穌的關係中尋求一種「特殊性」，在她撫摸耶穌的腳的記載中，她購買了極昂貴的香液，並以渲染的方式（誇張地、戲劇性地）把香液倒在這位親切朋友的腳上，一面哭著一面用自己的頭髮抹乾祂的腳（路七 37-38），耶穌接納了「4」的獻禮，知道這是發自她內心的真誠動作；當別人竊竊私議祂與罪婦的接觸時，耶穌沒有責備她卻支持她，祂了解她渴望接觸祂，渴望與祂建立關係，她已走出自我的牢籠——「4」那種通常隱退的身分！她的行為「出自愛」（路七 47），這是

耶穌的解釋。更甚者，耶穌把愛與寬恕連在一起，說出她被寬恕得多，因為她愛得多，祂首先向屋內的人說，之後，直接向她說，並讚許她的信德，叫她平安歸去（路七 48，50）。

耶穌與瑪達肋納的這番互動表達出「4」的轉化。當瑪達肋納走向耶穌時，她是有意義地作出行動，她發現她毋須再把自己看作是罪人，耶穌已接納了她，她也接納了自己，她獲得了寬恕。瑪達肋納體驗了與耶穌真正的相遇，建立了一份真實的、深厚的關係，她的生命從此起了大大的變化。

傳統把瑪達肋納與拉匝祿和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當作一人，我們看出她同樣把焦點集中在耶穌身上，路加記載耶穌探訪瑪爾大和瑪利亞（路十 39），瑪利亞坐於耶穌腳下靜聽，似乎毫不理會其姊的反應，這也是「4」的行為，這裡顯出瑪利亞渴望與師傅有一份特別親密的關係而不願離開她那偏愛的、坐於耶穌腳下的位置，甚至在這早期階段，已暗示出瑪利亞對耶穌的關係中有依戀的情感，把個人的需要放在一切之先，甚至連預備膳食等的實際本分也置之不理；當耶穌告訴瑪爾大說：「瑪利亞選了更好的一份」時，我們可以想像瑪利亞一定竊竊自喜，感到受寵與支持。

雖然伯大尼的瑪利亞與瑪達肋納很可能是不同的兩個人，但傳統也把出現在《若望福音》記載拉匝祿死的故事中的瑪利亞與瑪達肋納視為一人（若十一），故事中的瑪利亞（「4」）似乎遠離（退避）那羣來哀悼拉匝祿的人。兄長死後，瑪利亞雖然用瑪爾大說過的同樣的話：「如果祢那時在這裡，兄長就不會死」，但話語之間隱含著自憐的情緒。耶穌為了對她（瑪利亞）特別的愛，不是應該早就來這兒嗎？「4」很可能「自作多情」，相信耶穌應該為了解除她的掛慮，一旦聽到拉匝祿病

了立刻就主動跑到他們家去醫治他的。

把瑪利亞的心情看作含有此種操縱心態，或許是我們苛刻了一些，雖然「4」是可能利用這種自憐的態度來獲取他們所想要的，無論如何，耶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拉匝祿死後才到他們家去，耶穌出現的時候，瑪利亞從她的退隱中走出來迎上祂，可見轉化工程開始在她身上起作用了。耶穌開放了瑪利亞及在場的人的眼目，讓他們看到一項不可置信的真實：死亡不是大災難而是個精神上的契機。耶穌——生命的本身，能夠把精神上，甚至肉身上死亡的人從墳墓中喚出來，活出新生命。在拉匝祿墓前哀傷的瑪利亞，是她後來在耶穌墓前痛哭的預象。兩次的經驗給了她有力的教訓：死亡必將讓位給生命，誰聽從那位「我就是道路」的人，將從他們的自我、從靈魂的死亡中走出，進入一種嶄新的存在方式，體驗到人性本質，也就是發現了永恆的生命，此刻即成永恆。

瑪達肋納「4」的轉化，要求她一直跟隨耶穌直到十字架下，在精神上，也在具體事實上；這份經驗使她把個人的憂鬱與痛苦置於一旁，她能更深刻地領悟到死於自我的意義，唯其如此，她才可以進入更深度的內在生命。瑪達肋納那份難堪的經驗，她的憂傷與痛苦鞭策著她的靈魂，只留得一片空虛與守候；唯有在此種情況下，她才得以脫穎而出，成為復活，新生命的見證。空墓成了她個人死亡之墓，新生之母。

若望記載瑪達肋納去了耶穌的墳墓兩次，第一次，她看到墓石已被移開；身為退避型的「4」，她慣於自省、默觀，但她的行動中心是被忽略的，除非她的情感推動她。空墓前，瑪達肋納強烈的痛苦憂傷促使她飛奔去告訴門徒：耶穌不見了！伯多祿和若望和她一同回到空墓，作證了她所說的，之後就返家。



瑪達肋納卻留在墓前哭泣，彎身往內看，陷於極度失落感中。就像約伯一般（「4」），她的痛苦來自她極其深刻的感受——失去了生命之源！她那俯身姿態，也可說是俯屈於奧祕之中，象徵著她靈魂的降服，為我們暗示出一種默觀的態度，也是整個靈魂的交付，向空虛交付、投降！空虛者，滿盈之源，滿盈之流露也！對於「4」來說，她的俯身屈順，投入空無，代表著她整個心靈已浸入內在的黑暗（十字若望描繪的感官與神靈黑夜），因為她所渴望的，唯獨是與所愛者結合。

就在瑪達肋納的降順行動中，她看到兩位天神在墓中；他們稱呼她：「女人」；在《若望福音》中早些時候只有耶穌對母親用過這樣的稱呼，這是一個正式稱呼，把當事人與她所象徵的角色——女人，慈母教會，信友之母，新厄娃——分開。如今把這名稱放在瑪達肋納身上；這時的她，就像《雅歌》中的新娘正在尋找她失去的愛人，她稱耶穌為「我的主」（若二十13），要求與祂有份外親切的關係。「4」常感到有需要把事件「個人化」，瑪達肋納也把耶穌的苦難化作簡單的、個人的事件而稱祂為：「我的主被人帶走了」，就好像祂單獨屬於她，而她是唯一對於失落祂感到最最悲傷的！

耶穌突然出現在瑪達肋納跟前，但她沒有把祂認出來卻「以為祂是個園丁」（若二十15），耶穌稱她為「女人」，並問她為什麼哭？找誰？《若望福音》的作者既把瑪達肋納提升到作為隱喻的「女人」的地位，作者也向讀者，向整個教會，向所有感受到生命的痛苦而尋求解脫的人提出同樣的兩個問題：你為什麼哭？你找誰？悲慟的慰解在於尋找，尋找導致獲得。瑪達肋納把耶穌誤認作園丁，因為她的悲慟、痛苦，掩蓋了她所尋找的人的真實臨在。「4」被封閉在受傷、失望，甚至自憐的

感覺當中，她的視線（形體與精神）被失落與冀望蒙住，她要求「園丁」告訴她究竟他把耶穌的身體置於何處，好讓她把祂帶走（若二十 15）。

唯一能解除我們的痛苦與失落的途徑就是承認並體驗我們從沒有失落過什麼，痛苦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痛苦也是一項恩賜；耶穌一句「瑪利亞」（若二十 16），就把這項簡單、嚴肅的真理傳達給她了。這一聲呼喚，已補回一切，她所愛的人已回來並挑選她作為這次個人的、特殊相遇的對象，而這次相遇關係重大，意義深長。不過，瑪達肋納不能再像以前一般依戀或執著這份特殊的相遇了。耶穌告訴她不要拉住祂不放，因為祂「還未升到父那裡」（若二十 17），這種形體上牽住某人或某物是不行的；事實上，形體上的結合終歸會結束，瑪達肋納必須放棄這份珍貴的、可觸及的親密而學習時時處處把自己置於耶穌跟前，以新的方式與主建立關係，體驗祂的臨在與親密，耶穌叫瑪達肋納不要攔阻（拘留）祂，也不用恐懼。耶穌必須超越一切，懷擁祂的神性，為能按照父的時刻遣發聖神；任何人性的理由或對過去形象的依戀都會導致對剛發生的真實事件（復活奧蹟）發生誤解，當前需要的是果敢堅決的行動，好使祂的朋友們認清今後怎樣與祂——復活的主，建立真正親密的關係。

瑪達肋納很可能是第一個人經驗到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主，祂提升到父那裡去這項事實也就是祂下降到瑪達肋納心中的事實；在心內，她終於發現了她的人性本質——與神性結合的底蘊，在那裡（不是地方，而是境界，是整個人的存在），她會永遠與所愛者結合，超越死亡，瑪達肋納一直懷著一份對親密關係的冀望，如今，藉著與復活的主的相遇，她發現自己已經

與生命之源融為一體。

聖經再沒有記載耶穌和瑪達肋納其他的對話了，她已清楚明白，讀者也清楚明白；從此以後，我們所認識的耶穌，不是人性所依戀著（「拉住他不放」）的形體上的臨在，這份臨在使人恐懼著或遲或早終會失落。不！我們所認識的耶穌是在父懷內，在父心中——也是我們的居所。一旦升越到我們的人性本質內，死亡就沒有能力把愛者與被愛者分開了。瑪達肋納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後，她的回應是出去向門徒宣布：「我見了主」（若二十 18），她沒有躊躇，沒有疑惑地宣講，把耶穌告訴她的都告訴了門徒，成為他們的導師，所以她被稱為「宗徒們的宗徒」。她傳授給他們什麼？是她的一番新領悟：勿操控、勿掌握、勿攫取的自由精神；是她如何把那份難堪的失落感轉化而為永不褪色的愛與神聖結合的經驗！

對於在我們內的「4」，瑪達肋納指示出對愛的堅持及對愛者的渴望，她也讓我們面對空墓的黑暗，從中學到放棄對過去的依戀而與我們的生命之源及生命的最後歸宿相遇，一旦與復活的耶穌基督結合，我們就開始以新的目光來看一切，以新的感受來對待整個存在的真實；升越到神性處，我們就能下降到內在本質而獲得心靈的痊癒。



以瑪達肋納心神來祈禱：詠四五

我的心靈湧溢優雅的言辭，  
向我君王傾吐我的讚美詩；  
我舌好像書寫流利的妙筆。  
你在世人中最為美麗，你口唇中流露著慈惠，

因此天主永遠祝福你……  
女兒！請聽，請看，也請側目細聽：  
忘卻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  
因為君王戀慕你的美豔雅麗，  
他是你主，你應向他伏首至地！  
公主穿戴齊備，姍姍來迎，  
她的衣服全是金絲繡成。  
她身穿繡衣華服，被引到君王面前，  
成羣的童女陪伴著她，也到你身邊：  
在歡樂歌舞聲中，一齊進入了王宮。  
你的子孫要承嗣你的先祖，  
立他們為王，統治普天率土。  
我要使你的名永垂不朽，  
萬民將歌頌你至於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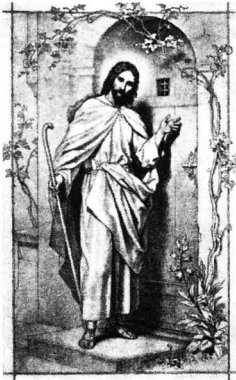
## 「4」型的摘要

約伯（「4」）的故事幫助我們從慈愛的上主的角度去理解發生在人世間的痛苦。上主是萬物之源，也是萬物的依歸，是元始，是終結。約伯的轉化過程在於放棄個人之狹隘觀點而擁有一廣大之視野；創造者的美感與藝術創作正觸及了「4」的美感傾向與創作本能。上主的美教導「4」退到內心靜觀與驚歎而不是退避到自我小世界，把自己孤立起來。

瑪利亞·瑪達肋納表現出「4」的各種特性，戲劇性、情緒化、敏感與浪漫，在撫摸耶穌的腳及哀悼兄長拉匝祿之死的場合中，瑪達肋納流露出深刻的情感，但她的搥心之痛是悲慟耶

耶穌的死去，彷彿痛失愛侶；她的故事描繪出一個靈魂轉化為天主新娘的過程，她體驗到十字架的意義，空墓前她降服、沉浸於耶穌的苦難奧蹟中；像約伯一樣，她上了「人生痛苦」的一課，學到離開小我，融入天心。一旦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後，她堅信人心的渴望終會實現，甚至死亡也得降順於天主圓滿生命的奧蹟中。

類型 5：古聖若瑟與尼苛德摩  
(約瑟與尼哥底母)



「靜下來，承認我是上主。」

(詠四十六 11)

「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誰曾當過祂的顧問？」（羅十一 34）反覆思量這些問題，「5」會在心裡回答：「這是很好的問題，我一直思考著，這是值得深刻研究的，我要逐一深入探討它。」「5」這個追尋個徹底的願望是無盡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5」，寫出自己的願望是認識天主的心意，別的一切無非是枝節而矣！）

「5」是思想家、觀察家，他們注重客觀地觀察，不加批評，不下判斷，只願沉浸在真實中，欣賞造物的奇奧。他們好奇，有洞察力，渴望能幹有為，他們最怕的是無能與無助；正因為他們喜歡獲得智識，所以陷阱或缺點就在於此：貪婪、慳吝，不一定是物質方面，更是智識、時間、精力，他們著力收藏、採集，卻不願意與人分享；「5」應該修習的德行是：不據為己有，大方地樂意與人分受。

「5」屬九型人格中的思想型，要成為某方面的專家，他們不是從實際參與來學習，而是透過閱讀、觀察、聆聽與採集各種意見及觀念。「5」能透徹地思考各類問題，把所得資料加以分析、綜合；但若要求他們把觀察、研究所得化為行動就非常困難，他們最有本領延遲行動，為的是作更深入的理智上的探討；「5」忽略的是行動中心，他們寧用頭腦思考而不願身體力行，所以「5」不擅實際行動卻擅於籌謀，他們以為可以用知識來充實內在的空虛；「5」傾向隱退、逃避外界應酬而作旁觀者，以觀察作為獲取智識的一種途徑。

「身為退避型」的「5」，更喜歡內在生活而避免外在交際；在人羣中，他們以旁觀者身分收集有關資料，摘要記錄。各種類型的人，他們所忽略（或誤用）的中心，常常導致生活的不平衡狀態，對於「5」來說，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活動中需要

付出大量的自我，「5」就是不願意作如此的付出。

思考、觀察與分析的能力，雖然是項恩賜，卻為「5」惹來煩惱，因為在思考、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5」需要獨處，包括形體上與精神上的幽獨，於是「5」認為自己與人羣「格格不入」。「5」經常埋首研究，細心觀察，他們持著冷靜、客觀的態度，不但把自己孤立起來，還誤認為觀察者與被觀察的對象彼此絕緣，不單只「5」如此，很多人都容易把自己與觀察的事物分開來對待。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海森伯格（Heisenberg）的「不肯定原則」說得對：當你在觀察某事物時，你這項觀察行動已使它有所改變，我們永不能作個純粹的旁觀者，轉化的過程，對於每個人，尤其是對「5」來說，都要求我們以精神、以肉身，就是說以整個人去體驗「交互存有」（inter-being）這原則的真實性；縱使我們可能感到孤立，與人隔離，難道我們就真能離羣獨居嗎？

是誰設了個比喻說：無樹不成林？一樹也不成林；不但樹與樹之間互相依賴而生存，同時還需依賴自然界陽光、雨露、動植物、昆蟲及四季時分的滋養……

「5」以觀察家、調查家，收集資料專家的角色自居，認為時常可充當生命遊行的旁觀者，而實際上他們這種不參與的態度往往阻礙了他們與人建立真正的感情關係，他們甚至認為自己一無所需，一無所倚；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份承諾，而「5」自覺無此精力去付出，因而傾向於冷漠——無表情，或是避免任何情感的流露；若一旦對方開始在「5」心中占上重要的位置，他或她的失落會引致「5」深刻痛苦的話，「5」就很可能完全從這份關係中退出來。「5」在不知不覺中



退縮，內心縱有深沉的渴望，但那份唯恐受到傷害、不肯參與的心態卻使他們從外在活動或積極生活中隱退到思索、忖測的內心世界去，為此，在別人眼中看到的書生型的、冷漠的「5」，很可能就是他們用來隱藏內在情感、與人保持距離的「面具」。

另一方面，「5」也有生死之交，只要這份友誼給予他們自由，獨立，這是所有退避型所渴望的。「5」與人的交流接觸總是在抽象與超越言語的層面，他們很明智，小心地不致釀成情感的創傷；他們雖不擅於社會交際，但也高興與人娓娓道出他們的思想、意念與理論。

「5」的工程，在於善用他們的觀察力與求知慾來貢獻世界。在轉化過程中，他們應該兼顧到自己的情感、感覺，也就是說，心腦並用，並把他們的洞見付諸實行。「5」渴望與整體聯繫，就如布萊恩·史威姆（Brian Swimme）與多瑪斯·貝瑞（Thoma Berry）指出的：「宇宙是主體的共融，而不是客體（事物）的收集」再者：「存在的本身是由每個存有與宇宙各個存有的親密關係所造成及繼續支持著的」。我們是整體的一部分，而這整體不單只包括人類，也包括了各類生命甚至物質在內。

這裡敘述的代表「5」的兩個人物：若瑟與尼苛德摩，他們最初處於與人分隔的、沒有連繫的生活狀態中。若瑟實際上與他的家人分開了；尼苛德摩尋找與真理聯繫。他們的故事反映出由改變觀點所引致的成長過程；故事結束時，若瑟與尼苛德摩兩人都達到徹底的轉化：與團體互動而不再孤立。若瑟能夠寬恕兄長們的不義（把他出賣），在飢荒中以糧食調濟他們及他們的家人。尼苛德摩在法利塞人團體中失勢卻與跟隨耶穌的門徒們親密聯繫，兩人都給我們顯示出「5」如何由與人漠不相干轉化到心、腦、行動的和諧整合，趨向生命的圓滿。

## 若瑟（約瑟）

「若瑟使兄弟認出自己來時，沒有別人在場」（創四五1）。

聖經中出現兩個若瑟：一是童貞瑪利亞的丈夫，另一是那個擁有彩色外袍（或譯作長袖大袍）的古聖若瑟。兩人都是愛作夢者，在夢中獲得啟示有關他們生命的指向及以色列的未來。腦部（思想中心）是夢的場所，兩個若瑟都屬於頭腦中心的「5」；在此，我們討論古若瑟，他的個性特徵也給我們提供了有關後一個若瑟的資料。

《創世紀》中記載若瑟是雅各伯（雅各）十二個兒子當中最受父親疼愛的一個，也是雅各伯四個妻子中最愛的辣黑耳（拉結）所生的第一個兒子。故事一開始（創卅七一五〇）就顯出若瑟「5」的孤僻特性，雖然生長在大家庭中，他卻常與兄長們分開，小時候，他沒有跟兄長到田裡去。《創世紀》記載若瑟第一次的話就是向父親報告兄長的不是（創卅七2），肯定他在觀察兄長們的行動，「觀察」正是「5」個性的特色，兄長們都憎厭他，若瑟在這個大家庭中卻是個旁觀者，但他似乎並不介意，他慣於作個孤單清靜的「5」。

若瑟做了兩個夢，夢中意義助長了他的優越感與獨特感，在第一個夢中，若瑟與兄長同在田中捆麥子，忽然他的麥捆站起來，兄長的麥捆圍住它下拜；在第二個夢中，他看到太陽和月亮及十一顆星辰向他下拜，他給兩個夢的解說：父、母、兄長都向他臣服致敬，這幅圖像當然強調了「5」那份「與人不同」的需要，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別人都不會把夢公開的，若瑟卻作了「5」慣常作的：把夢境分析，加以解說。若瑟之解夢

能力反映出「5」願意表現他們的廣泛智識，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尋常或外來的，一般人不曉得的細節上而不是平凡的或眾人皆知的事物；此時，若瑟解說的是自己私人的啟示，夢的神祕，他因此更感到自己之與人不同，但這也增加了兄長對他的憎恨，若瑟在家庭中更顯得格格不入了！

若瑟（「5」）能找出富有創建性或革新性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重大問題。他並沒有把他的洞見或啟示當作沒有連繫性的零星資料與其他知識等量齊觀，不！他已把握到夢境的意義，這足以使他感到堅強有力，若瑟看出他的問題在於家屬的關係方面，經過夢境的分析，他知道問題已得到解決而感到安全；夢，給他提供多項選擇，也是使他獲得關於自己及別人一些新知識的途徑。另一方面來說，退避型的人可能多方搜索關於自己的知識而把自己封鎖起來，不向轉化的路徑開放，造成閉關自守，執迷不悟，這是很不健康的反應。

若瑟必須學習能屈能伸的變通性並在他困難的處境中找出創新的途徑，他的整個故事可以說都是由一困境到另一困境，而每次都是逢凶化吉；若瑟之能夠腳踏實地，步履安全的原因就是「上主與他同在」（創卅九 2, 3, 21, 23），他的第一個考驗開始於兄長因妒忌、憎厭他而共謀殺害他，後來他們改變主意，把他投入乾井，之後又把他賣給過路商人；若瑟因而到了埃及，成了普提法爾（波提乏）（法郎王的內臣、衛隊長）的奴隸。在主人家裡，若瑟顯露出「5」解人疑難的才華，很快就被提升成為整個家屬的主管。「5」之能擅解疑難，主要是因為他們觀察入微，思想細密、處事客觀，所以較易提供可靠的預測。若瑟的第二個考驗來自主人普提法爾的妻子的引誘。故事中完全沒有提到若瑟之可能受到誘惑，他的反應是一個有教

養、有紀律的「5」的明智舉動，若瑟說：「妳看，有我在，家中的事，我主人什麼都不管；凡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中」（創卅九8）。他淡然亦坦白地表示拒絕出賣主人對他的信心，若瑟多次拒絕，婦人卻繼續堅持，終於婦人抓住他的外衣並以此為證誣告他調戲她。婦人的丈夫相信了她的話，把若瑟置於監獄。若瑟被囚禁起來，對於「5」來說，牢獄也是個安全靜獨的地方，此時此刻，若瑟最低限度可以免除人際關係及情感的紛擾，這些關係、情感，正是「5」所害怕的。

在這第二個「深坑」（第一個是枯井）——牢獄中，若瑟能再次運用「5」那份估計與解決問題的本領；很快，他被獄長任用為管理獄中所有的囚犯。在獄中，他正確地為兩個囚犯解夢；其中一個囚犯出獄兩年後，法郎王做了兩個離奇的夢，令他心緒不安，連他手下最聰明的都不能為他解釋；這時，先前那個囚犯想起了若瑟，於是法郎王把若瑟召來為他解夢；若瑟解釋了，預測到埃及七年豐收，跟著七年饑荒，若瑟提出儲糧辦法來應付荒年。於是，若瑟又被提升了，法郎王讓他管理王室及全埃及，甚至把司祭的女兒許配給他。

以七年儲糧供給荒年之用的這個圖像，正好表達出若瑟的內在真實；「5」的傾向正是：緊握、儲備、保存、收藏；就在那段儲糧以準備未來的七年時間內，若瑟（「5」）平日所忽略的「行動中心」活躍起來了，他也學得實行敏感地體察他人的需要，學到大方地給予。

從若瑟故事的第一部分，我們看到他的行為表現出他是個健康的「5」，他能應用他的技能在各種逆境中為自己謀求一安身之所，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夠運用他特有的智識來保護自己，他仍然保持著「5」的特質，一個外圍者、旁觀者，對於埃

及人來說，若瑟真正是個外邦人，他的特殊才幹，也使他與眾不同。

那時若瑟已卅歲，在埃及為將要來臨的荒年準備一切，他已成了兩個兒子的父親，在這種親切的家庭關係中，他顯得愈來愈溫良、和藹；我們且聽聽他給兒子命名的解釋：

若瑟給長子起名叫默納協（瑪拿西），「因為」，他說：「上主使我忘盡了我的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他給次子起名叫厄弗辣因（以法蓮），「因為上主使我在我受苦的地方有了子嗣」（創四一 51-52）。

給兒子起名，清楚地表示了若瑟沒有真正忘記他的艱苦生涯或是「他的父家」；雖然他記得過去的不幸遭遇，但他設法把痛苦抹煞，他渴望親密的關係，但也心存戒懼，如今，他已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必重蹈過去的不幸與痛苦。若瑟表現出「5」的傾向：雖然感受極深，卻能把情感、感覺抑制；對於情感的處理，「5」寧願用「頭」去分析多於用「心」去感受、體味。

婚姻生活、養兒育女，通常可以使一個人走出自我而走向團體，若瑟早期在家庭中與兄長們的關係使他經驗到孤立與敵對；當他在埃及娶妻生子，建立了新家庭之後，正是他由困境轉到順境的過渡時期；若瑟的地位提升了，荒年將要來臨，而他將成為很多人的救星，當他的兄長到埃及買糧時，身為田地編配及糧食派給者的若瑟就與兄長們相遇。故事的其餘部分是敘述「5」的轉化工程：若瑟如何由長期的「情感疏離」進入真實生命中，承擔愛與被愛的一份責任。

話說若瑟的父親雅各伯叫幾個兒子，即若瑟的兄長們去埃及買糧食，他不讓幼子本雅明（便雅憫）跟兄長同去。本雅明

是辣黑耳（若瑟之母）死前生下來的，他成了雅各伯最疼愛的兒子。當兄長們站在若瑟跟前時，若瑟一眼就把他們認出，但他隱瞞著自己的身分，若瑟嚴厲地跟他們講話，控告他們是「探子」（間諜）（創四二7，9）；他對待兄長的方法反映出「5」的分析頭腦，包括逐步觀察他多年不見的兄長的情感、心態；他也可能害怕再次受兄長的操縱；不過，看到兄長空手而來，那份哀切求援的可憐狀態，若瑟很可能想到自己內在的空虛有待填補！

同時，若瑟與兄長突然重遇的那份驚愕，促使他衝動行事，這是「5」通常在遇到不可預知或不穩定的情況時所表現的衝動；因「5」是那種需要慎重思考才有所行動的人。當時，若瑟命令兄長們把本雅明帶來，證明他們所言為真，或許當他們告訴若瑟：「父親的十二個兒子當中，另一個已不在來了」（創四二13）。那時候，若瑟的情感再受不了！退避型的「5」，是不能把自己的情感流露出來的，雖然那個「已不在來了」的人，如今站在他們跟前，若瑟仍未能把他複雜的心情盡行傾瀉，甚至不能面對他們；於是，他把他們囚禁三天，或許有意讓他們嘗嘗十多年前他被賣到埃及來的苦況。

「5」的轉化工程之一是由衝動或隱密的行動轉而為胸有成竹、充滿把握的自由行動。若瑟過去之能從獄中被釋放及被提升為埃及的權威人物，就是靠著他的洞察力及正確地剖釋夢境；現在，他那善於分析的頭腦，又想出了試探兄長們的計畫來；這計畫在比例上，與拯救全埃及於饑荒中當然顯得微小，但對若瑟來說顯然更大，因為這計畫的實行觸到他的心靈深處。他是「5」、「5」最害怕空虛，小時候的他，經驗過被拒絕與被棄的痛苦，今日的他，用智識、聰明，把內心的空虛掩藏著……

若瑟堅持他們中的一個要留下來而其他可以返回客納罕把本雅明帶來，這是他實行其計畫的第一步。

兄長們不知道若瑟聽得懂他們的家鄉話（因為他們之間有傳話者），他們就詛咒自己從前沒有理會幼弟若瑟的哀求，他們忍心把他投入深井，忍心把他賣給外地商人；兄長們相信這是硬心的報應（創四二 21），若瑟看到他們悲痛的情景，這個情感冷漠的「5」，就「由他們前退出去哭了」（創四二 24），若瑟的眼淚，顯示出轉化的一刻，雖然他由他們前退出，不讓人注意，但畢竟他流出淚來了，那是久久被深鎖在他胸懷的淚！這是若瑟三次流淚的第一次（每次聲力增高），他是為兄長流淚！

若瑟的計畫還未完結，他命兄長返家，只留下西默盎一個，他知道當兄長回去告訴父親要把本雅明帶來埃及時，父親的心將被撕碎；若瑟試探兄長的當兒，仍是把自己孤立起來，與家人保持著一段距離，縱使他看到兄長的憂悶，想像到父親的哀傷，他還是沒有進入到他們的感受中去；若瑟一剎那的悲泣及他對自己兩個兒子的愛心指示出他應該朝此方向繼續成長、轉化。當若瑟愈來愈覺察到自己的情感生活時，他就開始把情感與理智整合起來，超越了小我的天地而成為人類大家庭的功臣；故事發展下去，若瑟（「5」）逐漸明白並承認世間發生的每一事件都與其他一切密切相關，離羣獨居、孤立絕緣只是幻覺，把我們導致小我意識的陷阱。

當若瑟的兄長們帶本雅明回來埃及時，若瑟一見到自己的同母幼弟又情不自禁起來，他進入自己的內室哭泣，不讓他人看見（創四三 30），這次記載若瑟第二次哭的情形比第一次詳細得多，若瑟退入，不讓人察覺，洗個臉，再出來，「勉強抑制自己」（創四三 31）；他曾流露真情但又再掩藏起來，聖經

用文字且象徵性地記載：若瑟洗過臉出來；他洗脫了臉上情感的痕跡！

若瑟還給兄長最後一個試探：乘兄弟不察，他把銀杯放在本雅明的糧袋內，之後，他控告兄弟把銀杯偷去，當銀杯被發現在本雅明的糧袋內時，兄弟們憂傷極了。若瑟一直仔細觀察兄弟們的反應，此時無疑是個好機會讓兄長們撇棄幼弟，以他偷竊之罪而永遠把他拋掉，像過去他們對待自己一樣，當然，他們知道這樣做就等於置父親於死地。出乎若瑟意料之外，兄長們不願留下本雅明，反之，猶大——以前曾提議把若瑟賣給商人的那個兄長，願意代替本雅明留下，終身作若瑟的奴隸，而讓本雅明平安返家；明顯地，猶大知道父親失去自己，不會像失去若瑟及本雅明那樣的悲痛欲絕！

一直以來控制著自己情感的若瑟，此際已「不能再抑制自己了」（創四五1），渴望親密聯繫的力量遠勝於退避的意願，這個一向冷靜、不為情感所動的若瑟命令眾人退出，便與兄弟們相認，若瑟放聲大哭，竟致埃及人及法郎朝廷都聽到（創四五2），他再不能退到一角去哭泣，而是公開、當眾號哭；「5」終於由理論世界進入豐富的情感世界，與整個人類、人性緊密相聯。若瑟向兄弟說：「請你們近前來」（創四五4），若瑟與兄弟之間的距離已消除，他不但讓兄弟看見他，還讓他們觸摸他，他那份長期被封鎖的感情、感覺，也透過身體而表達出來。若瑟這時體驗到一種有形存在的、而非無形隱沒的新感覺。

若瑟體驗了「5」的完全轉化：承認整體共存，無一人、事孤立，在共融中，彼此分受個別的特殊恩賜。若瑟告訴兄長雖然他們把他賣去埃及，他們不必為此事而愁苦、自憂自責，因為天主「派遣我在你們以先來，為保全你們的性命」（創四五



5)。他一旦能夠放棄「獨善其身」的狹隘觀念，就體驗到自己被委任成就「兼善天下」之大業，縱使人世間存有不懷好意、互相傾軋、傷己傷人的現象，上主卻能從中化惡為善；若瑟學到了做人不該執著，硬求控制一切境遇，最重要的是胸懷廣大，有情有義，滿懷信心地開放自己，進入天主上智的計畫中。

從這新觀點，若瑟甚至認出是天主遣他來埃及而不是他的兄長，他於是迅速差遣把父親接來，與兄長吻別，與他們同哭共話。經過了三次單獨悲泣，若瑟終於能夠與兄弟同聲一哭，當父親雅各伯來到，若瑟亦與他「哭了很久」（創四六 29），當父親在埃及死時，若瑟再次伏在父親臉上，「痛哭親吻他」（創五十 1），當兄長們惟恐父親死後，若瑟會懷恨他們而向他求恕時，他又哭了（創五十 17）。這是「5」轉化的圖像：由孤立到共融，由懂得（知識）到了解（感悟）；若瑟再給兄長們肯定：「你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生命」（創五十 20）。作為生命的觀察者，若瑟發現了「5」所能發現的其中一項最大真理；每個人都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世上的一切彷彿存有的神聖之網（divine web of being）交織相連。人若能了解這真理，就再不會感到孤立或被拒於人生的外圍了！

當若瑟明白天主並不製造痛苦或要求人受苦，卻能利用痛苦來完成祂的神聖計畫時，他真正成了聖經所描述的受苦僕人的第一個預象。「5」的完全轉化，在於接受這個事實：「5」不必費煞心機，務求通曉萬事，因為天主上智終能成就一切，達到圓滿；聖經對若瑟之死的描寫是把人的生命與痛苦置放在天主上智的全面計畫中，歸根究柢，人及萬物都在上主的全知全善下生活、存在；轉化的「5」會感到一份難以形容的喜樂：就

是意識到在他們存在的核心內，他們永遠與天主聯繫結合。是的，人的確分受著天主的神性而永保人性，若瑟美麗的死亡，是聖經第一部書（《創世紀》）適宜的結束，為使讀者明瞭其餘後面各部書，實在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以若瑟的心神來祈禱：詠一〇五

請眾感謝上主，呼號祂的聖名，  
請眾在萬民中，宣揚祂的功行。  
請眾歌頌祂，詠讚祂，  
傳述祂的奇工妙化，  
請你們以祂的聖名為光榮，  
願尋求上主的人，樂滿心中！  
請眾尋求上主和祂的德能，  
要時常不斷追求祂的儀容。  
請你們紀念祂所行的奇蹟，  
祂的異事和祂口中的判詞，  
天主的僕人亞巴郎的後裔，  
上主揀選的雅各伯的兒子！  
祂是上主，是我們的天主，  
祂的統治遍及普世各處。  
祂永遠懷念著自己的盟約，  
直到萬代不忘自己的許諾；  
就是向亞巴郎所立的盟約，  
向依撒格所起的誓諾，  
為雅各伯立為不移的規條，

向以色列立為永遠的盟約，  
說：我必將客納罕地賜給你，  
作你們產業的一分子。  
當他們在那地僑居時，寥寥無幾而人數極稀。  
從這一族系遷徙到另一族系，  
從這一國家飄流到另一地域。  
祂不但不讓人把他們壓迫，  
且為了他們還把眾王責斥，  
說：「你們絕不可觸犯我的受傳者，  
你們切不可把我的先知傷害！」  
以後祂使饑荒籠罩那地，  
斷絕了食糧的任何供給。  
在他們以前祂已將一人遣去，  
就是那被出賣為奴隸的若瑟。  
人以銬鐐緊扣他的雙腳，他的頸項也帶上了鐵鎖，  
直到他所講的那預言實現，  
上主的話才在他身上應驗。  
君王遂派人釋放了他，  
眾民的首長解救了他，  
且立他為皇家的宰相，  
掌管一切皇產的侯王，  
讓他隨意指導通國的王侯，  
以其智謀教訓通國的長老。

## 尼苛德摩（尼哥底母）

「這事怎樣能成就呢？」（若三9）

在尼苛德摩身上，我們接觸到「5」，即使在故事的開始，他已明顯地表現出「頭」（思想）中心的傾向，他屬退避型，也就是忽略他的行動中心；所有的「5」，通常都不願意積極參與行動，除了是屬於精神的、頭腦方面的工作；「5」需要有充分的資料（知識），有充分把握，也就是：感覺有資格、有才幹，能承擔得起才採取行動，這就需要長久的時間；很可能他們覺得永沒有達到這種充分準備的條件，尼苛德摩的故事，讓我們看到「5」如何被轉化，被（恩寵）觸動，學識與智慧相配合，終能心腦並用，思想與情感化為行動。

尼苛德摩是個法利塞人，是猶太人敬重的一個領袖及法律學士，尼苛德摩的角色只出現在《若望福音》中，福音作者有意加強讀者的信德，正如作者在書末寫的，「並使你們信的人，賴祂的名獲得生命」（若二十 31）。尼苛德摩的故事正好為我們描繪出信仰歷程的三個階段：疑問、思索、接納；尼苛德摩經歷的這三個階段相似傳統默觀生活的三個階段：煉路、明路與合路；整個過程表示出靈魂的轉化，直到與天主結合。

《若望福音》記載尼苛德摩的故事從開始、中間至結束，指示出他個人成長的經驗：首先是夜訪耶穌，與祂談話，這似乎是個前引，跟著尼苛德摩的兩次出現，可看出他個人信仰愈漸深入，他的經歷，教導我們只要抱持認真的態度，即使與耶穌初次相遇，我們也將會逐漸被引領到更深入的信仰境界。

開始時，尼苛德摩在「晚上」去見耶穌（若三2）。晚上表

示：「在黑暗中」。對於「5」來說，在黑暗中去就是以最安全的方式去，沒有人會注意到他；《若望福音》中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耶穌是光，光進入這世界」（若一4,5,9）；耶穌是光，而尼苛德摩卻在黑暗中。他可能對於耶穌有過一番觀察，所以說出：「我們知道祢是由天主而來的師傅」（若三2），但為「5」來說，他還需要更多有關祂的知識、資料，才願意有所決定及行動；「5」認為沒有足夠的知識就表示他們內在的空虛。任何承認為他們都不是易事，他們寧願作旁觀者而不願冒失地參與行動，尼苛德摩需要多方搜集資料，運用知識來思考、分析，需要看到事情的全面發展，然後才採取行動。

耶穌給尼苛德摩的回應是：「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若三3）。這是令人迷惑的話，尼苛德摩感到困擾：「人已年老，怎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嗎？」（若三4）耶穌提及的問題對於「5」是個新觀念，特別是關於重生問題，「5」一向與「身體」有陌生感，對此問題倍覺困難。身體的存在與再生的觀念是個弔詭，「5」對此弔詭感到迷惑，希望能從中找出一些線索，他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識與有關資料。

耶穌既向尼苛德摩提出了成長的人重生的弔詭之後，跟著再給他說：「風隨意向哪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若三8）。

在希臘與希伯來文中，風、神、氣（或呼吸）用的是同樣的字，耶穌這句話的意義讓尼苛德摩感到不可捉摸；無論是風或是聖神，都是運行、活躍於受造界，讓生存之物充滿生命的氣息，並賦與新生；耶穌有意用比喻來暗示，使尼苛德摩難以捉摸，若要把這些話的深意，人需要祈禱，用心思量，尤其

是個人的體驗，單憑理智是不能了解的，的確，人需要反覆思量、靜禱、沉浸其中。耶穌給了尼苛德摩深邃的思考材料；當時，尼苛德摩對耶穌說：「這事怎樣能成就呢？」（若三 9）耶穌再進一步激勵他：「你是以色列的師傅，連這事你都不知道嗎？」（若三 10）這問題足夠激發「5」回去深入鑽研探究。

尼苛德摩是以色列的師傅，耶穌更是尼苛德摩的師傅，祂知道怎樣對付「5」，耶穌給他的回應是深奧的，祂知道「5」需要時間沉思細想，祂尊重他的內在需要：個人的獨處；耶穌了解也欣賞尼苛德摩的好學與提問，祂不會拂袖而去反而就合他的求知慾望。為能幫助「5」之轉化，需要學習耶穌的忍耐，肯付出心力與時間，給予「5」個人的臨在。

「這事怎能成就？」是「5」提出的一個很好的問題，身為法利塞人，尼苛德摩想了解，想獲取更多、更深入的關於天主的知識來教導人，而耶穌所表達的遠超過他的專業，耶穌運用弔詭、謎語、比喻，雖然這種種技巧很投合「5」理性的興致，但同時卻挫折了「5」意欲「一語中的」的痛快；不過，對於願意轉化的「5」來說，他們有的是開放的頭腦，尼苛德摩的問題：這事怎能成就？並不是出於懷疑、不信任或延擱、敷衍、拒絕；尼苛德摩身為師傅，又是求教者，他是真正有意尋求了解。雖然他還未能理解到耶穌說話的深度。他，當時的他就回去仔細思索，探尋搜集有關耶穌本人及祂施教的道理。

神修人士大都同意為獲得新生命或新覺醒之前必須經歷某種形式的死亡，但耶穌在與尼苛德摩的相遇中提示了另一種模式，耶穌似乎提供一個正確的程序：覺醒、死亡、重生；尼苛德摩還未做到第一步驟：覺醒；他於夜裡去見耶穌，黑夜代表著人仍在睡夢中，因此，他很難明白第二與第三步驟，只有當

人「覺醒」，他才能夠死亡與重生。在我們第二次見到尼苛德摩時，他已學到「覺醒」了！

尼苛德摩第二次出現在福音是接近中間階段——那時人民與猶太當權人物對於耶穌而引起的爭論正是如火如荼的激烈，由於耶穌那次：「我就是生命的食糧」的宣講（若六 35），就使一部分跟隨祂的人離開了祂，很多人的回應是：「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若六 60）他們的回答有點兒相似以前尼苛德摩說的那句。「這事怎能成就？」兩個問題同樣要求在兩種反應中選擇其一：更深入地進到問題的核心？還是一走了之？

耶穌的門徒中很多人因祂的「生命食糧」的宣講而離開了祂，尼苛德摩卻沒有；羣眾之間為耶穌是否為默西亞而爭論著：有些說他是默西亞，另一些說默西亞不可能來自加里肋亞（若七 41）。尼苛德摩被夾在兩種意見當中，司祭長與法利塞人要求拘捕耶穌，但還未執行，當差役空手而回時，身為法利塞人的尼苛德摩也在他們當中，差役的報告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個人一樣，所以他們不能下手捉拿他，法利塞人卻說：只有無知的人才會聽從他。法利塞人就沒有一個相信他的；這時，尼苛德摩挺身而出，不是表示他信耶穌（對於「5」來說，尚言之過早，因為他還在收集資料，尚未知真相），而是指出他們的法律在定罪之前，要先聽取人的口供，他是憑著對法律的知識而假定當時耶穌不該被定罪，他運用法律來護衛耶穌；我們只是推測自從那個「晚上」尼苛德摩初次與耶穌相遇之後，他就一直尋找這問題的答案：「這事怎能成就？」

在他獲得信仰的歷程中，尼苛德摩保持著「5」的特性：收集資料，觀察別人的言行。明顯地，他能漸漸把他的知識融入個人生活中而不像從前那樣把個人感受與客觀事實抽離、脫節，

隨之而來的，是他的感覺也漸變得敏銳、活躍起來；「心」的參與使他內在對耶穌的疑竇逐漸消解，使他能向耶穌言論中的弔詭開放；當他提醒司祭長及法利塞人應該聽取耶穌的口供時，尼苛德摩是進一步開始行動了，這為「5」是不容易的；一旦「5」胸有成竹地為正義而效勞，他們那份無畏、能幹、明朗的精神是其他類型比不上的。

尼苛德摩能夠不理會同儕的輕視而大方地護衛耶穌，是他神修成長的重要一步，雖然轉化工程還未完成，尼苛德摩的身分不只是「先前曾來到耶穌那裡」的一個，同時也是「他們中的一個」，即是那些意圖拘捕耶穌的法利塞人中的一個（若七 50）；他一定感到有些「疏遠、隔離」，在耶穌與法利塞人之間，他真是左右為難。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法利塞人竟像先前耶穌向尼苛德摩發問一般，告訴他：「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從加里肋亞不會出先知的」（若七 52）。叫「5」去查考，簡直是多餘，尼苛德摩已經一直在查考、探索；法利塞人認定他的查考會令他否定耶穌是默西亞，但尼苛德摩經過一番探索，他那開放的頭腦與心靈已漸漸把他領回耶穌——那個他在夜裡尋找的人，在那次法利塞人的會議之後，福音再沒有記載有關尼苛德摩的什麼事情，直到最後一幕……

尼苛德摩轉化的最後階段是在幕後——正是「5」所偏愛的，由主要活動中引退，卻敏銳地觀察著所發生的一切。耶穌終於被拘捕、受審、被釘死，緊跟著耶穌被釘之後，福音記載：「這些事以後，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亞利馬太的約瑟）——他因怕猶太人，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來求比拉多，為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允許了。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了。那以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苛德摩也來了，帶著沒藥及沉香調和的香



料，約有一百斤。他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用殮布和香料把祂裹好」（若十九 38-40）。

尼苛德摩與耶穌的一位祕密門徒阿黎瑪特雅的若瑟一齊出現；《瑪竇福音》的記載加說若瑟是個富人（瑪廿七 57），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也是期待天國的人」（谷十五 43）。我們也知道他是個良善正直的人，雖是議員，卻「沒有贊同其他人的計謀和作為」（路廿三 50）。尼苛德摩與若瑟應該是彼此認識的，他們同屬議會的一員，大家的友誼因了暗中跟隨耶穌而增長。隱祕是「5」的特徵之一，隱祕對於「5」就是收集所有資料而不任意公開。我們可以推論說尼苛德摩與若瑟同樣不贊同議會所採取的拘捕與判耶穌死罪的決定；如今尼苛德摩出來要求並包紮耶穌的遺體，這舉動肯定被黨人知道，對他的前途絕對不利；現在，尼苛德摩已不採取觀望態度了，他的行動今後也將被黨人監視。

這是「5」的冒險處境：走出他們偏愛的暗角而曝光，這行動表示出「5」的轉變；對於「5」，最重要的是與真實世界接觸來實踐、體現他們的理論與夢想，尼苛德摩經過長期的觀察、思考與搜集材料，最後終於把他對耶穌的認識與意見應用出來，並學習在實際生活上考驗他的知識、理論；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是因為他親自接觸過耶穌，首先是在那個晚上，跟著是在幕後，最後是在白日之下、公然行動。他自願把光帶給大眾；懷抱著塗抹了香油的耶穌的遺體時，尼苛德摩「5」的抽象世界已經消溶，他已經與整體深深聯繫，那幅抱聖屍的「哀憐」（*pieta*）姿態，在憂傷與香氣四溢中，已超越一切言語，尼苛德摩與耶穌聖屍的親密相擁，瀰漫出一片靜謐、希望，與即將發生的奧祕事件的朦朧美。

充滿疑問的尼苛德摩如今憩息在靜默中，他並沒有留給我們最後的言論來結束這段福音。尼苛德摩，這位隱退的思想家已經轉化，他，仍是個思想家卻同時是個行動自由的人，當他懷抱耶穌聖屍時，他的一切疑問與爭論都煙消雲散了，那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弔詭如今在他眼前具體化了：世界的光與生命如今死寂地躺在黑暗的墳墓中。過去，他曾與耶穌分受他那活躍的思想、疑問；現在，他以大量的香油塗抹耶穌聖屍，這份對身體的珍視就是尼苛德摩故事裡的最後象徵：他「5」，真真實實地回到身體與感覺中心，達到頭、身、心的整合。他的身體擁護他人性的本質就像他擁護耶穌一樣，他真的重生了，因著耶穌的死，他獲得了新生！



### 以尼苛德摩的心神來祈禱：詠廿三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祂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  
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  
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  
祂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  
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  
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  
我不怕凶險，  
因祢與我同住。  
祢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  
在我對頭面前，祢為我擺設了筵席；  
在我的頭上傳油，使我的杯爵滿溢。

在我的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  
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直至悠遠的時日。

### 「5」型的摘要：

古聖若瑟「5」，教導我們在各種困境考驗中信賴天主，他遭受了被賣作奴隸、誘惑、種種艱難而天主全能在各種情況下支持、保護他。若瑟從孤立進入共融，他沒有依循那份以自我為中心的本性傾向而善用天賦的才幹、本領來服務團體，同時也拯救了他的家人。若瑟學到把個人的痛苦與神聖遠大的目標連在一起，他漸漸領悟到各樣事情的發生都可以被包容在天主對人類的愛的計畫內，他成了兄弟們明智的老師，發展出「5」的真知灼見，他既保存了人性的優良稟賦，同時亦在神性的智慧中成長。

尼苛德摩「5」，由一個隱退、好問，對耶穌感到迷惑的懷疑者轉化為與耶穌深深共融的一個信者，他的轉化過程經歷三個步驟：開始於黑夜（形體與精神），漸漸從幕後進至白日光明中。耶穌成了好學的「5」的老師。尼苛德摩開始時與耶穌關係的「隱密」與「疏遠」，最後發展而為明朗，付託與信任，他拋開膽怯與疑慮，勇敢地要求塗抹耶穌的遺體，象徵他的生命已由黑暗中脫穎而出，接受了「世界之光」！

類型 9：亞巴郎與池畔老人  
(亞伯拉罕與畢士大池邊病人)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

(若十四 27)

「9」是調停者，也是個和平使者。「9」的本質是成為源源不絕的愛與恩寵的泉源。「9」仁愛、無私、易相處；他們渴望和平與安穩，不單只個人的，而且也包括周遭的一切；他們天性含忍，避免與人衝突；他們需要的是培養活動的勁力，因為他們的缺點是：傾向懶惰。「9」位於身中心（「8」、「9」、「1」）的中間，所以身（行動）中心既是「9」的偏向同時亦是「9」的忽略中心。「9」與「4」、「5」同屬退避型，行動中心是他們所忽略的，為什麼「9」同時偏向及忽略其行動（身）中心？因為「9」一方面透過行動來解說世界，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需要做的事，不單只緩於進行，且往往無從著手，並缺乏自信。「9」非常珍視「自由」，指的是自由地不去幹什麼（免除責任）而不是自由地去幹點什麼，像其他類型一般。「9」需要這種消極的自由來保存內在的平靜，他們需要逃避內在的衝突，逃避積極生活，積極行動，甚至逃避積極的內在成長。「9」需要絕對自由地在他們喜歡的時候依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做他們喜歡的事情，他們讓人感覺到在個人精力的運用上是審慎、緩慢、有限度（節省）的，他們喜歡自由地安排一切。

「9」的特徵是「無為」（不活動）——或是一種休止的無為（望天打卦），或是動作的無為。休止的無為使「9」看起來好像懶惰與被動，期待一個難題或某種場合會自然解決而不需「9」費神去處理，相當於詐死求生，他們的懶惰像是怠惰（*accidia*），在神修方面的怠惰即忽視內在的成長，故意延緩轉化的工程；為「9」來說，這是放棄自我，否定他們個人的需要與夢想逃避責任，藉口為保存和平或維持現狀，逃避作出決策；至於動作的無為就是持續地把要做的事情紀律化了——墨守成規，直到做完為止。

「9」是很優秀的調解者和輔導員或心理顧問，他們不以自我為中心，能耐心地聆聽、了解、接納他人而不必耗損太多精力；又因為他們容易與他人融合，甚至活出他人的生命，所以富於同理心，傾向於從他人處吸取生命的深層意義。「9」能進入別人的心靈深處遠勝於進入自己的內心，他們常是溫良、不驕矜、慈藹、樂於助人、充滿同情心的。

「9」的轉化工程：需要學習面對自己內外的衝突，多覺察自己的潛能並善用在實際生活上，務求個人及世界趨於真正和平的境界；他們該努力把「無為」的天性化為充沛活力，這樣，他們漸漸覺到與宇宙、世界有更多的聯繫；多參與而少退避，培養自由地去作些什麼而不是自由地「免役」，他們會成為真正的和平使者，不是因為他們希望逃避衝突而是因為他們在心靈深處理解到當他們活出人性的本質時，人間就根本沒有衝突與二元之隔閡了！

聖經中亞巴郎與《若望福音》記載的池畔老人，正代表這兩類「無為」的「9」，亞巴郎活現出活動的「無為」：他的故事開始於上主叫他離開家鄉直到一個新地方。《若望福音》中的池畔老人表達出休止的「無為」，癱瘓了三十八年，停留在同一地點上。兩人都在天主的神聖臨在之下得到轉化，他們被召離開熟悉的、舒適的「家」而開始新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們對上主有一份內在的體驗，否則他們（「9」）很難作出抉擇，因為抉擇為他們就是採取行動，放棄固有的安全、舒適，有所改變，尤其是需要與自己的內心、與個人的生命有所接觸，不能怠惰。

記載亞巴郎的故事是很詳盡的，關於池畔老人的記載就很簡短，兩個故事互相補充，使我們對「9」有更多的了解。

「9」被視為人格九型圖表的基礎、發源點，因為「9」代表神聖愛（Holy Love）——全部真實的最基本的表達，因此，我們可以說其他八類型都是從這神聖愛湧流而出。神聖愛就是體驗到全部真實都是美好、可愛、仁慈的，沒有任何事物能把我們與此神聖愛分隔，也沒有任何事物是與神聖愛分開的；此神聖愛不是靜止的，而是充滿活力，能打破一切藩籬、障礙，消滅一切自我幻象；事實上，使我們不勝驚喜的是：我們的本性核心，原來就是神聖愛。一份無盡的平安與和諧從內在油然而生，外在的一切境遇絲毫不能打擾我們，我們不必妄求或抗拒，環繞我們的一切都與我們內在的平安融合為一。

這個發現，不只限於「9」，其他八類型皆可達到。神聖愛，從「9」的角度去看，不是一種愛的感覺而是一種「存在的形態，致令存在本身成為可愛的。」阿瑪斯由這神聖愛出發，每個時刻，每種經驗都是美好的、神奇的，這就是儒利安所說的：「萬般皆美好」。「9」若能學到從內在去看一切，就會發現這個事實：萬般皆美好。不但存在於每個人身上，且存在於整個宇宙內。

## 亞巴郎（亞伯拉罕）

「我在這裡」（創廿二1）。

第一個出現在聖經上的真實人物就是亞巴郎，他被稱為世界三個宗教的「信德之父」：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亞當、厄娃、加音（該隱）、亞伯爾（亞伯）和諾厄（挪亞），雖然都是文學上、心理學上構思的重要人物，但沒有一個比得

上亞巴郎所表現出的性格的深度，他給了我們一個與上主來往接觸、真正體驗了上主的真真實實的人，第一幅全面的寫照。

亞巴郎的故事開始於《創世紀》第十二章，那時，上主叫他離開家鄉到給他指定的地方（創十二1）。「9」對這個召叫的回應，可以說較之其他各類型更感困難，因為「9」只願意去做他們喜歡的，且他們往往喜歡保持原狀，另一方面，「9」不喜歡惹麻煩或肇生事端，為保持和平起見，他們寧願跟隨別人去做他們不大願意做的事；聖經記載天主召叫亞巴郎離開家鄉，離開一切他所熟悉的，對於這項重大命令，亞巴郎沒有一語反對。我們讀到的是：「亞巴郎遵照上主的吩咐去了」（創二4）。一切計畫、行動、方式、架構，由上主照管，也就是從外而來，用不著亞巴郎操心，這使他感到安全、有力。當然，這並不表示亞巴郎不願服從天主，但在此潛伏著一份危險，對於「9」來說：與自己的真正意願脫節；此際，他似乎對一切毫無疑問。

有趣的是，在希伯來文中，上主命令亞巴郎「去」（創十二1），亦可解譯作「往內心去」，當然，這解釋不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此我們可以借用來為「9」，也為每類型說明內在的轉化要素；上主召叫亞巴郎離開祖家，實在包括了召叫他往人性深處去，進入他自己的內在本質——神性的居所。

當亞巴郎聽到上主召叫他時，已是七十五歲；我們不必驚訝亞巴郎（「9」）在同一地方住了七十五年之久，我們該驚訝的，倒是他突然迅速的回應，他不需考慮或深思；「9」對於小事情，往往舉棋不定，妙的是他們在與生命攸關的大事情上，竟能破例地、本能地立即回應：「是」；只是一剎那亞巴郎就拿定主意，認清並作出明確的決定，一剎那就從休止的無為轉變而為行動的無為，他開始向著一個陌生的地方前行，旅程是



長遠的。

亞巴郎與妻子撒辣依（撒萊）年老無子，但天主給亞巴郎許諾說他們將有後裔且會繁衍多如天上的星辰，雖然如此，亞巴郎很快就為了免生事端而放棄撒辣依，當他進入埃及境內時，因預料到妻子貌美會惹來麻煩，就吩咐妻子認作是自己的妹妹，免致法郎王因愛上她而把自己殺掉，撒辣依真的被帶進宮中，而亞巴郎亦被厚待；我們看出亞巴郎（「9」）為息事寧人，可以不惜犧牲，但我們覺得他也許做得太過分了。「9」之避免衝突竟可以到此地步！

事情的發展是撒辣依最後被釋放，因為法郎家中發生災難，法郎王亦知事情的真相，結果法郎王打發亞巴郎與妻子帶同一切財物離去；在此，我們提出兩點來討論：首先，或許亞巴郎不單只避免衝突同時也知道上主召叫他離開祖家，一定會保護他並為他安排妥當，如果是這樣，亞巴郎顯示出他對天主有一份驚人的信賴，他絕對信任上主將為他克服一切困難。

第二點就是亞巴郎的故事與梅瑟在埃及時相似；兩個故事都提到災難（瘟疫等）發生在法郎王及其家屬身上，兩者都顯示出天主為護衛祂揀選的人而打敗了敵人，正如梅瑟對以色列人說的，在這神聖的戲劇中，上主是主角，人只是觀眾罷了！

梅瑟向百姓說：「你們不要害怕，站著別動，觀看上主今天給你們施的救恩，因為你們所見的埃及人，永遠再見不到了，上主必替你們作戰，你們應安靜等待」（出十四 13-14）。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亞巴郎的「無為」心態：一是純粹出於不願意有所行動；另一是由於他的堅強信德，堅信上主是他生命的唯一主人；又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兩者兼有，真的，天主就在「9」的慣常人格中與他碰個滿懷，逐漸引領他到轉化

階段。

亞巴郎的故事中還有其他事件是他選擇「無為」、不參與狀態或避免衝突。例如：侄兒羅特（羅得）與他同行，後來由於人口及牲畜財貨的增加，土地不夠供給兩家人應用，於是亞巴郎對羅特說：「在我與你，我的牧人與你的牧人之間，請不要發生口角」（創十三 8）。他叫羅特選擇任何一處，自己和家屬就往別處去，羅特選了約但平原，亞巴郎就定居於客納罕地；這就是他的一貫作風：避免紛爭，寧讓他人作出選擇；同時也表示出他堅信在上主的照顧下，一切都妥當。

亞巴郎與撒辣依仍沒有兒子，亞巴郎向上主提說，上主回答他：他們將有自己的親生兒子（創十五 4），亞巴郎相信了天主的話，但當撒辣依抱怨時，他順從了她的建議，與她的奴婢哈加爾（夏甲）生了一子，這並不表示亞巴郎信任妻子多於天主，而是為了息事寧人之故，他依順了妻子。依市瑪耳（以實瑪利）出世了，後來亞巴郎又聽從撒辣依的話把哈加爾和兒子依市瑪耳趕走，或許亞巴郎這次的行為表現出他內心的冷漠與厭倦，因他長久等待上主的許諾，至今還未實現；又或許這是上主召叫亞巴郎進入內心轉化的長遠途程，要「無為」的「9」長時間的忍耐與等待。

亞巴郎繼續等待，依市瑪耳出世時他八十六歲，直到他九十九歲時，天主顯現給他，再次允諾他：使他極其繁衍，成為一大民族（創十七 5）。

依撒格（以撒）出世前，還有一事件表示出亞巴郎的和平使者及調停者的身分，他一旦知道天主將要毀滅索多瑪（所多瑪）城，就向天主求情：請求祂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的話，就赦免該城（創十八 24），亞巴郎與天主討價還價的把五十降

至十的數目；這故事讓我們看出天主尊重人的性格，祂接納亞巴郎從中調停，祂沒有像對待約伯一般以威嚴震撼姿態出現，使亞巴郎在神聖臨在跟前啞口無言；反之，天主把亞巴郎平等看待，一如交易之討價還價；所謂「造物弄人」，無論亞巴郎怎樣為索多瑪城求情，且似乎差不多達到目的，到底該城是保不住了；上主允准並鼓勵亞巴郎運用他作調停者的技巧，最後，上主依照自己的意思去完成祂的神聖計畫。

依撒格——天主許諾的兒子——終於出世了，那時亞巴郎已一百歲（創廿一5），但跟著的記述才是聖經最難懂的一段：當依撒格還是個孩子時，上主叫亞巴郎帶他上山，把他獻作全燔祭（創廿二2），這命令的形式一如從前天主召叫亞巴郎離開祖家時一樣。這兩個時刻連繫著成為考驗亞巴郎與上主關係的高峰。亞巴郎沒有回答，也無一語反抗；他翌日一早起來，準備著這可怕的旅程，在那看來爽快與沉寂的回應中，很可能是「9」的「鐵面無私」的表達，隱藏著內在的憤怒。憤怒是「9」最害怕（也最駭人）的情緒，因為憤怒會破壞他們內在的平靜；不過，「9」的憤怒卻可以被善用來與內在的潛力結合起來，把他們消極無為的「廢氣」一燒而盡。

另一方面，我們試從另一角度，即「9」的主要特徵之一的與人融合為一的傾向來了解他之所以爽快服從祭子的命令，這份與他人融合的心態就使亞巴郎把自己的情感、感覺及個人的反對置諸一旁，為能避免心碎的衝突，此際，亞巴郎是與誰融合為一呢？是與上主，在上山之前，亞巴郎向同行的人說了一句含糊的話：「我和孩子要到那邊去朝拜，以後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廿二5）。或許亞巴郎故意含混其詞，把那些人瞞過去，又或許他根本不想殺子，雖然不知道如何，但總覺得天主

會有辦法讓他和兒子平安回去的；畢竟，天主也曾將撒辣依從法郎王那裡救出，也救回哈加爾母子的生命，現在，天主也會有辦法的。

不錯，當亞巴郎舉刀殺子之際，被上主及時阻止了，亞巴郎已通過了考驗，沒有顧惜自己的親生子，這是個怎樣的考驗呀！

或者亞巴郎與上主的融合只是他對上主的觀念的融合，而這觀念就是他假設天主會向他這個熱誠、感恩的僕人要求把兒子祭獻，但當亞巴郎要祭獻兒子時，他那被壓抑的憤怒湧現了，向他尖叫出這不是上主向他要求的；旅程上一路走來，他的「無為」使他繼續、繼續走著，一旦到了山頂，歇息之後，他的身心再不能堅持下去，亞巴郎學到信任自己，覺悟到他的心靈最深處，他的真我所願欲的，也就是天主所願欲的，他作了個自由的抉擇，這是「9」不容易做到的，他的自主是真正的自主，這項不殺兒子的抉擇，不是個孤立的舉動，這個時刻也不是他生命中毫無連繫的時刻，這事件成為他心靈轉化的途徑，透過它，亞巴郎重新觸及到自己的人性本質，並觸及那神性本源。

有個民間傳統說亞巴郎被上主召叫之前是以製造偶像為業的，所謂偶像，是無生命的神，這假神成了我們與真神結合的障礙，也就是以冷冰冰的物質來取代一份溫馨的臨在。總之，信仰偶像就是把對信仰真神的情感一筆勾銷。由這象徵意義，我們就可看出亞巴郎的轉化過程，必須離開偶像世界——那個逃避與天主直接接觸的世界，離開這些假神之後，「9」就可以開始轉化的工程了，他們開始聽到靈魂深處的聲音；亞巴郎最後在山頂上聽到的聲音，不是來自頭腦，而是來自靈魂深處，這聲音叫他不要殺自己心愛的兒子。他知道天主不但愛依撒格，天主也愛他——亞巴郎，天主沒有讓他殺子祭獻，就在那千鈞

一髮之際天主來干涉，命令他不要殺子，亞巴郎學到了生命不能是消極的退避，還應該積極參與行動，因為天主的愛與人的回應就在行動中彰顯。愛、喜樂、掙扎、痛苦都是人生不能避免的。亞巴郎與撒辣依的人生旅程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旅程，我們也需要與他們一樣的放棄熟悉的人、地、事、物而邁向新世界，為的是能與我們的真我、與我們的真神聯繫結合。



#### 以亞巴郎的心神來祈禱：詠四十

我熱切誠懇地期待了上主，  
祂便垂顧俯聽了我的哀訴。  
祂把我從禍坑與污泥中救出，  
放我在磐石上，穩定我的腳步。  
祂將新歌置於我口，為讚美我們的天主；  
眾人見了起敬起畏，都將全心信賴上主。  
凡全心依靠上主，  
不對傲慢傾慕，且又不依附虛偽的，  
這人真有福！  
上主，我的天主！  
祢行的奇蹟異事，真令人不知幾許！  
祢對我們的計畫，無人能與祢相輔，  
我縱願宣揚申述，也多得不可勝數。  
犧牲與素祭已非祢所喜，就開了我的耳朵；  
全燔之祭以及贖罪之祭，也已非祢所要。  
於是我說：  
「祢看，我已到來！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

我的天主，承行祢的旨意為我所喜愛，  
祢的法律常存於我的心懷。」  
願那些尋求祢的人，都因祢歡欣鼓舞，  
願戀慕祢救恩的人，都常說「大哉上主！」  
我雖然卑微貧苦，我主卻對我眷顧；  
祢是我的助佑，我的救援，  
我的天主，求祢不要遲延。

## 池畔老人（畢士大池邊病人）

耶穌向他說：「你願意痊癒嗎？」（若五6）

亞巴郎為我們指示出「9」的形體與精神的旅程；《若望福音》中的池畔老人就讓我們看到「9」的另一種能力（無為）——休歇與不活動，這個人不能行走，他躺在池畔三十八年之久（若五5），他可能感到自己是個無人過問的廢人，而他也安於這種狀態，他沒有期望，因此也沒有失望。

耶穌看到他就問他：「你願意痊癒嗎？」（若五6）耶穌完全知道要向「9」提出什麼問題；「9」實在不容易下決定，但仍然喜歡別人徵詢他們的意見。對於耶穌這個簡單直截的問題，老人不能答出一個「是」或「不」；他不單只身體不能走動，連內在的發展也受到壓抑。「9」傾向於慣性動作，他們一向覺得抱持不干涉、不參與，無所衝突的態度就是處世妙方，事情到底會妥當的，這老人的推延，是「9」很好的寫照。

老人外在的無助是他內在無能的表徵，又或者是他根本不願意自助；依賴他人，他就可逃避責任，並與人保持表面的關

係，他甚至否認頑疾的嚴重性，讓自己及他人相信：一切都無問題；因此當耶穌問他是否願意痊癒時，他轉移話題而答說：

「主，我沒有人在水動的時候，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到的時候，別人在我以前已經下去了」（若五7）。

他告訴耶穌當他移動時，寸步難行，而相傳池水動時（由一天使攪動池水），第一個投入池中就獲痊癒，但他總在別人之後，他以行動的缺陷為藉口而沒有直接答覆耶穌的問題，他的回答是「9」「神修怠惰」的一個好例子；「9」總是推延著，不肯積極、主動地回應真理；這裡亦可能含有「9」壓抑著的憤怒，他自怨不堪受人關愛！

他的藉口也可能是暗地裡求助，他的回答避免了可能產生的衝突及可能遭到的失望，因為如果他直接求助，耶穌也未必能幫助他，或許更糟的是：如果耶穌真的把他治好，他的生命就立刻發生重大轉變，「9」不喜歡變動，尤其是突然的、重大的變動，所以他左右為難：拒絕改變而終身癱瘓？或是接受改變而瞬息間面臨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包括：很多事情需要他出主意、下決定，及人事關係上的改變？

退避型的人常常限制自己的願望，他們認為最好不要希望或期待任何事物。對於「9」，這種不期望什麼的信念時常伴隨著一種對生命的悲觀態度：反正沒有什麼結果，何必自尋煩惱、吃力不討好？你要費不少功夫才可推動「9」——池畔癱子，拿起他的床鋪走動；叫他走動就是叫他醒來，曾有人說「9」有個內在的「睡掣」，使他拖延著精神（神靈）上的甦醒，這癱子似乎一直按著他的「睡掣」，能夠走動，為他來說可能是個負

擔，不是自由。

或者在這種情況下，池畔老人已不在乎能得痊癒與否，他似乎已習慣於這種無人過問的狀態；這些年來他的癱瘓已把他的精力、銳氣消磨盡了。別人也許因獲得痊癒而高興得跳起來，他哩？「9」不會因任何事物而興奮得跳起來的，這癱子不單只身體，連精神也頹廢起來了！

若要使「9」行動，必須有一種內在的強力來推動他，若不然，就必須有外來的強烈刺激、推動；耶穌完全知道人的內心，祂知道癱子提不起勇氣作任何決定，耶穌不計較他的含糊答語，也不浪費時間與他周旋，而直接給他說：「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吧！」（若五 8）那人立刻痊癒，拿起床來開始行走，有些人認為耶穌擅自作主而不等癱子清楚的請求，其實耶穌知道「9」正需要這種直接干預，我們內的「9」也需要這種「神聖震盪」，使我們甦醒、行動、趨向整合。

一個人的轉化可以激勵他人，讓他們反省生命中哪些地方「癱瘓」了；當時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們立刻把癱子找出來，責難他破壞了安息日的法律，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把他治好，他拿起床行走，他們沒有認出法律的精神，此時實在應該慶祝天主對人的慈愛：在他們當中把癱子治好了，那時，癱子直接給他們說：「叫我痊癒了的那一位給我說：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已擺脫了以前那種逃避與含糊其詞的態度，他開始轉化了。

耶穌在聖殿裡遇見他，向他說：「看，你已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若五 14）。這不是恐嚇之辭，而是事實，耶穌提醒他不要故態復萌，抱持消極態度來生活，否則後果會比以前更壞。



那個從前的癱子知道是耶穌治癒他，就回去告訴他們說是耶穌把他治好，有些人認為癱子饒舌，出賣耶穌，但這樣的解釋與前面提及他的轉化有所矛盾；很可能他據實說來表示他已無畏於衝突的情況，或許他還以調停者自居，希望領袖們與耶穌之間得到和平解決，總之，他不再退避，也承擔個人的責任，他開始積極生活，開放自己，與耶穌建立關係。

這故事記載到耶穌對領袖們說話為止，達到高峰點。耶穌說：「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若五 17）。表面上，耶穌直接答覆他們的控告，指出天主的創造工程繼續著，連在安息日，父的工作也不會停止；而更深一層，耶穌歸納出癱子痊癒的過程，是父在工作；我們看到「9」的靈性的甦醒：由怠惰到行動，由麻木到主動關切，轉化工程是繼續不斷的，安息日或任何日子都不能阻止人的轉化工程，轉化工程與神聖法律是不會互相抵觸的；安息日的圓滿在於天主無休止的工程已被人心接納、體現，天主的愛與創造的德能是廣及萬物，滲透人心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工作，就已超越了經濟的觀點；本書一直談的就是轉化的「內在的工作」以及人格九型的意識如何指引我們一個趨向轉化的有效方向。若以物質的多寡及經濟價值來衡量自己或他人就是遠離了聖經上對工作及其目的的了解。《若望福音》中耶穌向領袖們提到的天主的工作正暗示出內在的工作才是我們要完成的唯一重要的「真正」的工作。這項工作不是瞬息即逝的，卻是賦與生命的。池畔癱子的痊癒是創造工程在各方面達到完美的一幅態像：這人的身體痊癒了，靈魂也痊癒了，生命之泉充滿他，那是貝特匝達的池水所不能賦給他的生命之泉。

池畔老人的故事不是孤立的，它正與耶穌是活水的美麗比喻交織一起，它的題旨可以在《若望福音》第二章加納婚宴、耶穌變水為酒的故事中發現；它繼續在耶穌與井邊婦人相遇的故事中，指出耶穌給予婦人活水——那湧流在內，賦給永生的活水。池畔老人多年來等待天使攪動池水，使他痊癒，而耶穌——活水本身，來到他跟前，指示他真正的痊癒不只是外表，更在內心。池畔老人（與井旁婦人一樣）的名字沒有記載下來，是為提醒我們他正代表著願意接受這內在治療工作的每一個人；他的轉化過程，也讓我們看到天主神聖的臨在如何滲透、喚醒我們精神的癱瘓，使我們獲得新生命。

《創世紀》第一章開始時敘述天主之神運行水面，如今祂不是運行在池水的攪動中而是在耶穌身上。癱子在池畔等候了三十八年，如今，耶穌的神環繞著他，給他噓氣，使他的病軀充滿了新生命，癱子及所有感到被「等待」束縛著的人都會發現耶穌的臨在帶來治癒。「9」的無助、殘缺的身體（連同精神）都因了耶穌的臨在而從長久的昏睡、怠惰狀態中甦醒、活躍起來。

《若望福音》跟著兩章記載了耶穌大聲喊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吧！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七 37-38）。就如上面說過的，《若望福音》的動機是為叫人相信耶穌；人一旦信了，心靈就開放，活水再不能被收藏，相反，活水自由地湧流到所有的受造界；對於傾向隱退又渴望自由的「9」來說，耶穌的話鼓勵著他們毫無保留地開放、給予；為其他八類型來說也是一樣，不斷地讓愛的活泉湧流而出，這是轉化的關鍵。一旦活水之泉在內開放、湧流，人的頭、心、身便會整合為一，而在神聖愛內發揮最大

作用，活出圓滿的生命！



以池畔老人的心神來祈禱：詠四六

天主是我們的救助和力量，  
是患難中最易尋到的保障，  
因此，縱使地動山崩，墮入海心，  
我們也絕不會疑懼橫生；  
海濤儘管洶湧翻騰，山嶽儘管因浪震動：  
與我們同在的，是萬軍的天主，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們的保護。  
河流要使天主的城邑歡樂，  
即至高者所住的至聖居所，  
天主定居其中，此城絕不動搖；  
清晨曙光一現，天主即加扶牢，  
異民儘管擾亂，萬邦儘管騷動，  
天主一發喝聲，大地即刻消溶，  
與我們同在的，是萬軍的上主，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們的保護。  
請你們前來觀看上主的作為，  
看祂在地上所行的驚人事蹟：  
祂消滅戰爭直達地極，祂斷弓毀矛，燒甲焚盔。  
「你們要停手！應承認我是天主，  
是萬民的至尊，是大地的上主。」  
與我們同在的，是萬軍的上主，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們的保護。

## 「9」型的摘要

亞巴郎（「9」）被召離開他的溫暖祖家與妻子撒辣依一起開始長遠的旅程，也是個內心轉化的旅程，這過程，將使一個新民族崛起。亞巴郎受了外來的影響，為求息事寧人，不惜犧牲自己的妻子，犧牲哈加爾（妻子的奴婢）和兒子，最後甚至準備犧牲天主恩許之子依撒格獻作祭品；他的轉化是緩慢的，直到他肯面對自己的最深感受而勇敢抉擇時，他才發現真神的愛在他生命中所起的作用，轉化的「9」終於發現自己人性的本質不是一池死水而是與天主結合、湧流不絕的愛的活泉。

《若望福音》中的池畔老人是個癱子，他「9」的無為同時是形體及精神的兩方面；他與亞巴郎同樣在主召叫之前有好長一段時間停歇在同一個地方，不過，池畔癱子沒有像亞巴郎一般迅速回應上主，他含糊其辭，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否願意被治癒，耶穌卻以閃電式手法治好他，使他轉化，轉化後的他不怕權威，不逃避責任，他開始參與耶穌及天父的創世工程，成為活水的通道，向世界大量地湧流而出。

## 轉化的鏢旋——由思維到密契

「你努力做你的一份吧！我保證天主不會遺忘做祂那一份」（《不知之雲》廿六章）。

前面從聖經選取的十八個人物故事中，我們看到他們有各自的人格特性，在與人、與天主的關係上，看到他們的思維、情感、身體動作等等反應，看起來是那麼自然；不過，人世間的遭遇，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造成了喜樂與哀傷，畏懼與怨憤，期待與沮喪……從中也看到人性的桎梏，防衛機制，消極反應；總括一句：活得不自由！就如聖保祿《羅馬書》中寫的：「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羅七 15）。但保祿跟著寫道：「誰能救我脫離這該死的肉身呢？感謝天主，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羅七 24-25）。

聖經中無論古經或新經的人物，當他們一旦感受到上主的臨在或是與耶穌相遇接觸時，他們就開始改變了；古經中天主的話，給予人力量；新經中耶穌的教導，令人盪氣迴腸，且聽耶穌充滿弔詭的一句話：「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 39）。

前面我們提過耶穌向尼苛德摩講及重生的道理。「5」會欣賞、思量、回味耶穌話語的深刻，但是，除非用「心」去體驗，並身體力行祂的教導，尤其是讓祂的生命活在我們之內，否則我們所學到、所認識（以為是真認識）的，只不過是腦子的玩意，我們依然故我，還未真正轉化。

耶穌說的：「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 39）。這弔詭邀請我們認清我們的真生命所在，也就是認清「我」是誰。人格九型的智慧是項工具，幫助認清我們的人格與我的人性核心、本質，認清了，不斷地自我開放，實行轉化的工程，這就是重生的過程。《若望福音》中耶穌又說：「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若十四 12）。

耶穌在世上的最大工程就是：把父啟示給我們，同時，祂也把我們——人，啟示給我們。祂為我交出了生命——如聖保祿所說的；於是，在耶穌內，我知道，我認識，我真正意識到「我是誰」——父的子女，與耶穌成為一個；在祂內，與父及聖神，與我個體之外的每一個人合成一個奧祕身體。

這個意識是大前提，還需經過一番生命的體現——死而復生，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本書一再提及的工作，工作。本書所引用的《不知之雲》（或譯《玄奧之雲》）那位不知名作者對於工作的定義是：默觀祈禱——與主結合的愛情生活。更清晰的解釋就是：工作＝真正的愛情生活。

在此，我們要重覆一次：意識是我們生活的大前提，我們還該時常、不間斷地祈禱，保持這份意識：我的生命就是愛。我現在是在愛中生活；這就是我的工作、我全部的工作。

我意識到我的人性生命核心——神祕（奧祕）身體——愛的核心是永遠不能分割的，我們的意識、感受、身體動作需要一致行動，就如聖女大德蘭所說的：「瑪利亞與瑪爾大攜手同行。」於是，平衡發展我們的頭、心、身的潛能就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我們前面曾分三組分別舉例述說了依順型（「1」、「2」、

「6」)，自我主張型（「7」、「8」、「3」）及退避型（「4」、「5」、「9」）；退避型的消極、被動的傾向，提醒我們「本來無一物」的受造狀態，好的方面有助於我們修練守虛、靜待、棄絕自我，讓我們更容易回返自然的純樸，無為（神貧）精神，這可以說是靈修的基礎。

這種被動、消極的心態需要依順型的積極追求成全，著重人際關係及盡忠職守的活在當下來平衡，又需要嚮往未來的自我主張型那份朝氣、進取心來鼓舞。

既然整個人類構成一個奧祕身體，那麼，怎能說誰欠負了誰，或是誰怨恨誰呢？貪、嗔、怨、惡、懼……都是幻象罷了！由幻象而產生各種防衛機制，消極反應，造成各類人格的不同傾向、需求；使原來的奧祕身體支離破碎，這是人類整體的分裂，或是對人性本質的曲解，即歪離事實。

我們試引里索—胡森，並附加納蘭霍（Claudio Naranjo）的描述，把各類型歪離事實的現象列出：

九型	舉出歪離事實的現象	
	里索—胡森	納蘭霍
1	批判性的完美主義者	以忿怒為義怒，一派正義（正人君子）作風
2	渴求被他人所需要	自我中心的慷慨
3	追逐成就	形象代替真實
4	孤芳自賞	苦中取樂
5	鑽牛角尖式的專家	於孤立中求圓滿
6	死守信念	被迫害的迫害者
7	企圖逃脫痛苦的狂想	及時行樂的理想主義者
8	好勇鬥狠	以強者自居
9	頑固疏忽	隨遇而安

無論是明顯的缺點，或是看似德行的隱微誘惑，一切一切，都成了個別人格的一部分，妄想僭稱作「我」，但在我們的轉化過程中，都該一一「打回原形」，真我才會出現，這又是我們的「工作」。

密契：回家路上——

我們應用人格九型的圖表時，不要只停留在點、線、或弧形上，我們要注意全面的整合，它暗示了活動，後來我們將提到舞蹈的旋律，這活動就是和諧的旋律，它的作用有如《綠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的主角陶樂絲（Dorothy）那雙紅（或銀）鞋子。穿上它，擺動腳跟，她就隨時可以歸家。

讓我們沿著點、線、弧自由起舞吧！整體的旋律是和諧的，全面的活動透露出內在力量的美妙，遠超過部分的、分割的活動；它象徵著真我與真神共舞，因為真我的人性本質與降生為人的耶穌（啟示了父的聖言）已結下了不解之緣，這舞蹈，是怡悅人心的「工作」。

帶領舞蹈者是居於人靈內的天主。耶穌說：「一如父在我內，我在父內，你們也在我們之內。」奧祕身體就是我們的家，為什麼我們會離家出走哩？又是項奧祕，關鍵可能在於人的心靈躍動上，在根本信任上發生了問題。

我們肯信任誰呢？又如何去信任？祕密就在一個「愛」字，是真誠、無私、無條件的愛，那唯有真神才能夠賦予。

耶穌之來到世上，就為使人獲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 10）；是祂帶領我們共舞，這份「工作」是輕鬆的，只要我們「肯」伸出手來，由祂帶領，只要我們「肯」挪動腳步，跟隨祂；只要我們意識到是祂在帶領，注視祂；只要我們的心



「肯」相信祂！

且容我們在自己的本位（所屬的型）開始，讓祂（內在的推動）帶領我們起舞，旋律可能千變萬化，而祂終會把我們送回原處——因為那是我們的家。使我們驚訝的是：一切美好都匯聚於此，只不過從前我竟不曉得；恍然初識，就在此刻。有如艾略特（T. S. Eliot）著名的詩〈四首四重奏〉（The Four Quartets）其中所表達的：

雲出岫兮尋覓覓，  
鳥倦知還日西斜？  
路盡有心情切切；  
恍然初識是吾家（註）。

如果我們就在自己的類型那「點」（數目）起步，開始靈修之旅，我們最終會返回原點（我的家），我們將發現一個「真我」一直等待著甦醒。在神人共舞的「工作」中，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悔改、皈依的事實發生了，離家出走的流浪兒被帶領歸家了，雖然人間生活瑣碎平凡，像禪師們常說的：挑水、砍柴、挑水、砍柴……那份平常心境：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然而，在神人共舞的和諧旋律中，耶穌使萬般新穎，一切一切，已煥然一新；《默示錄》（聖經最後一部書）所說的「新天新地」，其實早在造物主的默觀中昭然若揭，在祂的聖言內彰顯，在聖神與人靈深處的躍動中出現，只不過等待整個奧體去發現、去回應；在耶穌內緬懷、感恩，活於當下，展向未來，神人相視、默觀、共舞、接納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多多少少死而復活的經驗（一如舞蹈旋律的千變萬化），這就是真正的「密契」，

是每日不間斷的信、望、愛的「工作」。

聖經成為各時代的智慧與靈感的泉源，它包含著很多人的故事，可以指導我們怎樣在我們生命中遇到天主，更好說是：意識到天主，由於這份相遇接觸而獲得轉化，從聖經人物故事中，我們學到如何整合，平衡我們的頭、心、身，也就是思想、感覺與行動，可見我們並非孤立，我們這份內在、轉化的「工作」將為自己、為世界結出豐碩的成果。我們與上主、與他人、與自己的關係的成熟發展，遠遠超過我們的夢想。透過聖經，我們被邀請深入去滲透、發掘、體驗上主與人交往的各種方式，無論在人的脆弱、力量、罪過、潛能及終極的雄偉、壯麗的形形色色當中，上主的臨在都發揮作用。我們一旦讓聖經把我們的心與腦俘虜了，並推動我們向終極目標邁進，我們會驚喜於路途無論多麼崎嶇遙遠，我們總有個忠實朋友相伴。是的，祂不離左右，同時與我們同居共處；途中，我們的靈魂肉身都受到照應、滋養，還可以暢飲活水之泉，就讓我們載欣載奔、載歌載舞；在祂內，與祂一起，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我們這份內在、神聖的「工作」——與主親密。

在祂內，工作與靜禱打成一片。我們的人性本質被神性滲透了、轉化了。祂生活，我們也生活，不間斷地歌讚舞頌神聖愛情的生活，整個奧祕身體的生活。

（註）譯者意譯 T. S. Eliot 詩：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 譯者心聲

### 一、人格九型與恩寵 心靈之歌與神聖的披露—— 為中國已接受或還未接受信仰者而寫

#### (一)人格九型與恩寵

我國人一向注重「心」、「性」；《中庸》開宗明義首先說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也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要談心、性可以滔滔不絕，長篇大論，而意猶未盡；然而一旦靜下來，俯仰天地，與萬化冥合之際，對於心、性，似又不言而喻了！

人格九型的研究，說是這個新時代所流行的，其實它是很古老的智慧；我國人誰不知「三歲定八十」這俗語？人格九型是我們整個「人性」嗎？人性是「天命」嗎？如何「率」性？如何「修」道？教化與信仰又有何關係？這些問題，希望讀者看完了整部書以後自己嘗試回答。

譯者有意在這裡一提的是：我們都願意認識自己，大多數人研究人格九型時，都迫不及待地想找出自己屬於哪一類型？似乎研究的作用就止於此。本書屢次提醒我們，找到自己的類型只不過是個起點，我們不能被拘留於此點；相反，我們要移步直向中心，或更好說是內在的中心，由內在核心我們就能自

由暢快地向著其他各點「舞動」，換句話說，就是積極地運用天賦的能力，集合各類型的優長，協調互動。

話再轉回來，我們所屬的一類型，雖不是我們人性的全部，但也是天賦恩物，只要我們認清它存在的意義——幫助我們進入人性本質——我們就有本分去「美化」它，使夢境成真，這就是阿瑪斯說的每一類型都有其獨一的神聖觀念（理想）（註1）。

對於聖經《箴言》的名句：「虛而又虛，萬事皆虛。」我國佛家最熟悉不過了，虛幻指的是什麼？人的存在，是虛幻嗎？有些人綜合人格九型的智慧為宇宙整體的意識，以人性本質為一大真實（Reality），這個真實是什麼？是誰？是我們中國人稱之「天」嗎？佛家稱之為「真如」；「真如」能有所知，有所感，有目標、行動嗎？對於信仰天主的人來說，他們不單只相信天主是創造萬物之主，同時相信天主三位（父、子、聖神）居住在人靈之內。《若望福音》說了：「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又說：「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若十四 20）。

耶穌邀請人「住在祂內」為叫人有意識地生活在這個真實中，本書提及的人格的全部轉化工程是歸家——回返真我；在此，信仰天主的人相信神人結合的真實，在耶穌基督內，全人類已成了一個奧秘身體，人已分享了神性生命，不過，人並沒有被神「吸收」，並非「寂滅」，美妙的是，這項真實：神人的結合生活已經在現世開始，不必等待死後。

如果說人格九型的研究是屬於「人性」方面的工作，其間的轉化工程，已進入恩寵的範疇了。以前有人誤以為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把重點放在「罪」的方面，其實不是罪而是「恩寵」。二十世紀的著名神學家拉內給恩寵的定義是天主的臨在

與天主的自我通傳。關於上主的自我通傳（God's Self-Communication），他的解釋是：「天主在祂固有的奧祕中，使自己成為人的構成要素。」我們能不受寵若驚？天主不單只給了我們生命，給了我們與祂親密交流的能力，還成為「人之謂人」的「構成要素」——人性的本質、核心；人生命的生命，難怪若望說：「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壹三1）。

歸家就是住在父家，恩寵回應了我們人性的無限渴望，更何況，歸根究柢，這無限渴望無非是上主深植人心的先恩寵！

我們可以這樣說：恩寵是整個人格九型圖表中點與點之間的空間，還記得六祖慧能著名的詩中一句：「本來無一物」嗎？恩寵就作用在空虛靜待的容器上；萬般皆恩寵，點點（每一類型）都是接受恩寵的對象、主角。我們相信嗎？我們是否失去了原始的、根本的信任？

「天生我才必有用」詩仙李白吟得好貼切！一份感恩的情懷發自根本的信任。聖經上亞當和厄娃的第一個罪是驕傲？不服從？妄用自由？也許皆出於對天父慈愛的「不信任」！人對自己人性底蘊的不信任，對人際關係的不信任，對宇宙萬物不信任……

雖然如此，人隱隱覺得在期待一點什麼，他隱隱覺得必須信任一些什麼，他自覺人性的深處存在著一份信任與愛：「呀！祢在哪裡？」這是有限向無限呼號，一如嬰兒之喚母。

人間的宗教信仰，或許就是源於人性內在的呼號、追尋，源於人在痛苦中尋求解答，源於人對無限與永恆的嚮往，源於一種對深度關係的徹底渴望，以後我們將提到林語堂及柏龍岱（Maurice Blondel）的經驗。

宗教信仰，就是那麼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人心底潛在的，也

是最根本的渴望，這份渴望，有誰來回應？

## (二) 聖十字若望的心靈之歌與神聖的披露

聖十字若望（1542-1591）是西班牙籍聖衣會會士，他的四部大著作已全部翻譯成中文，即《登上加爾默羅山》、《心靈的黑夜》、《靈歌》與《愛的活燄》，在《靈歌》四十首詩中第一首的第一句就是：「親愛的，你躲藏在何方？」是人性的呼號，有如《聖詠》上深淵向深淵呼召（詠一三〇）。美妙的詩就是聖人心靈之歌，它把人與天主相遇、相愛、結合、轉化的過程描畫得淋漓盡致，在人與神的「合作」下，人的本能（怒、貪），三司（理智、記憶、意志），四情（喜、悲、願望、畏懼）都一一淨化，研究人格九型的人細讀此書（連同《心靈的黑夜》）將得到很多啟發。

詩的第一句：「親愛的，你躲藏在何方？」作者借詩發揮，把上主臨在的方式描寫得極其深刻細膩；聖十字若望在每首詩後面的註解，可以說是神學性的散文，而這本書中舉引的十八個聖經人物的故事可說是神人相遇、相交的小說了。

當人性要求認識「我是誰？」「你我有何關係？」之時，當心靈追尋「你在何方」之際，年年月月就這樣默默過去嗎？有朝一日，有一位來給人講話，披露祂自己，給人披露祂的名字——「我是」；披露祂的計畫：「在基督內……成為聖潔無瑕的，充滿愛……為頌揚祂恩寵的光榮」（弗一 4-6）；披露祂的生命：「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若十四 19-20）。

唯有愛，才會把個人的祕密向別人披露，天主的全部自我啟示就包含在若望書信那句話中：「上主是愛」，我們的宗教

是啟示的宗教，我們的信仰就放在這個自我啟示的天主身上，神聖的一位向人講話了，吐露了三位（父、子、聖神）的奧祕；但奧祕中之奧祕是神取了人性而為人，為讓人分受祂的神性，神既向人講話，祂正等待我們答覆、回應。

「親愛的，你躲藏在何方？」是神性向人性提問？還是人性向神性追尋？

一般來說，神人相遇之路，在歷史上似乎出現過三條：

1. 超越之路：人在不知不覺中仰視一個絕對真理，只是自覺高不可攀，因而敬而遠之，往往相遇不相識。

2. 內在之路：人隱約覺悟到「萬物皆備於我」，卻苦於摸不著「我」的真實；佛家云：「萬法皆空」，然而「空」歸何處？人徘徊於「有」與「無」、「虛」與「實」之間，往往裹足不前，或是天心自用。

3. 相接之路（恩寵之路、啟示之路、信德之路）：這是裡外相接、神人交流之路、超越之路，使人感到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無限奧祕跟前，我們啞口無言；內在之路，在黑暗中摸索，總有若即若離，使人迷惘的感覺；這條相接之路，仿如人性渴望、等待的曙光，是恩寵雨露的欣然沛降；神向人啟示，人以信德回應、奧祕仍是奧祕，但「心有靈犀一點通」，在愛的信任中，人被邀請在奧祕中生活，在生活中思維的迷宮（盲點）逐漸消散，情感、關係的結逐漸開釋，人呼吸著清純、自由的空氣；當然，一方面「天堂」（神人的圓滿結合）的境界還未達到，但另一方面天堂就在目前，因為人已生活在其中。孟子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吾人未可知天，天曉示於人而已！

我國一向崇尚敬天、愛人、孝悌、忠信等美德，深信「人之初，性本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們是不知不覺

地在超越之路與內在之路上邁進；我國學者林語堂在他憶述自己的信仰經驗時，說出：「一種直覺知識，『從深處發出的訊號』的感應。」林語堂的經驗，與外國哲學家柏龍岱所說的「人內心的最深方向」竟不謀而合，可見聖經《創世紀》第一章描述的運行水面的「天主的神」在我們國人心內是很活躍的，可以說我們與生俱來就趨慕返本歸源，最欠缺的，可能就是一顆孩子的信任心，遲遲未敢踏上神人相接的恩寵之路、信德之路。

《若望福音》記載羣眾問耶穌：「我們該做什麼，才算做天主的事業呢？」耶穌答說：「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就是要你們信從祂所派遣來的」（若六 28-29）。

把信仰放在既是天主又是人的耶穌基督身上，是不是「人內心的最深方向」？我們全心信祂，是不是回應我們「深處發出的訊號」？而耶穌一直邀請人「住在祂內」。

有人嘗試用文字為他所信仰的耶穌基督作一「素描」：

祂是唯一能夠讓我知道「神是誰」、「我是誰」的人；

祂是唯一解開生死之謎，解開痛苦之謎的人；

祂是唯一能把愛的心神賜給我，住在我內，又使我住在祂內的人。

真的，沒有祂，我信什麼呢？沒有祂，我把希望放在哪？沒有祂，誰可以告訴我「愛」是什麼？什麼是愛？愛的真實在哪？愛的生命在哪？愛的永恆在哪？沒有祂，生命的意義何在？沒有祂，我還存在嗎？

從一開始祂就「在」，祂就「是」。在祂內，我繼續學習



並生活祂的奧蹟，我開始觸到人性的構成要素，觸及了神性。

《若望福音》曾記載洗者若翰的兩個門徒在聽到若翰指著耶穌說：「看，天主的羔羊！」之後，他們跟著耶穌，耶穌轉過身來問他們：「你們找誰？」

這事發生三年後，在革責瑪尼園耶穌被捕前，他向著那些手持火把來拘捕祂的人說：「你們找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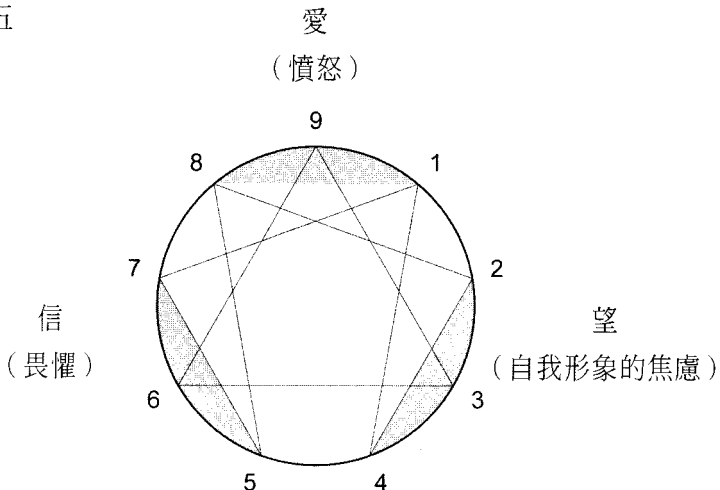
復活清晨，被當作園丁的耶穌問空墓前哭泣的瑪達肋納：「妳找誰？」

讓我自問：「我在找誰？」人生有「存在的孤獨」，有「存在的焦慮」，而「我在找誰？」實在是個「存在的問題」，我又豈能忽視？

話題轉回到開始時聖十字若望的《靈歌》，聖人告訴我們：靈魂要找到那位躲藏著的愛人，完全得靠信、望、愛。

我不期然想到人格九型與信、望、愛的關係，如圖五所示：

圖五



## 二、人格九型與信、望、愛

身（行動）中心的「8」、「9」、「1」——對「憤怒」的本能很強烈，但三者反應不同：

「8」：暴跳如雷，怒不可遏。

「9」：忍怒成佛，然而一發不可收拾。

「1」：義憤填膺。

三者的潛意識裡總認為愛是有條件的，自己並不值得愛，於是努力去「賺取」愛；「愛」是他們需特別培養或調整的。

心（感覺、關係）中心的「2」、「3」、「4」——本能：對「自我形象」的焦慮：

「2」：體貼多情、赴湯蹈火的形象。

「3」：成功、能幹的形象。

「4」：天下無雙、與人不同的形象。

期望愈大，達不到時那份沮喪、挫折、憂鬱、失落感就愈深；「望」是他們需特別培養或調整的。

頭（思想）中心的「5」、「6」、「7」——「怕得要死」是他們本能或潛藏的心態：

「5」：「世與我而相遺（又是遺忘，又是違逆）」，畏懼去適應社會大眾。

「6」：患得患失、毫無安全感、畏首畏尾；但出人意料者，反恐懼的「6」，可能是第一個向死亡陣線直衝。

「7」：躲避痛苦、沉悶、嚴肅、唯恐不及。信念，信任是他們所需特別培養或調整的。

談笑間，防衛機制灰飛煙滅——

我鼓勵讀者除了這本書外，也閱讀其他有關九型人格的書籍，細看一下有關每一類型的優、缺點，特別是防衛機制（**Defensive Mechanism**）。也就是說：每類型或是為了安全保障（「6」），或是為避免紛爭（「9」），或為了外表的成就（「3」），總之，因為個人的弱點或特殊需求而本能地在言行態度上作出防衛、對抗，所謂防範於未然，實則是加強了內在的「不自由」，不單只阻延了人格的成熟，還影響到人際關係。

細想這種防衛機制，無論在哪一種類型，無非為保護自我（**Ego**）而非真我（**True Self**）；我們從九型人格的智慧中，發現了真我的所在並非在圖表圖形的「點」上，卻在無形的「圓心」；也可以說真我包含著整個圓。所以，每當我們覺察到自己有防衛機制的衝動時，就提醒自己盡快跳進圓心吧！在那裡，我們絕不是孤單的，我們重尋到愛、希望與信任；不必作任何防衛，相反，從圓心向每點移動，我們有的是「同理心」，也有力量幫助他人重建信心，重燃希望，重獲得愛！

當我們靜下來面對自己時，不是常常愧悔自己的第一衝動嗎？我們若想更深入地認識、了解自己，不妨嘗試在行動中「擒拿」自己（**Catching ourselves in the act**）：特別注意一下與人互動時，有些什麼特別「刺激」我們，覺察一下自己的反應，特別是第一衝動（**first movements of the heart**），我們會漸漸發現自己的隱藏動機，畏懼（或別的偏情），真正的渴望……看清自己積極的與消極的反應，提醒自己不要離開圓心（也就是天主的臨在），這樣，我們的「武裝」就在不知不覺中解除了，變得更自由，更是真正的自己，更容易與人和諧相處；因為哪裡

有愛，哪裡就有希望，就有信任；哪裡有信、望、愛，哪裡就有自由，喜樂與平安。談笑間，防衛機制灰飛煙滅了！

覺察到無形的圓心所在，這為我們每類型人格的轉化是最重要的，現在讓我們轉向圖表上的點與點之間的關係。

### (一) 附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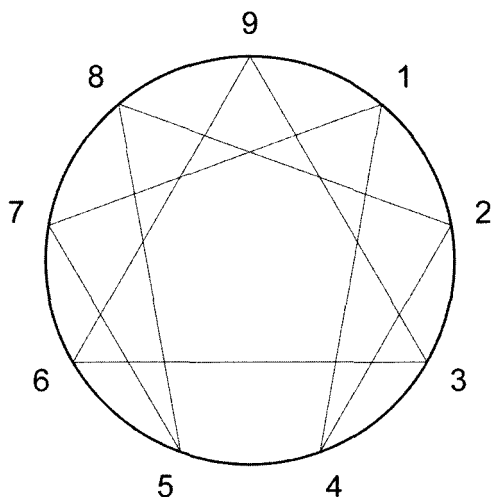
我們發覺在相同類型的人中，往往卻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原因何在？一方面是在孩提時代，各有不同的環境及教育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處於長期壓力或長期安定的情況之下，各有不同的表現；再加上人格側型的影響（下面會提及），心理和靈性方面成長的程度，特別是一個人是否覺察到自己人格的特質也有很大關係；除此之外，還因每類型的本身都包含三個附屬型：1. 自我保護，2. 親密關係（一對一的關係），3. 社會關係（交際）；附屬型的表現通常凌駕於某種「典型」反應之上。例如：假設一個附屬社會關係型的完美主義者（「1」），與附屬社會關係型的實踐者（「3」）兩人同坐左桌；假設另一個附屬社會關係型的完美主義者（「1」），與附屬自我保護型的完美主義者兩人同坐右桌；左桌的兩人雖然類型不同，「1」與「3」，但附屬型相同；社會關係型，他們表現相同之處或投契的程度可能遠超過右桌同類型，「1」與「1」而附屬型各異的兩人。

### (二) 人格側型（wings）（見圖六）

每一類型（在九型人格圖表中一點或一個數目）都有兩側；其中一側對該類型影響更大，就成了其側型。例如書生型（觀察者）的「5」，兩側分別為「4」與「6」，側型是「4」的話，書生的創作力較大，情感的表達較熱烈；側型是「6」的話，書

生有較大責任感，講求穩定。又舉給予者「2」來說：兩側分別為「1」與「3」；側型為「1」的給予者，給予時較有分寸，側型為「3」的給予者，服務時勁力十足。人格側型，有如「翼」之作用，往往融合了兩型的特性，緩和了類型的本身，尤其是本型與側型處於不同中心區的話，例如「1」（身中心）與「2」（心中心）；「4」（心中心）與「5」（頭中心）；「7」（頭中心）與「8」（身中心），容易產生同理心，且互補不足。「3」、「6」、「9」三類型就比較特別，他們受自己兩側的影響反比不上「3」、「6」、「9」三者之相互影響。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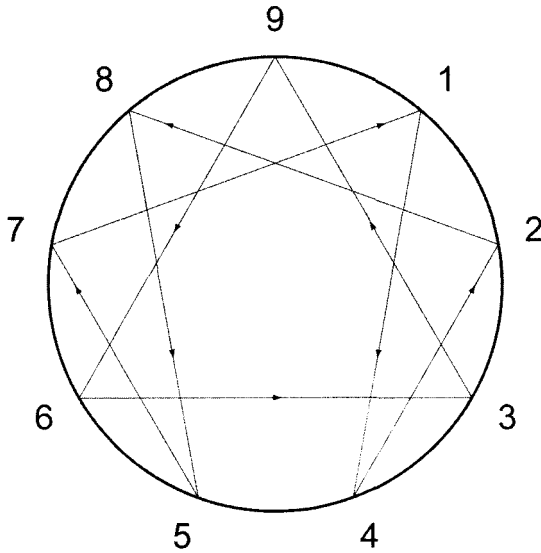
(三)靈嬰 (Soul-Child) 或核點 (Heart Point) (註2)

相似的人格類型或側型，產生同理心，我們比較易於明瞭；但是，看起來明顯相反的類型，怎樣聯繫？奇妙的是，每種人格類型的深處，都懷藏一種與本型頗為相反的人格特性，被稱

為靈嬰或核點，不叫核心，因為核心是人性本質（Essence）。

靈魂的嬰孩！如圖七。我們該以怎樣的溫柔來撫育他們？  
「1」天賦嚴肅、認真，甚至是個苦行者，而其靈嬰「7」竟是個好逸惡勞、追逐新奇事物的百歲寧馨；而「7」所懷的寶貝靈

圖七



如箭頭所指的方向——

「7」是「1」的靈嬰。

「1」是「4」的靈嬰。

「4」是「2」的靈嬰。

「2」是「8」的靈嬰。

「8」是「5」的靈嬰。

「5」是「7」的靈嬰。

「9」，「6」，「3」另談。

嬰竟是閉門造車，又袖手旁觀的「5」；「5」無疑是驚弓之鳥，卻有個怒髮衝冠的靈嬰「8」；「8」這個英雄鐵漢，其靈嬰倒是個善解人意的美人兒「2」；「2」的慷慨施予懷藏著的靈嬰竟是個顧影自憐、黛玉型的「4」；這個一生追尋「失落的愛」的「4」卻有個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改革者「1」為靈嬰。奇妙嗎？可悲的是：差不多每個類型，都不願意認識或領有自己的靈嬰，甚至以之為羞恥，並簡直忽略他們的存在。

其實，看似與本型相反的靈嬰，就是每種類型的「潛能」與「平衡精力」，輔助每類型的成長；一旦我們願意接納他們，善待他們，教育他們，我們的人格就變得健康多了；與人相處互動時，即使遇到所謂「不速之客」，或認為是「話不投機」甚至是「敵人」的人，我們亦不難產生同理心，願意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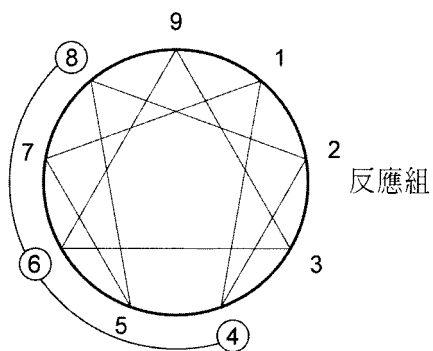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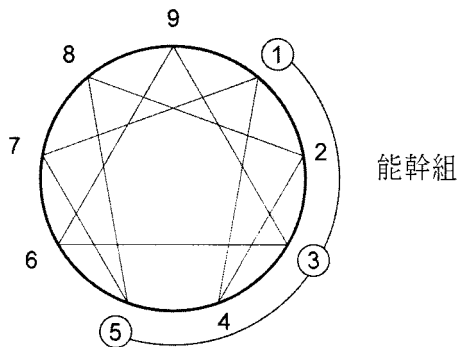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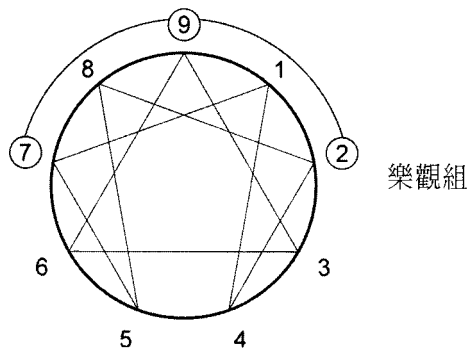
直到現在，我們還未提及「3」、「6」、「9」，他們的靈嬰何在？不過，在談「3」、「6」、「9」三種類型之前，讓我們注意類型與類型間的另一種聯繫。

有些類型，就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任何連繫（在九型圖表上沒有任何線連結起來的「點」），然而，當困難、衝突、失望或不如意的事情發生時，根據里索與胡森的意見：九型人格大概有三種「應付」的途徑，即每三類型採用相同的應付方法（註3），如圖八所示：

#### 1. 樂觀組：「2」、「7」、「9」

他們採取積極態度來處理難題，且往往認為：「我全無問題」，同時設法讓周圍的人樂觀起來；不過，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正視問題的所在，所以行事態度並非真正的積極。

圖八





## 2. 能幹組：「1」、「3」、「5」

他們把個人的主觀感受、情緒等置諸一方，務求客觀與實效，全力以赴；他們以邏輯理念來處理難題，同時希望別人也採取同樣的態度；然而他們的能幹途徑，往往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關係。

## 3. 反應組：「4」、「6」、「8」

他們遇上困難時，情緒的反應很大，也不知道如何信任他人，他人把感覺表達出來為他們是很重要的；他們很需要別人「看出」並「感覺到」他們的煩惱、痛苦；這一組特別以主觀反應來處理難題，欠缺客觀態度。

現在，讓我們回到人格九型圖表中的大三角型：「3」、「6」、「9」：他們分據（偏向）三個中心：「3」——心（情感，關係）中心；「6」——頭（思想）中心；「9」——身（行動）中心；但同時也是忽略或誤用了該中心：「3」忽略了心；「6」忽略了頭；「9」忽略了身；「3」需要「6」的紮實、負責來平衡好高騖遠的野心；「6」需要「9」的安詳鎮定來建立自信；「9」需要「3」的積極進取與活力來振作行動。如果我們就以「6」、「9」、「3」分別為「3」，「6」、「9」的「靈嬰」，也未嘗不可。至於「3」、「6」、「9」之間的互相取長補短，如虎添翼，抑或是同器相投、才濟其奸，這就要看是否履行人格的轉化工程了，不但是「3」、「6」、「9」需要努力，其餘六類型人格同樣不可鬆懈！

我們憶及書中引述的十八個聖經人物，分屬三組類型：第一組「1」、「2」、「6」屬於依順型，注目於現在；第二組

「7」、「8」、「3」屬於自我主張型，注目於未來；第三組「4」、「5」、「9」屬於退避型，注目於過去，讀者可曾注意：「1」、「2」、「6」著力追求的是「愛」；「7」、「8」、「3」著力追求的是操縱的能力，簡言之就是「權」；「4」、「5」、「9」著力追求的是「自由」；歷來不少心理學家都研究出「愛」、「權力」、「自主」乃人之心理需求，如果欠缺某一方面，心理上就發生問題了。

我們相信人性的本質是上主的肖像，若望書信道述：「天主是愛」。保祿書信說：耶穌基督是「上主的智慧與德能」，《若望福音》記載耶穌給羣眾說：「如果天主子使你們自由了，你們的確是自由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對於愛、權能、自由，都有誤解與妄用的危險；保祿《格林多前書》分明說出：「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若望還清楚地給我們說了：「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祂先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有位心理學家這樣說過：「愛是聖神的力量，要我們以人性的有限來回報。」

權能方面，說是力量也好、權勢也好，都是人最易妄用的。聖經《路加福音》記載天神向聖母報喜時其中一句話：「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德能要庇蔭妳。」聖神的力量被稱為至高者的德能，這該是最吸引我們人性的力量！

一切聖人及神修導師都強調天主子女的自由，神學家拉內認為：「自由不是我作主做這、做那或不做這樣、那樣，而是排除一切阻擋、障礙，不受偏情罪惡的牽制，專力趨慕真我的

體現，達到人生的終向，流露出神性的光輝。」這真的是天主子女的自由！

就憑著這份天主子女的自由恩寵，人順從聖神德能的引導，活在愛內、活出愛來；也唯有覺察到被愛，我們才懂得去愛；因為愛住在心內，我們就有力量、自由去愛；如此看來，九型的人格、精力、德能、愛、自由，無一不是交互影響的！

#### （四）神聖觀念（理想）

研究人格九型，最令我感到驚喜的，要算「神聖觀念」了。我們前面提到九型各有為首的偏情、缺點，也有相對的德行，深深認識、覺察、改進、發展，是從小處著手的「工作」，但我們必須從大處著眼，那就是意識到每類型有其個別的神聖觀念，深信自永遠我們已經被召賦予不同的使命，散放出各自特有的光彩。

阿瑪斯給九型的神性觀念為：

「8」神聖真理（真實）。

「9」神聖愛。

「1」神聖成全。

「5」神聖理解，神聖透明。

「6」神聖勇力，神聖信念。

「7」神聖智慧，神聖事業，神聖計畫。

「2」神聖意志，神聖自由。

「3」神聖和諧，神聖法律，神聖希望。

「4」神聖源頭。

阿瑪斯以身中心的「8」、「9」、「1」作為終極真實本身（Ultimate Reality）。

以頭中心的「5」、「6」、「7」作為上述終極真實在人性方面的圓滿表達。

以心中心的「2」、「3」、「4」作為實行達到人性圓滿的途徑（方式）。如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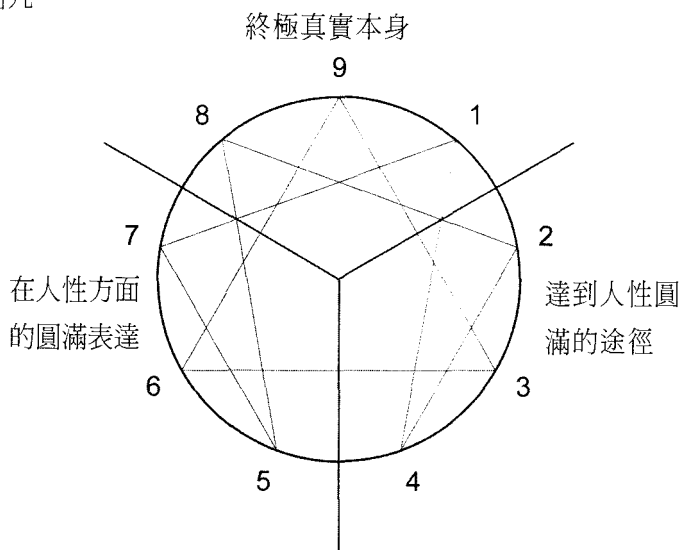
我嘗試以阿瑪斯所了解的神聖觀念來表達：

「8」、「9」、「1」——絕對的體（真如）。

「5」、「6」、「7」——顯露於人間的善相。

「2」、「3」、「4」——行為、作用、效用。

圖九



試以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來表達：

「8」、「9」、「1」——上主的屬性（Divine Attributes）。

「5」、「6」、「7」——人間的德性（上主面容的流露）。

「2」、「3」、「4」——生活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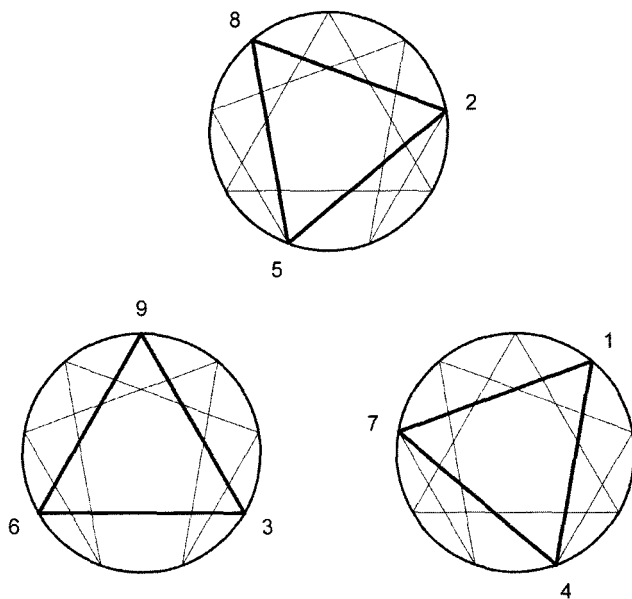
又阿瑪斯把「8」（神聖真理），「5」（神聖理解），「2」（神聖意志／自由）合成一組。

把「9」（神聖愛），「6」（神聖信念／勇力），「3」（神聖希望／法律）合成一組。

把「1」（神聖成全），「7」（神聖事業／智慧），「4」（神聖源頭）合成一組。（如圖十。）

讀者細細研究，會發現每組都包括了身中心、頭中心、心中心，有體、有相、有用；再細細思量、靜禱，你將懷著感恩之心，讚歎不已！

圖十



## (五)真福八端與九型人格

戴樂主教說：「真福八端是福音中的福音。」是天國喜訊的精華，基礎就在於第一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耶穌向著廣大的羣眾說：「你們是有福的……」昔日如此，今日亦然；在祂跟前，我們都是貧窮的，我們認識人的有限，覺察到處境堪虞……而耶穌直向人心說：「你們是有福的，喜樂吧！因為父愛你們、接納你們，祂會賜給你們需要的一切……」

神人相接之路，是耶穌本身，祂空虛自己、空虛一切，成為「無」，為使我們成為圓滿；成為人，為讓我們分享神性的生命；祂接受了死亡，為叫我們復活；祂給我們啟示父，並把愛的心神給了我們，成為我們的心神；我們每個人都能在耶穌內找到自己的類型，在此，我想起一位哲學家兼心理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曾給「愛」下了如此一個定義：「愛就是與所愛之人的人格發生直接關係」，也就是「直接進入所愛之人的人格中」，耶穌真真正正進入我們的人性中，開了一條路，好讓我們進入祂的神性內生活！因為祂愛了我們每一個，所以我們每類型都能在祂內找到一個「我」。天父對耶穌說的：「祢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耶穌願意把這句話，貼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耶穌是神貧的、溫良的、哀慟的、憐憫人的、飢渴慕義的、純潔的、締造和平的、遭受逼害的，祂是元始、是終結、是終極的真實（真理、愛、成全）；祂的人性流露出天主性的光華（了悟、忠信、智慧）；祂自由地承行父的旨意，完成父的工程，把希望帶給我們，把我們領回愛與生命的源頭，成為父的子女，住於父家。

本書的作者戴樂主教與才爾偉女士為我們團體講解聖經真福八端時提到：「真福八端是天國的八條柱。」使我想到我國〈大學篇〉論及的三綱領、八條目，我又何妨把阿瑪斯有關人格九型的神聖觀念，特別是他分別把「8」、「5」、「2」；「9」、「6」、「3」；「1」、「7」、「4」合成三組的美意，與我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親）民，在止於至善」的三綱領相輝互映？（如圖十一。）

天國的八條柱——真福八端，也不妨與三綱領下的八條目相提並論：從認識自我開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進而了解別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對人性底蘊的信任，進而開放於神性的奧蘊，也就是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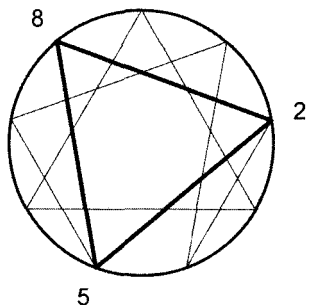
人格九型的神聖觀念與聖經真福八端，都可以用來表達天主父創造工程的圓滿理想；也可說是天主子耶穌基督空虛自我的肖像；同時亦是天主聖神在世界、在人心內活躍的方式、模樣；唯願我們再仔細思量。正如一位聖衣會神父威廉·麥納瑪（William McNamara）所說的：

「信：是人分受天主子對父的認識；  
望：是人進入天主父永遠的期望、計畫中；  
愛：是人分受天主聖神的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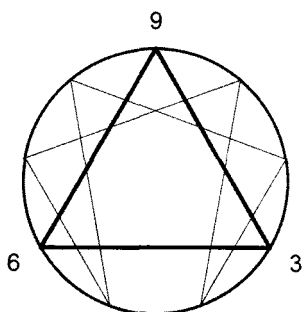
以信、望、愛與天主父、子、聖神建立親密關係，也讓這關係滲透我們的生活，與人互動、共融，這就是我們人性全部力量（能）的所在！（如圖十二。）

在翻譯本書期間，我好多次想到聖人聖女的生命歷史，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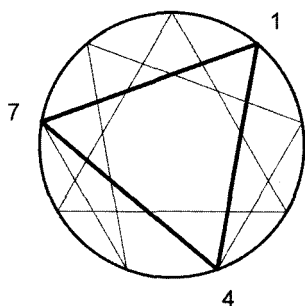
圖十一



「8」——「5」——「2」  
以天主子女的自由，承行父旨，悅  
樂父心，活出真理的澄澈光華。  
——明明德——



「9」——「6」——「3」  
活出聖愛的德能，「從天所欲」為  
心靈的第一衝動。  
——新（親）民——



「1」——「7」——「4」  
與源頭活水契合無間，活出神聖創  
造的圓滿、智慧，此刻即成永恆。  
——止於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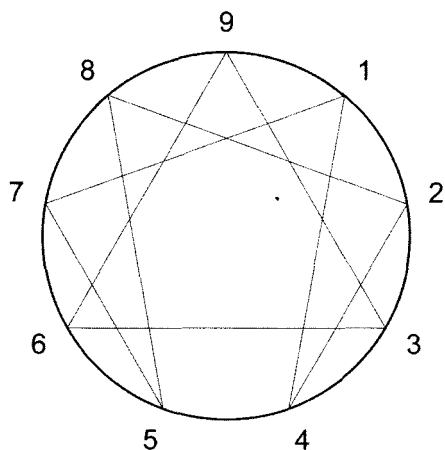
們體驗了天主的愛，就像本書舉出的十八個聖經人物一樣，他們有個人的掙扎、考驗、奮鬥；在與天主相遇相偕的過程中，他們漸漸轉化了，聖神在他們身上彰顯了偉大的工程，的確，他們的生命是一份活生生的經驗。

「經驗」二字，不正好把人的頭、心、身連貫、融合起來嗎？當我有所體驗時，我不是整個人投入嗎？我差不多要說：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經驗。沒有多少個聖人聖女能為我們詳譯天主聖三的奧祕，但事實上，每個聖人聖女都生活在天主聖三的奧祕中，他們「經驗」了天主父性的慈愛，「經驗」了耶穌的逾越奧蹟，與祂成為一心一靈一神，他們「經驗」了聖神在心靈深處的細語、躍動。這番經驗，是頭、心、身一齊參與的。

聖人聖女在世時與我們同樣度著信德生活（因為唯有在天堂境界，才可面對面與主相親相視。）他們同樣在世上與人周旋，與環境相適應，但他們的內心生活何等充實！他們意識到天主愛他們，一如聖師小德蘭所說的：「愛就在我跟前招手（父），愛與我一起長大（子），如今愛成了深淵，無從測量（聖神）。」他們感受到生命被愛裡外包圍、滲透；被愛漂煉、轉化；愛，成了他們一切情感、行動的泉源。

聖人聖女都一致承認他們是最最軟弱的，承認他們是「罪過的化身」，然而同時，他們也與保祿同喊：「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羅八 37）。這份對天主無條件的愛的信任，顯露出一份「受造的單純」，這真是「神貧」的精神，赤子之心，這原是人性的底蘊——欣然地、無限感激地向神性恩寵開放。

圖十二



- 格物……「2」——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致知……「3」——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誠意……「4」——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正心……「5」——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修身……「6」——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齊家……「7」——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治國……「8」——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平天下……「9」——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父創造工程的圓滿理想  
子空虛自我的肖像  
聖神在人間活躍的方式、模樣

(註1) A. H. Almaas, *Facets of Unity: The Enneagram of Holy Ideas*. Diamond Books, Berkeley, 1998.

(註2) Sandra Maitri,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e Enneagram-Nine Faces of the Soul*. Jeremy P. Tarcher-Putnam, 2000.

(註3) Don Richard Riso and Russ Hudson, *The Wisdom of the Enneagram-The Complete Guide to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Growth for the Nine Personality Types*. Bantam Books, New York, 1999.

### 讀者可參考之書籍：

Richard Rohr and Andreas Ebert, *Discovering the Enneagram : An Ancient Tool for a New Spiritual Journey*. New York: Crossroad, 2001.

Claudis Naranjs, *Ennea-Type Structures—Self-Analysis for the Seeker*. Gateway/Idhnb, Inc. Nevada City, 1990.

## 聖經概論叢書

101018	聖經與聖經學	房志榮著
101038	新約諸書分類簡介	房志榮編著
101041	聖經信箱	房志榮、王敬弘合著
101053	怎樣閱讀聖經	克蘭默著，沈載祺譯
101055	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	羅蘭德富著，楊世雄譯
101062	聖經學淺談	海特著，王敬弘譯
101070	聖經十講	王敬弘、劉賽眉合著
101073	福音初探	高慎、董聆聖合著 李秀薇譯
101077	聖經的寫作靈感	張春申著

### 聖經人物 DVD 影集 (編號 6p330001~6p330011)

整套十一張光碟 (有天主教／基督教版本字幕)

附團體聚會解說使用手冊 (光啓書號 80501a)

影集內容：亞巴郎／梅瑟／雅各伯／若瑟／三松和德里拉／  
艾斯德爾／達味／撒羅滿／耶肋米亞／保祿／默示錄  
使聖經故事，活生生具體呈現在你我眼前！

## 舊約新約導讀叢書

101081	聖經五十畫像 本書榮獲法國史羅亞(Le Prix Siloe) 年度宗教文化獎	尙士則著，林崇慧 譯，笨篤繪圖
101082	天主與天主的肖像	道明·巴多祿茂著， 劉河北 譯、圖
101050	約伯面對朋友及天主	劉家正等編著
101064-1	舊約導讀(上)	房志榮著
101064-2	舊約導讀(下)	房志榮著
101068	舊約導覽	沙邦傑著，陳芳怡譯
302034	信心之父亞巴郎 ——肥沃月彎和平之可能	布魯斯·費勒著 鄭明萱譯
101083	天主的盟約 ——現代圖文舊約中的救恩史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常祈天、陳思宏譯
101069	新約導覽	沙邦傑著，劉榮和譯
101078	耶穌的好消息 ——現代圖文福音書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常祈天、陳德馨譯
101079	最初的基督徒 ——現代圖文宗徒大事錄及宗徒著作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陳芝音譯
107048	保祿使徒的生活、書信及神學	房志榮編著
101046d	聖經神學辭典(精)	聖經神學辭典 編譯委員會編譯
101074	對觀福音導論	穆宏志著

聖經人物與人格九型——轉化的典型 /多羅美 (Diane Tolomeo) 、  
才爾偉 (Pearl Gervais) 、戴樂 (Remi J. De Roo, STD) 合著；姚依  
擻斯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9〔民98〕.08

面；公分

譯自：Biblical Characters and the Enneagram—Images of  
Transformation

ISBN 978-957-546-654-1 (平裝)

1.聖經人物 2.性格 3.人格類型

241.099

98012903

## 聖經人物與人格九型 ——轉化的典型

2009年8月初版

2010年2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多羅美 (Diane Tolomeo) 、才爾偉 (Pearl Gervais) 、  
戴樂 (Remi J. De Roo, STD)

譯者：姚依擻斯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50元

光啓書號 206162

ISBN 978-957-546-654-1



行事衝動無定向的伯多祿（彼得），為何能轉化成方向篤定又大肚包容的教會牧者？沉緬於個人內心情懷的瑪利亞，瑪達肋納（抹大拉的馬利亞），何以能放開自己，熱情坦然地向宗徒傳報耶穌的復活？什麼都不缺的撒羅滿（所羅門）、有五個丈夫的井邊婦人，是怎樣能將生命的視野，由外在的追求積聚轉為內在能與人分享的活水滿盈？

人格的成熟轉化不僅是成長追求的目標也是與主同行的結果，轉化有賴機緣或力量的介入，也需要地圖和典範。本書以「人格九型」為地圖，以十八位聖經人物生命的突破為典範，我們看見，在每一種性格的生命困難處，都有天主恩寵適時主動的介入，給予人力量與方向，堅強人的選擇，使人整合自我，實踐出更自由、更豐富、更親密的圓滿人生。

本書三位作者：多羅美女士於領導避靜頗有經驗；才爾偉女士從事教育與輔導，是教授「人格九型」的專業人士；戴樂主教不但擅究聖經，亦為有「人格九型」執照的導師。三人互補優長，更應用女性心理學家何妮（Karen Horney）的分類法，切入九種人格類型的另外三種層面，即：自我貶抑、自我伸張與自我退避，幫助讀者更深入體察各類型的特點。本書也提到附屬型、側型、靈嬰（核點）、神聖觀念對人格的影響，並分享真福八端、中華文化與性格轉化的關聯。

本書特別提醒讀者，生命的轉化非憑己意戮力強求，而是信賴地與上天無條件之愛同行的自然結果，並提供每一種人格類型相關的聖詠禱文，助人能平安地享受生命在愛中日漸成熟轉化的喜樂。

這是一本與主同行、認識自我的深度好書，喜悅地和大家分享。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54-1 \$250



9 789575 466541 0 0 2 5 0

光啟書號 206162

定價 250元